

南 華 大 學
生 死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一位甦醒植物人及母親復原歷程
與靈性成長之敘說探究

A Narrative Study of Recovery Process And Spiritual Growth
of A Mother And Her Daughter

Who Is A Revived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研究生：賴秀銀

指導教授：李燕蕙 博士

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七 月

南 華 大 學

生死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一位甦醒植物人母親之復原歷程敘說探究

研究生：賴香銀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李燕慧

張利中

紀潔芳

指導教授：李燕慧

系主任(所長)：釋慧開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 六月 二十日

謝 誌

論文寫作期間，有時會天真的幻想著，如果論文的名稱叫「謝誌」，那我肯定早就畢業了。因為這一路走來，要感恩的人、事、物何其之多啊！天上人間意識所及皆心懷感恩。

首先，必要感謝紀潔芳老師的啓蒙，因為她的鼓勵與肯定，學生才有機會入生死的魔法花園，鍊製窺探人生奧妙的魔法之鑰。這個園中住著一位如頑童般可愛的老園長，每每看見他便讓人不自覺的嘴角上揚，是的，那便是可愛的慧開師父；還有位具媽媽味道，一心立志擁有女巫能力的何長珠老師、理性與感性兼具的嚴師蔡昌雄老師，他們創意地引導學生看見了自身潛在的魔法之鑰。喔！還有一位笑容滿面的客座教授—張利中老師，對學生千奇百怪的思維，總是給予循循善誘。而李燕蕙老師就像魔法園中幼幼班的指導師，耐心教導學生如何妥善運用魔法之鑰的能力，從一開始的能力探索、中途的能力失控危機至目前能力的學習運用，她總是不厭其煩，一步步的陪伴在旁，非常感恩。

其次，能夠完成魔法花園的考試，慧媽媽與 Angel 的參與絕對是必要的關鍵，因為他們提供了最寶貴的人生故事，讓學生學習如何幻化出生意盎然的花圃，千萬感恩難以形容。除此，能夠讓成果增添幾抹意境的深度，過程中，我感恩逝去的親友，他們最後的生命教導，讓我有機會得以深化自己的魔法；感恩支持我的夥伴—萬佛寺的師長及眾家姊妹們；感恩魔法園中的助教玉枝姊、學伴—佩娟、錦庭、淑玲、幸雯、小毛、季芳、雅臻、淑芳、宏泉……；感恩在園外加油吶喊的好友—秀育、思好、淑儀、梅江、Tony……；感恩我世間的修行夥伴—詠馨、妍蓁、依初……。感恩南華校園及大林鄉間的花草樹木，提供我源源不盡的自然能量。

最後，僅將此成果獻給默默支持的老媽、老爸及親愛的家人們，無限感恩。

摘要

植物人的甦醒是一種振奮人心的奇蹟。甦醒後復健的漫漫長路，對甦醒植物人本身可能是艱辛的，然而對意外初始即一路陪伴照護者（母親）來說更是一種長期的身心挑戰。本論文旨在探究一位甦醒植物人及母親復原歷程所展現的生命韌性，瞭解個體如何置身人生苦痛的經驗情境中，轉化生命視域的軌道。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的敘事研究方法。透過整體-內容分析呈現參與者之生命故事，漸次利用類別-內容分析凸顯個體復原歷程中的經驗脈絡及轉化因素。本研究結果如下：

壹、甦醒植物人與照護者復原歷程呈顯的現象有：一、母女軸動關係的復原歷程，其中母親陰影的召喚、Angel 靈性經驗的牽引、Angel 與母親共生的復原力等因素，影響著此歷程動向。二、「母親」的愛是架橋。三、一個朝向個體化的共生力量。

貳、復原歷程中呈顯的轉化觸媒：一、存在視閾的改變；二、靈性經驗的成長；三、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四、賦予苦痛經驗意義；五、展望未來人生功課等因素扮演著重要的轉化角色。

參、復原力乃因個體接受內外環境刺激或衝突而凸顯，故將其呈顯的樣貌分別為：一、已活化的復原力；二、預活化的復原力。然而當預活化的復原力涵容陰影的存在時，獲得了活化的契機，故轉化陰影可能存在的創造力不可輕忽。

國內研究甦醒植物人及其主要陪伴照護者的文獻相當有限，而探究其身心經驗的文本更是屈指可數，希望本研究統整出的故事文本及結論，有助於相關領域之助人者、研究者，甚而是正在歷經者。

關鍵詞：甦醒植物人、陪伴照護者、復原力、復原歷程、轉化觸媒、靈性成長、陰影、敘事研究。

Abstract

A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regaining consciousness is an inspiring miracle. After becoming conscious, it could be a long and difficult road for a Revived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to rehabilitate. However, it is a long-term physical and mental challenge for a caregiver (mother), who takes care of the patient from the beginning. By studying how a Revived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and caregiver revealed their resilience during the recovery process after Angel regained consciousness, we try to understand how an individual person changes his/her view of life from suffering painful experiences.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by qualitative methods of narrative interview. The whole-cont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make participant's story known. Followed by the category-content analysis,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and factors to trigger her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covery were exposed.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

The first : There are three phenomena present the recover process between the Revived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and the caregiver: One is based on the mother and the daughter's **wobbing** relationship. Due to the call from the mother's shadow, the guiding from Angel's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the mother with Angel's resilience of symbiosis factors affects the movement of the process. Another, the mother's love is the bridge. The other, a symbiosis powder is toward an individual.

The second : In recover process presents five transform catalysts and they play the important converting roles. They are the changing of existential view, the growth of **spiritual experience**, the observation of appearance of self existed, definition the meaning of pain experience and look into the future of life.

The third : The resilience is revealed by an individual takes the stimulation or conflicts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environments, so divide them as activated resilience and pre-activated resilience. However, when pre-activated resilience contains the shadow and gains the opportunity of activation, in this way it can not be ignored the creative power of shadow transformation.

The domestic research in Revived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and their caregivers remains limited, especially in study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concluded in this case study are believed to provide helps to other patients, caregivers and investigators.

Keywords : Revived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d Patient 、 caregiver 、 resilience 、 recovery process 、 transform catalysts 、 spiritual growth 、 shadow 、 narrative study 。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
第二節 研究動機.....	4
第三節 研究目的.....	6
第四節 名詞解釋.....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植物人相關文獻.....	9
壹、植物人狀態定義.....	9
貳、植物人狀態診斷.....	10
參、植物人的甦醒.....	11
第二節 陪伴者身心經驗相關文獻.....	12
壹、意外帶來的精神創傷.....	12
貳、陪伴者的身心負荷.....	13
參、陪伴經驗的心靈轉化.....	14
第三節 復原力相關文獻.....	14
壹、復原力的緣起.....	15
貳、復原力研究發展.....	19
一、復原力的定義與特性.....	19
二、復原力理論相關研究.....	22
三、個體潛在的復原力.....	24
參、復原力的影響因素.....	25
一、保護因子.....	26
二、危機因子.....	26
三、轉化因子—靈性面向發展.....	26
第四節 談復原力的靈性發展.....	27
一、個體化進程.....	28
二、陰影層.....	28
三、人格面具.....	29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方法論考量.....	31
壹、質性研究.....	31
貳、敘事研究的選擇.....	32
參、敘事研究面向探討.....	34
第二節 敘事研究實作.....	38
壹、研究脈絡的呈現.....	38
貳、研究進程.....	40
一、訪談綱要與過程.....	41
二、訪談資料搜集.....	43
三、資料處理、分析.....	44
四、研究嚴謹性及信賴度.....	49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51
壹、主要參與者.....	51
貳、次要研究對象.....	51
第四節 研究者.....	52
第五節 研究倫理.....	53

第四章 生命故事

第一節 慧的人生故事.....	57
壹、不平凡的生命洪流（Angel 意外前）.....	57
生命洪流的匯聚.....	58
母親往生與先生外遇的雙重打擊.....	59
婆婆往生帶來怨恨.....	60
怨恨的延宕.....	61
貳、生命黑潮的脈動（Angel 意外時）.....	61
乖順的 Angel.....	62
意外悄悄的降臨.....	62
老天爺給的命.....	63
慧的吶喊～我能做什麼.....	64
意外凝聚了大家的心.....	65

業障論說的妥協.....	66
有行動就是希望.....	66
參、逆溯人生黑潮的暖洋 (Angel 甦醒後).....	67
Angel 的甦醒.....	67
復健醫院的日子.....	68
甜蜜的負荷.....	69
重回團體生活.....	69
Angel 復學的酸甜苦辣.....	70
Angel 甦醒後的超感應.....	71
重新找回家的靈魂.....	72
Angel 是我們生命中的貴人.....	73
肆、揚起探訪生命之旅的風帆 (慧的靈性轉化).....	74
感恩～開啓覺察之路.....	74
身心靈課程的洗禮.....	75
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	75
愛～是人生功課.....	76
尋找 Angel 意外的出口.....	77
伍、我是航向未來的舵手.....	78
做生命的導演.....	78
走向人生修行之路.....	78
第二節 Angel 的神奇之旅.....	80
壹、Angel 的重生.....	80
貳、Angel 的領悟.....	81
肉體與心靈的苦痛.....	81
藉眼淚與時間療傷.....	83
苦痛粹鍊成智慧.....	84
苦痛是成長的契機.....	86
天使的修業.....	87
小結.....	90
參、Angel 談瀕死經驗.....	91
生與死的意念.....	92
死後世界的樣貌.....	93
小結.....	94

第五章 一位甦醒植物人及其母親的復原歷程分析

第一節 慧的復原歷程脈絡.....	95
壹、苦痛的創傷情境.....	95
一、承受意外的空白心靈.....	95
二、死亡失落的印記再度浮現.....	96
三、信念的枷鎖.....	97
四、人生意義的失落.....	98
貳、找回失落的「母親」角色.....	99
一、忘了我是一位「母親」.....	99
二、「母親」你真偉大.....	101
三、「母親」的甦醒.....	102
參、存在視閾的改變.....	103
肆、覺察自我的生存之道.....	104
一、封閉自我的習性.....	104
二、眼淚背後的真相.....	105
三、內心衝突的因應之道.....	107
伍、認同自我本具的創造力.....	108
陸、看見苦痛的意義—生命成長的契機.....	109
一、感恩的心.....	109
二、家庭關係的重建.....	110
柒、人生意義的開創.....	111
捌、共命共生的未來功課.....	112
走向靈性的發展.....	112
為Angel的未來鋪路.....	113
共生的修行瓶頸.....	114
小結.....	114
第二節 Angel 的復原歷程脈絡.....	116
壹、苦痛經驗.....	116
一、身苦.....	116
二、心苦.....	116
貳、面對苦痛經驗的復原力.....	117
參、信任自己.....	118
肆、自我意志的力量.....	118
伍、賦予苦痛經驗意義.....	119
陸、創造人生意義.....	119
捌、小結.....	120

第三節 綜合討論.....	122
壹、復原歷程的面向探討.....	122
貳、慧—Angel 復原力的呈現樣貌.....	131
參、一個走向個體化進程的復原歷程.....	136
小結.....	138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139
壹、甦醒植物人與照護者的復原歷程.....	139
一、母女軸動關係的復原歷程.....	139
(一) 母親陰影的召喚.....	139
(二) Angel 靈性經驗的牽引.....	140
(三) Angel 與母親共生的復原力.....	140
二、「母親」的愛是架橋.....	140
三、一個朝向個體化進程的共生力量.....	141
貳、復原歷程轉化之觸媒.....	141
一、存在視閾的改變.....	141
二、靈性經驗的成長.....	142
三、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	142
四、賦予苦痛經驗意義—創造意義人生.....	142
五、展望未來的人生功課.....	143
參、復原力的呈現樣貌.....	143
一、因衝突或衝擊而凸顯的復原力.....	144
(一) 已活化的復原力.....	144
(二) 預活化的復原力.....	144
二、不可輕忽的陰影創造力.....	145
第二節 建議與分享.....	145
壹、社區資源層面.....	145
貳、給助人者或團體的分享.....	147
參、後續研究分享.....	147
第七章 研究限制與反思	
第一節 研究限制.....	149
壹、研究參與者.....	149
貳、研究者.....	150

參、研究層面.....	151
第二節 研究反思.....	151
壹、研究歷程的心情轉折.....	151
貳、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自問自答.....	152
參考文獻.....	157
附件.....	
附件一：訪談邀請函.....	164
附件二：訪談同意書.....	165
附件三：訪談綱要範例.....	166
附件四：PVS 評分表.....	167
附件五：九十六年度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及養護收費及補助標準	168

表次

表 2-1 Coma、VS、MCS 和 Locked-in 臨床特徵.....	11
表 2-2 心智健康的定義.....	16
表 2-3 復原力研究之三階段.....	19
表 2-4 個體內涵之復原力.....	23
表 3-3 訪談時間表.....	45
表 3-4 整體－內容分析範例圖表.....	47
表 3-5 WinMax 分析範例圖表.....	48

圖次

圖 2-1 George E. 結合 Erikson' s 的四項任務型成之成人發展模型....	17
圖 2-2 Wolin & Wolin(1993)自我復原力關係圖.....	23
圖 3-3 研究流程圖.....	55
圖 5-1 慧的復原歷程圖.....	126
圖 5-2 Angel 的復原歷程圖.....	129
圖 5-3 個體復原力呈顯圖.....	132
圖 5-4 慧與 Angel 共生的復原力模型圖.....	136

第一章 緒論

面臨極限不是一種障礙或懲罰，
而是找到了門徑，
向聖境與人性無條件的善邁進。

--Pema (2001) *當生命陷落時-與逆境共處的智慧*--

還記得初入生死學的研究場域中，無論是課程閱讀或論文研討，精神醫學家 Elizabeth Kubler-Ross 臨終的五階段理論（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消沉抑鬱及接受）是必知的經典，此理論亦同時被應用在人的失落經驗中；除此，壓力、悲傷理論更是許多心理學家研究的焦點。人被視為消極、被動的受害者，當刺激出現的時候，外在環境的強化削弱內在的力量，會誘發一些防衛反應發生，或重回童年的衝突，心理學家在治療心智疾病時總是帶著一種修復傷害的理論框架，半世紀來他們的焦點仍持續集中在人們不良的功能（dys-function）、弱點（weakness）、傷害（damage）等心智官能的疾病模式（Kelly, 2003）。然而 Rutter 認為「我們需要去了解為什麼和如何使一個人能夠活的有自尊和充滿效能，而不僅僅去了解是什麼原因使個人放棄希望（李俊良，2000）。」

研究者環伺在這些理論的學習時，心中不禁產生疑問，人在面對失落、壓力甚至是死亡挫折的苦痛經驗時，也許會因為不知所為而表現身心抗拒，而情緒低落，然而在這些所謂的防衛過程中，我們只能以消極的眼光來看待嗎？在失落、悲傷等修復傷害理論發展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可以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待這些苦痛經驗所呈顯的現象或經歷呢？我們必須瞭解什麼致使人們遭受傷害，然而瞭解置身逆境時什麼提供他們轉化的力量，該同樣地受到重視；復原力的研究中，個體成長的跡象挑戰著人慣性的智慧，他的成長來自於壓迫處境下個體不可避免的傷害和面對挫折的成長（Waller, 2001）。我們是否忽視了這樣的表現，也許是存在個體面對生存危機而展現的生命韌性，一種人潛在的復原力。復原力是個

人、環境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相互影響與平衡的過程，會隨著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而有不同的改變或發展（Tusaie & Dyer, 2004）。面對處在危機逆境的人，用不一樣的角度來探詢個人如何在平衡的過程中展現復原力，而非用病理性的知識加諸存在個體。如同被教育人員應用在試卷的評分方式，許多老師選擇以加分的評分方式取代過往扣分的方式，一樣的評分結果，但不同的出發角度可能帶給受評者認同自我的內在力量。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初識研究參與者那一天，是與新時代癌症團療¹夥伴出遊的日子，餐會中，身旁有個聲音不斷傳來重複的一句話：「我的阿母很偉大喔！」響亮的聲音引起研究者回眸的動力，映入眼簾中的這個人，芳齡看來應有二十來歲，但口吻及眼神像小朋友一樣的直接與單純，於是在內心裡當她為一落入凡間的 Angel。一位歷經植物人狀態甦醒的女孩，她的一顰一笑充滿真誠與力量，初見的當下莫名觸動了我的心弦。如同 Angel 曾說過的話，能夠將昏迷許久處於生死邊緣的她喚回，後又歷經多年的復健，讓她以健康的姿態重返人群，對於曾歷經照顧臥床患者的我來說，仍很難想像照顧者—Angel 的母親在長期照護期間自我所歷經的種種考驗。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公佈資料，截至九十六年為止，全台共有 5006 位植物人（內政部，2008）。目前植物人大多只能轉入長期照護機構、安養中心、護理之家，平均照顧每位植物人成本一個月超過 8.4 萬，其中並不包含復健，一年基本支出為 100 萬上下，若再包含居家復健，一個月支出約需 16 萬（聯合新聞網，2005）。然內政部近期修法，針對上述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

¹ 由中華新時代協會前理事長許添盛醫師代領的癌症心靈療癒團體，參與成員包括患者、患者家屬及心靈輔導人員等等；強調疾病乃是自內在心靈的扭曲及衝突創造的，注重參與人員「心靈」、「精神」層面的探索，希望藉由個人身心靈的成長及生活方面的正面轉變來達到追求自性的引導。（資料網站：<http://www.ylib.com/author/drhsu/default.htm>）

育及養護收費及補助條例；但對於居家照護之補助並未編列在內。照顧一個植物人，需要投入龐大的開銷，然而照護一位甦醒植物人經濟重擔亦不容小覷，除此家人所承受的精神負擔或傷害更非一般人可以想像。植物人主要照顧者初始邁入生活批變的處境，除了需要承受內心失落的悲傷之外，其本身亦必須因應照顧期間的身體負荷；除此主要照顧者還會產生時間與空間的不變（鄭雅萍，2006）。研究者試想，面對 Angel 病情狀況未知的那段日子，對她的母親來說，不僅是個體身心狀況的拉鋸戰，時間與空間的失序更可能帶來自我生活世界的裂解。除此對於甦醒植物人的照顧者來說，除了需要承受許多外在壓力，如經濟問題之外，長期照顧累積的身心疲累造就心理層面產生複雜的情緒，那是一種對現狀、未來種種的無奈與未知的受苦狀態（楊雪梨，2004）。看著 Angel 母親瘦小的身軀，研究者不禁心疼的想問，您是如何走過來的？

Angel 的母親為求生計在外工作，假日偶爾回家與小孩團聚；變質的家庭關係中，父親已另組新的家庭；平常生活多是 Angel 與哥哥互相照顧，直到高校後兄妹才分別就近住在學校宿舍。意外發生當時，Angel 的母親仍如往常在外地工作，當她接到通知趕到醫院時，面對的已是全身插滿管子意識不明的 Angel，而 Angel 冥冥中似乎知道母親來到自己的身邊，奮力的張開眼睛看了母親一眼後，隨即陷入重度的昏迷狀態，無論母親如何呼喊，短時間內她並未在張開眼睛。隨即展開的是彼此一段段的內心自我世界之旅。

國內相關甦醒植物人陪伴者敘說故事的資料相當有限，唯獨近年出版《等待飛翔的小天使－思嘉娃娃的故事》一書，內容起筆為日誌方式，主要紀錄甦醒植物人母親陪伴過程內心的點滴，其背景與研究參與者相似。突來的意外擾亂了家人的生活世界，事發急救時的醫療診斷通常是無情的宣告，而家人內心此刻的依賴除了無限的希望便是對神聖信仰的信任；親人奇蹟的甦醒是一種恩寵，然而真正面臨的身心挑戰卻是此刻才開始。此筆觸簡單卻直指內心經驗的相關書籍，是益助研究者進入參與者生命故事十分重要的參考書。

而回顧國內相關植物人照顧/甦醒植物人照顧的期刊論文有限，包含一篇量化研究及四篇質性研究，分別為鄭雪英（1996）《台北市植物人居家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壓力與健康狀況之探討》，研究焦點在主要照顧者的基本特質、壓力的影響因素及壓力與健康狀況的關係。謝淑楓（2003）《婦女、照顧與非營利組織—以創世基金會植物人媽媽為例》，研究著重在照顧者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平台。謝沛錡（2005）《植物人照護機構之病患家屬面臨維生治療之決策過程》、鄭雅萍（2005）《植物人主要照顧者陪病經驗之探討》，主要著重在植物人照顧經驗的研究。以上列出的四篇論文，著重點置於未甦醒植物人的主要照顧者之相關研究，對於本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然誠如研究者上述的，植物人的甦醒對家人或周遭人來說是恩寵，但如何讓失序的生活世界樣貌回歸軌道，可能是另一種一輩子的身心挑戰。而對於甦醒植物人的照護歷程研究，國內目前僅有楊雪梨（2004）《甦醒植物人昏迷經驗與復健、照護歷程之探討—以台澎地區六個案為例》此單篇的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甦醒的植物人本身未涉及照護者。研究者整理後發現，國內針對甦醒植物人陪伴者在照護歷程中，其內心世界的轉化及生命韌性的呈顯的研究，目前尚未有專論。研究者以為，如果植物人的甦醒是一種奇蹟，那麼創造奇蹟的推手是否更應該受到重視呢？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峰迴路轉的心靈觸動

研究者一直以爲人存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分一秒，都是一種生命力的展現；尤其是面對人生逆境仍然堅毅活著的人，呈顯的更堪稱是一種生命韌性的藝術之美。因此，研究之初，研究者便帶著尋找具有生命韌性之人的框架，走進了癌症團療的團體。當然，在團體的互動中令人驚豔的生命韌性之美比比皆是，研究者也沈浸在大家獨特生命故事的感動中；但研究起筆的動力卻遲遲未現，直到在癌

症夥伴的媒介下認識了甦醒的植物人 Angel 與她的母親，研究者心靈一角被莫名的觸動了，而這種莫名難以言喻的感覺，亦是促使此研究得以順利開展的動力之一。

研究者的追憶

記得多年前，不知名的病因讓研究者母親如中風般倒下，僅是輕微的移動或震動都足以讓她疼的臉色大變，而當時負責陪伴與照顧的我不堪連日的疲累，倦容漸漸浮顯臉上。某天夜裡，不知是母親的啜泣聲將沉睡中的我驚醒，還是吾冥冥中感受到母親無言的呼喚，意識突然清醒，身軀反射性的自躺椅上彈起，與母親四目相望，只見她側著臉看著我的面容已滿是淚水。此情此景，令意識尙處昏沉中的我剎那清醒，「你哪裡不舒服嗎？」我問著，而母親的回話讓我紅了眼框，當下心中懺悔許久，「我想上廁所，可是……看妳好不容易睡著了，所以我一直忍著，不敢叫醒妳……。」母親哽咽的說著。母親的眼淚，喚醒差點被疲累淹沒的我，當下有種重生的感覺，前一刻的自己似乎失落在時空的流轉中，是一種空白的存在，直到看見自己的心再度運轉。也許，是乍聽「我的阿母很偉大！」一詞深受感動，也或許是對照顧者角色的一種投射，我的眼睛不自覺的追隨著她們的身影。

生命學習的動機

帶著此般的探詢心態，間接的認識了 Angel 與她的母親。認識時，她們已從生命中重大危機的考驗中走出來，母親歷經了 Angel 意外成為植物人後到目前恢復良好的陪伴歷程。植物人的甦醒是一種振奮人心的奇蹟，然而植物人甦醒之後的復健，更是一條漫長之路。回想著 Angel 的阿母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原本生活就有壓力的一家人，肩上的壓力肯定是更重的，面對種種考驗即無法預知的未來，如此的情境不免讓人想問，Angel 的阿母是何來的心力獨自承擔起照顧 Angel 的重任？而在全心照顧 Angel 之餘，自我的身心又該如何被兼顧？

「在人身上先天存在著一種不斷進化的建設性努力，人藉自己的本性及自

己的能力，不斷的努力朝向自己潛能的實現及完成，同時它會產生出一種價值觀（Horney, 1970）。」如果勇敢的活下去就是一種先天本能的展現，那麼當一個人生活失序的時候，爲了讓自我重回原本的生活世界，勢必得開展出足夠的能量當作架橋，而其所創造的經驗、顯現的所爲，若是自身內在蘊含的豐富，那這些能量或說力量源自於何處呢？可能是經驗的學習累積嗎？但又是在何種情境脈絡下被觸發的呢？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植物人甦醒的奇蹟與復健的問題，原來不只奇蹟很困難，而是後續的復健更是難上加難（楊雪梨，2004）。研究者基於上述的觸發與疑惑，秉著學習的態度，希望藉由 Angel 母親敘說照顧 Angel—從意外事件發生呈現重度昏迷，直至現在回到人群的這些日子；探究一個原本個性內向、人際關係保守的阿母，如何在自我生活世界可能出現裂解，孤立無援的逆境中走出自我的復原歷程；於是將研究目的設定爲：

- 1、探究研究參與者照護甦醒植物人相關復原歷程生命經驗故事。
- 2、探究研究參與者照護甦醒植物人復原歷程中的轉化。
- 3、探究甦醒植物人與照護者復原歷程中的關係。
- 4、研究結果提供植物人或甦醒植物人照護者及相關工作者參考。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甦醒植物人

研究中所指的甦醒植物人屬於意識、功能恢復良好的患者。本研究的次要

研究者經歷腦部意外受創，重度昏迷數個月後，眼睛睜開慢慢對外界刺激有反應，但仍無法執行任何有效的行動；經過母親長期照護，現已能獨立處理生活事務，如：自行穿衣、平地走動、吃飯與人交談等。

二、復原 (Recovery)

研究者此處所指的復原，除指涉植物人的復原過程故事，主要強調的是甦醒植物人母親照護期間自我時空丕變致身心失序的復原歷程；復原不代表使人免於困境，而是能更勇敢面對逆境的考驗，並從中學習重新建構自我的價值觀。

三、歷程 (Process)

研究者引用歷程一辭，涵涉二個用意：一、為甦醒植物人照護期間照顧者自我身心的復原歷程；二、為生命歷程中一連串的事件與經驗，也是影響生命內在經驗軌跡的過程，即研究參與者自我敘說的生命故事。探索的不只是個人的經驗，而是自我如何反思生命中一連串的經驗，將「道理」轉化為生活之「道」。

四、敘說

敘說是一連串經驗的締結、疏通與再現，也是一種空間與時間序列的重組，敘說的過程，可以說是自我內心世界存在樣貌的重整。敘說重視的不僅是個體獨特的個人故事，相對的也可間接一探故事背後廣大的文化脈絡。敘說研究的進行，主要藉由參與者個體的獨特經驗做為故事的材料，展演成一篇篇不斷編寫、組成、創造、再編寫的連續敘事過程。非預期性的意外常讓自我的感知處於「空白」，就像突然降臨的重擊，將人拋出了生活世界的軌道；而本研究在參與者「想找人聆聽」的契機下，希望透過敘說照護甦醒植物人的種種獨特歷程中，讓不完整或斷裂的自我，在敘說片刻得以重新建構。

五、靈性成長 (spiritual growth)

Frankl、Maslow 等人對於靈性的意涵皆強調個人自我超越的面向。而 Reed (1992) 認為靈性是個人在人生過程中自我超越能力的表現，個人在自我關係、人際關係與人神關係間，透過自我超越體會到人生意義與價值的過程 (引自郭麗馨，2001)。研究者標題引用此辭意，藉以強調復原歷程探究結果中，參與者由渾沌處境到覺察自我、超越自我的發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植物人相關文獻

壹、植物人狀態定義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與提升，人們面對重大疾病的死亡率明顯的降低，但同時也產生新的醫學課題，而植物人即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項。植物人的生命中心樞-腦幹是可以正常運作的，因此病人會自己呼吸，外界只需協助餵食，就可以延續其生命；另外，病人雖然對外界的刺激沒有反應，但是偶而會有如眨眼、手指彈動等狀況，屬於無意識的反射動作（民生報，2005）。美國神經科學相關學術團體組成的聯合會，將植物狀態（Vegetative State；VS）定義為是一種臨床症狀，患者失去對自身及週遭環境的認識，保持睡眠－覺醒的週期，下視丘腦及腦幹的自主功能完全或部分保持（Ashwal & Cranford, 1994。）若腦外傷患者 VS 狀態超過一個月以上，則稱持續性植物狀態（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PVS），十二個月以上則稱永久性植物人（Permanent Vegetative State），患者超過此時段復甦的機率鮮少（Nancy & Walt, 1996）。

1972 年，Jennett and Plum（2002）於綜合併症的名詞研究中，首度提出 PVS 一辭。根據國際醫學界的定義，持續性植物狀態的病人有自主的呼吸和心跳，但對自身和周圍環境已沒有認知能力（科技日報，2006）。病人的大腦是呈現意識障礙的；腦血管急性發作時，常常會發生不同程度的意識障礙，主要是因為雙側大腦皮質不可逆損害，造成其功能發生障礙，引起意識喪失，而同時皮質下功能的保存或恢復，致臨床上表現為一種 PVS（孫珺，2005）。VS 主要是因為腦部受傷所致，一般來說，受傷後三至六個月，腦部細胞恢復速度是最快的，一年後恢復速度就會趨緩，甚至停滯（民生報，2005）。對於不同階段的 VS 患者，也常有人以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深沉昏迷或無意識等名詞來形容其所處的狀態，近期

更出現以最低反應狀態 (minimally responsive stage) 或最低意識狀態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來描述恢復少部份意識反應的 VS 患者 (Jennett, 2002)。

貳、植物人狀態診斷

植物人狀態的判定，通常必須有神經科、神經外科、小兒神經專科醫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才能勝任 (賴明亮，2005)；目前國際間並未對植物人的診斷有一致的標準；如歐美國家認為 VS 持續一個月以上即可診斷為 PVS，而在日本則多數主張需三個月才能診斷為 PVS (張國瑾、王傳民，1999)。診斷的項目因國家不同也有些微的差異；1994 年美國制定了新的診斷標準：一、對自身及周圍缺乏認知能力、無法與他人溝通；二、缺乏對視、聽、觸、痛等刺激持續的、重複的、有目標性的隨意行動；三、缺乏瞭解及表達語言的能力；四、有睡眠-醒覺的生理週期；五、下視丘腦及腦幹自主神經保有良好或部分的功能，經適當醫療照護可以維持生命；六、大小便失禁；七、保有不同程度的顱神經反射 (如瞳孔、角膜、眼睛及嘔吐的反射) 及正常的脊髓反射 (Ashwal & Cranford, 1994)。國內目前無特別的組織研究並制定 PVS 標準，可查閱的相關文字記載多引用美國的診斷標準；除此，中國也在 1996 年制定 VS 的診斷標準 (草案)：一、認知功能喪失、無意識活動、不能執行指令；二、保持自主呼吸和血壓；三、有睡眠-醒覺週期；四、不能理解或表達語言；五、能自動睜眼或在刺激下睜眼；六、可有無目的性眼球跟蹤轉動；七、下視丘腦及腦幹功能基本保存；VS 持續一個月以上者即稱為 PVS (張國瑾，1996)。

就意識障礙狀態判斷患者是否為 VS 時，常會與昏迷 (Coma)、最低意識狀態 (Minimally Consciousness State；MCS)、閉鎖症候群 (locked-in syndrome) 等症不易區別；以下就其臨床特徵表列於下。

表 2-1 Coma、VS、MCS 和 Locked-in 臨床特徵（劉麗萍等，2003）

狀態	意識	睡眠/覺醒	運動功能	聽覺功能	視覺功能	交流	情感
coma	無	消失		無	無	無	無
VS	無	存在	對疼痛刺激 有躲避反射 偶有無目的 運動	有驚喜表 情、尋找 聲源	有驚喜表 情、眼球 固定	無	偶有反射 性哭笑
MCS	部份 保留	存在	侷限在刺激 部位已是何 物體大小形 狀的方式拿 物體	間斷執行	凝視、視 覺追隨	有知覺的 發聲間斷 但有知覺 的語言和 姿勢	有知覺、 哭笑
Locked-in	清楚	存在	四肢癱	存在	可垂直眼 動和眨眼	發音障礙	存在

參、植物人的甦醒

植物人處於昏迷時刻，一直到甦醒值之前，會有某些徵兆的出現，例如：眼睛視覺的變化；嘴唇的蠕動是想說話或者想進食；身體知覺已經恢復；意識的恢復是漸進的清醒方式等；就國外統計指出植物人的預後可分為五個等級：恢復良好、中等殘廢、重度殘廢、持續性植物人狀態及死亡（楊雪梨，2004）。雖然醫學研究尚無法確定 PVS 患者是否可恢復意識，但國際近年的研究成果仍是令人期待的；美國專題研究小組綜合多項報導後指出，外傷性 PVS 在一年內 50% 以上恢復意識，非外傷性 PVS 雖然癒後較差，但也有 15% 恢復意識；超過一年的患者多數為不可逆性，也就是永久性植物狀態（張，1999）。

一般對於外傷意識昏迷，多採用格拉斯哥昏迷指數（GCS，Glasgow Coma Scale）來判斷患者的意識狀況，而針對 PVS 康復狀態另有一套評定的標準（請參閱附件一）；基本痊癒者：生活大部份自理；意識恢復 ≥ 12 分；明顯康復：評

分提高 6-11 分但 <12 分；好轉：評分提高 1-5 分但仍 <12 分；無效：治療前後無變化。

植物人的恢復，可分為意識之恢復與功能之恢復兩種。意識恢復是經由病患出現了解自己及周圍環境，以及對視覺、聽覺刺激出現長期一致性、有意志力的行為反應，及和其他人交互作用的證據來判斷。功能恢復則由病患可以移動、能夠溝通及學習，可以自我照顧及呈現適應性技巧、參與職業及社交娛樂的活動來判定（賴明亮，2005）。不同的病因會影響恢復的狀況；外傷性的 PVS 意識恢復較非外傷性的恢復好，外傷性 PVS 中兒童的恢復較成人好，但非外傷性 PVS 則大致相同，除此 PVS 的功能恢復遠較意識恢復差（張國瑾，1996）。

第二節 陪伴者身心經驗相關文獻

壹、意外帶來的精神創傷

Herman (1992) 言簡易駭地點出「創傷」意味個體承受著驚駭事件的見證，這樣的驚駭事件可能是天然的，也可能是人造的，但創傷指向個人信念所認定理所當然的世界秩序開始產生動搖（引自林耀盛，2001）。「等待飛翔」²一書中甦醒植物人母親－思嘉媽媽（以下簡稱思嘉媽媽）在書中亦寫到，當她獲知消息趕到醫院，但看到手術房字眼映入眼簾便昏厥過去了，從急診室醒過來的時候，「腦筋一片空白」，不敢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女兒身上。而這樣空白的身心失序現象也同樣發生在本研究主要研究參與者陪伴次要研究參與者－甦醒植物人，一路從死亡邊緣走到現在復原狀況良好的歷程中，陪伴者回憶當時獲知親人生死危機時，印象最深的身心知覺就是，「我的腦筋一片空白。」Frankl (1995) 活出意義來一書中提到，當一個人生活遭逢驟變，會出現反常的反應，有時會感覺頓化、

² 『等待飛翔的小天使－思嘉娃娃的故事』一書，描述一位甦醒植物人母親照護之內心經歷。一場無情的車禍，她的小孩思嘉在林口的長庚醫院住了 11 個月，花蓮門諾醫院 3 個月，羅東鎮博愛醫院 4 個月，前後動過 28 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從最初醫生口中：「95% 會成為植物人」，到現在因為家人的照顧，思嘉已經會露出笑容、會舉起手打招呼。

自覺什麼也無法在乎，那是一種精神的創傷現象。

郭麗馨（2001）指出照顧者在生病陪伴的經驗過程中，會面臨因疾病、死亡等生命中的意外，而感受到生命之不可掌控與不可預測，意外的發生，使得陪伴者原本對生活世界所持觀點受到威脅與破壞。這種渾沌未知的感覺，在復原歷程中不時間斷陪伴者的存在感，而且歷經很長一段時間。Kleber, Figley and Gersons（1995）認為，創傷意味著個體與生活脈絡產生斷裂，個體喪失了控制感與確定感，感受到自己與週遭他者的聯繫被切斷（引自林，2001）。

貳、陪伴者的身心負荷

國內對甦醒植物人照護歷程的研究顯示，當家屬獲知親人遭逢意外而導致昏迷的時候，經常面臨求救無門的窘境，或醫療人員過早判定為植物人的情形（楊雪梨，2004）。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家屬接下來的處境可能是一連串內外資源的拮據與困乏。尤其當照顧者在面對病患病情變化、照顧及生活改變等情況時，會產生疲憊、憂鬱失眠及身體狀況變差、家庭運作不良等照顧者角色緊張的現象（林榮珠，1999）。

甦醒植物人因意識或身體功能的恢復，皆必須經過長期的復健時間，方能不需躺床或不必要仰賴他人的協助，而得以自理生活之所需（楊，2004）。研究國內主要照顧者負荷、壓力與因應之文獻回顧結果發現，被照顧的病患有較高的依賴程度及行為問題時，照顧者的負荷或壓力是較大的（邱啓潤、許淑敏、吳瓊滿，2002）。思嘉媽媽也曾在照護的歷程中表示，雖然思嘉的狀況一天比一天好，偶而負面思緒還是存在心中；照護的一年多裏，她將全部的注意力及重心放在思嘉身上，直到復原狀況逐漸好轉，她才對周遭生活世界有感覺。但重新與生活世界接軌的思嘉媽媽，清楚這只是鬆一口氣而已，接下來的路途還很長、很遠，未來尚有許多面對的戰役（廖品閑，2005）。

參、陪伴經驗的心靈轉化

McFarlane and van der Kolk 認為受創者在處理創傷的經驗是高度個人化的，這般歷程不可輕易地以診斷的標籤掌握捕捉（林耀盛，2003）。過去對創傷事件存活者的探究過於強調個體的病理意義上的適應，以及個體所經驗到苦痛的嚴重度與持續性，忽略歷經災難者通常也會轉化為正向的心理社會反應（引自林，2001）。面對自我世界的失序，主要研究參與者在雙乘（患者與照護者自身）的壓力指數中，仍舊突破重重關卡，其內在潛藏的復原力量著實不該被忽視。McLeod 在 1994 指出生病陪伴的內在旅程由提供照顧的開始、挑戰的面對，對未來的籌劃，以及重新投注生活等四部份交織而成（郭麗馨，2001）。陪伴是一份需要心力、耐力與毅力的工作，歷程中充滿著無數的生命考驗。林耀盛及吳英彰（2001）認為對於歷經生活威脅者，在殊相經驗結構裡，可以發現共相的反應經驗，即受創者歷經災難後，會回頭反思、重組生命的意義；受創者呈現學習賦予創傷後的生活限制，一方面拓展自我強度，這類稱作「受限的堅韌」(limits and strengths) 的受創者，往往較能轉化創傷意涵，編註人生新意。站在逆境波濤上展現自我的復原力，將危機視為轉機，迎接人生的另一道曙光。

第三節 復原力相關文獻

民國 1999 年深夜意外的災難—台灣九二一大地震，造成無數家園的毀損，無預期的意外，讓許多人留下無法抹滅的創傷，而相關復原力的研究似乎也因此在台灣的學術研究領域蔓延開來；社會重視的趨向漸漸由挖掘人們的苦難心理特質，轉而探詢人們是如何面對自身的苦難，進而渡過危機的正向心理涵轉。國內目前相關復原力論文之研究有十數篇，除死亡事件的復原歷程研究外，尚包括：兒少保、中輟生、離婚後適應者、單親家庭國中生、自閉症兒家長、犯罪被害人家屬、癌症患者等不同族群的復原力。交互對照後發現，其共通顯現的復原力因子大致可分為個人特質與正向認知、家庭與社會等外在支持系統、因應技巧、處

理情緒的能力、宗教因素、具未來導向等等；而其中保護因子（內在與外在資源）的能力及多寡將會影響復原力歷程的發展。

壹、復原力的緣起

復原力的研究至今仍處發展的初期，國外有許多相關復原力的研究，除針對不同背景特性者之研究，研究對象涵括個人、家庭或團體的復原力探討，但至今尚未有公定的專論，復原力理論更是建構中的知識；而復原力一詞在台灣被關注研究亦是近年方起之趨勢。早期 Werner & Smith 從 1955 年觀察 Kauai 島的兒童長達三十年，他們生活在父母有精神疾病、父母離婚、家庭失和或貧困的環境中，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小孩即使在危險的情境中成長，但他們最後發展成爲有能力、愛心及自信的成年人（Walsh, 2003）。對於幼小便置身危機生活處境的人來說，是什麼樣的信念，支持著他們走出一個不被先天條件限制的健康人生？他們擁有的個人潛在特質逐漸受到重視。

近三十年來心理學的發展，開始由經驗主義到概念化且評估正面的精神健康，復原力概念的源起得追溯西方近年的心理學研究（George, 2003）。1950 年代在 Selye 提出壓力症候群（stress resistance）的觀點後，引發不同層面對壓力問題的探討（朱森楠，2004）。研究逐漸從壓力的因果關係轉變爲重視因應的過程。1960 年代研究重心在生活壓力事件與疾病的關聯，強調壓力經驗與結果的關係，但在精神健康與疾病的關聯上，何以有些人處於高風險的逆境中仍然能表現出正向的適應就形成研究重點。1970 年代發展心理病理學的領域中，許多研究探討兒童與青少年暴露在危機環境中確有良好適應的問題，引發了抗壓能力（stress resistant）或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的概念。而 1980 年代後研究重心開始注意到可以抵抗壓力或具復原力的個體，探索個體如何在困境中建構健康的保護因子或機制（protective factor or mechanism）。1990 年代經驗研究焦點逐漸由確定復原力的保護因子，轉移到理解個體潛在復原力的作用過程（劉取芝、吳選，2005）。

而這就是復原力的概念發展。以下就此階段（心智健康－復原力）的六個心智發展模型強調的個體質素羅列於下：

表 2-2 心智健康的定義（George, 2003，研究者譯）

模型 A 心智健康 / 一般的	模型 B 正向的心理	模型 C 成熟的
愛、工作及娛樂的能力 * 移情 * 適當的人際關係	愛 * 親密/對等的情感 * 仁慈/大方 * 社會/情緒理解	對愛的能量 * 自我實現的堅毅性 * 探索事物的本質
問題解決能力 * 洞察力 * 抗壓力 * 環境的掌控	適應力 * 寬恕/慈悲 * 謙虛/謙卑地 * 精明/謹慎 * 自我控制/自我調適	解決問題的能力 * 挑戰力 * 接受與適應改變 * 挫折及失落
投入生活 * 自我實現 * 未來導向	智 識 * 好奇心/興趣 * 愛的學習 * 判斷力/開朗 * 遠見 * 創造力	真誠領受人在世存有的時間與空間
自我控制 * 確認自我的需求 * 自我的存在感及感受	勇 氣 * 真誠/信賴 * 勤勉/堅毅 * 熱情	自我期許 * 在不確定的環境中仍保有自我的希望
	正 義 * 個人品德/忠誠/團隊 * 公正 * 領導力	希望的能量 * 利他-關愛除個體外他人的存在 * 個人意義的追求與適當的娛樂
	超 越 * 敬畏/驚奇 * 感恩 * 希望/未來導向 * 靈性的/信仰 * 幽默	

而 George E. (2003) 更結合了 Erikson's 的四項任務：本體 (identity)、親密關係 (intimacy)、生產力 (generativity)、真誠 (integrity)，及自己加上的二個階段：經歷強化 (career consolidation) 與賦予意義 (keeper of the meaning)，形成模型 C 成人發展模型。圖示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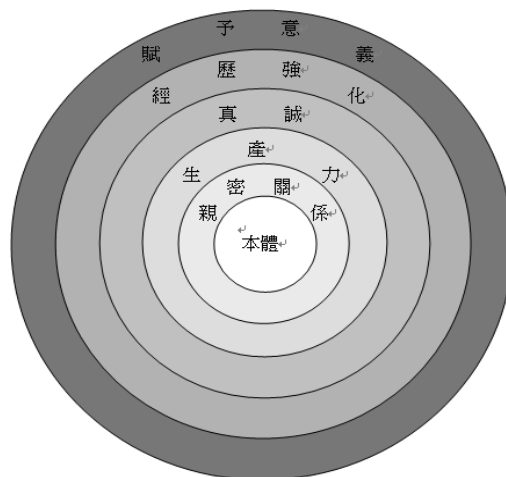


圖 2-1 George E. 結合 Erikson's 的四項任務形成之成人發展模型 (研究者譯)

Mode D 主要強調的是社會化情感層面之心理健康的四個定義

- (一)、覺察及管理自我的情感。
- (二)、從經驗中修飾自我情感—包含緩和焦慮與脫離沮喪、沒希望的情境。
- (三)、對其他人的情感認知及回應。
- (四)、與他人關係親近的談話技巧。
- (五)、實現目標的積極力；這包含延遲的喜悅、適當的轉移和溝通動力。

Mode E 主要強調心智健康是一個主觀的幸福

- (一)、影響因素：自我照顧、自我效能、關係 (朋友或婚姻)、社會支持系統、宗教信仰。

(二)、個人特質：如一個歷經生命苦難的人可能因此影響提高了生活幸福的質量。

Mode F 主要重視心智健康與復原力

(一)、三個因應壓力的機制：覺知外在社會支援、發展控制壓力之策略、非自願的心理因應。而朱森楠也指出 Holahan & Moos (1987) 認為復原力探討當個體處於生活壓力事件時，與健康有關的個人內在狀態或外在環境因素變項是什麼的概念。

(二)、過去三十年間，經驗主義的認知心理學認為否認或防禦是一種抵抗性 (hardiness)、自我欺騙 (self-deception)、情感因應 (emotional coping) 或假象 (illusion)。

(三)、非自願的心理因應又稱「否認」、「防禦機制」，有四個影響因素：行動力 (impulse)、實像 (reality)、關係 (relationships) 及社會學習 (social learning)。

(四)、而構成防禦機制內部經驗的七個層面：品德 (virtues)、利他行爲 (altruism)、抗壓力 (suppression)、未來展望 (anticipation)、幽默 (humor)、昇華 (sublimation) 及有創造力的閱讀；而這些保護因子即構成了個人在面對壓力情境的復原力。

上述六個模型屬於健康心理學的研究範疇，而復原力一辭的緣起可見於 Mode F 的標題，就其發展的次第觀之，略可窺探現今附加復原力特性之定義並非是空穴來風，它重疊了許多相關心理健康的必備要素，強調正向的心理因子、自我與他者的關係等內外個人資源，直至後期發展強調個人本具的特質或能力等。

貳、復原力研究發展

Richardson (2002) 認為復原力的探究並非出自於基礎的學術研究理論；但此獨特的現象的確存在許多身處高危險情境中之年輕倖存者的身上。他更指出復原力研究之發展歷經了三個階段的探究，依序為復原力特性之定義，描述個體由分裂到重建過程中之有利復原力展現的特性，以及個體成長過程中由逆境中學習到的潛在能力等，圖示如下：

表 2-3 復原力研究之三階段 (Richardson, 2002, 研究者譯)

	描述	結果
第一階 復原力的特性	主要描述個體復原力的特性及社會與個人資源可預見的支持系統。	列出幫助人們從逆境中成長的特性潛能或保護因子(如：自我認同、自我效能、支持系統等等。)
第二階 復原歷程	復原歷程主要探究個體面對壓力或困境的因應方法；藉此預防或加強正向的保護因子。	敘述由個體身心失序至重建過程中，學習到的復原力特性。
第三階 潛在的復原力	後現代利用各種知識去確認個體或團體動力如何利用這個動力去創造、促進這個經歷。	幫助個案或學生從身心失序中覺察及應用自我的復原力，並朝著自我實現的方向前進。

以下就復原力研究發展過程中關注的層面，分別針對復原力的定義與特性、復原歷程中建構的復原力理論及個體潛在的復原力等面向進行文獻之整理。

一、復原力的定義與特性

「Resilience」一字在辭典中具有彈回、韌性、恢復力之意思，就字面意義看來代表的是一種動態力量的特性，台灣許多學者則多將其譯為「復原力」。據許多國際學者的研究顯示，人們克服極度逆境的能力及面對逆境還能表現正面適

應性的現象通常被稱為復原力 (Schoon & Bynner, 2003)。指一個人具有的特質或能力，能使處於危機或壓力情境的個人，免於高危險情境、慢性壓力、或長期嚴重創傷之影響，使個人發展出健康的因應策略，而具有成功適應、正向功能或能力的表現 (顏郁心, 2002)。基於上述對復原力不同角度的詮釋，研究者傾向將「復原力」視為是一種人存在的「生命韌性」，面對逆境所展現的生命潛能。

而施惠琪 (2002) 在成人超越逆境之分析研究中，將超越逆境的復原因素歸納為四個面向：

- (一) 認知行為方面—具備正向積極的信念、對事件能從不同角度觀之、有改善自我的意願和能力。一種自我的覺察的能力。
- (二) 處理策略方面—專注力的提升、能與挫折情境分離、具有表達與管理情緒的能力、身心放鬆的技巧。一種個體經歷強化的過程。
- (三) 支持系統方面—有良好的社會支持及精神上的支持。個體與外在環境維持良好的互動的關係。
- (四) 個人特質方面—具有對家庭的責任感、堅毅特質、能夠同理及願意幫助別人的能力。自我潛在的個人資源。

而朱森楠 (2001) 針對復原力也歸納出四項特性：

(一)、復原力是一種能力特性。針對此點林清文 (2003) 表示高復原力者通常具有較為正向的人際互動和能力取向，包括：主動採取因應策略以解決挫折的經驗、在成長過程中能引起他人正向注意個人存在的能力、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挫折經驗、設法使個人生活充滿正向意義的能力、獨立自主不依賴他人的能力、樂於嘗試新的經驗等等。

(二)、復原力是一種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因應的過程。針對個體外在資源層面 Rutter (1993) 更進一步指出，復原力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能力，擁有復原力並不代表個人就能抗拒壓力，復原力也不是能適用在所有的壓力情境，更何況復原力的改變或增加與否，端視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 (蕭文, 2000)。

(三)、復原力是正向的。描述當人們面臨創傷或危機時，社會和心理的資源應變能力扮演保護的角色，幫助他們從負面經驗彈回的可能 (Jang, 2005)。

(四)、復原力是自我資源的、可培養的。Brooks & Goldstein (2003) 認為一個具有復原力傾向的人該具有以下特質：對自己的生活具有掌控感、知道如何增強自己的抗壓性、具有同理心、具有與他人有效溝通互動的能力、擁有良好的問題解決、做決定的能力 (洪福源, 2005)。當個體置身合適的內在環境或外在環境因素支持時，會促使個體本身從逆境中顯露復原力去克服困境或壓力而獲得復原 (Higgins, 1994；朱, 2001)。

國內研究復原力先驅蕭文 (2000) 綜合許多學者的看法，將復原力的構成因子作下列七點歸納：

- 一、具有幽默感並對事件能從不同角度觀之；
- 二、雖置身挫折情境，卻能將自我與情境作適度分離；
- 三、能自我認同，表現出獨立與控制環境的能力；
- 四、對自我和生活具有目的性和未來導向的特質；
- 五、具向環境/壓力挑戰的能力；
- 六、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技巧；
- 七、較少強調個人的不幸、挫折、無價值/無力感。

綜觀復原力特性之定義。它可被視為是一種彈回與前進的能力、是一種動態的動力過程、是一種良好適應；是一種個人力量 (郭佩婷, 2005)。復原力不該只是歸於人格特質，而是描述一個在面對重大危機或創傷時的動力過程 (Schoon & Bynner, 2003)。就像是一種動態性的迴力圈，個體面對遭遇到的逆境、威脅，不但是一種考驗，更是一種學習的機會。對於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人來說，復原力是一種平衡在平衡的過程 (Al-Naser & Sandman, 2000；Jang, 2005)。也是說復原力的發展必須有顯著的威脅存在，且其調適或適應過程應是採取有意義的、正向積極的抗壓行動 (Walsh, 1998；蔡素妙, 2003)。而總括來說，復原

力宜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內外壓力困境時，激發內在潛在認知、能力或心理特質，運用內外資源積極修補、調適機制的過程，以獲取朝向正向目標的能力、歷程或結果（朱森楠，2001）。

二、復原力理論相關研究

個體所處內外環境的衝突期間可能造成心像經驗的改變，引發各階段身、心、靈層面的裂解。Flash 對於復原力理論概念認為，人生改變的階段通常都是非常具有壓力的，它包含兩股力量的衝突，一種是希望不要改變而另一個是向前走（move forward）的驅力在拉扯，此階段的狀態就稱為生命的斷裂（disruptive）；而復原力就是重拾我們片面生活與自我部分的力量（郭，2005）。研究者將個體復原力理論之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一）、Wolin & Wolin（1993）自我復原力理論

Wolin 定義復原力為逆境中力量的提升，有時暴力、騷擾或戰爭帶來的可怕的逆境，然而人們卻在對抗中鍛鍊了厚實的力量（The Art of Resilience，上網日期：2006年10月19）。他們研究中提出一套個人復原力的挑戰模式，認為逆境或困難可能對兒童造成危險，但也是一個機會或挑戰，透過實驗精神、擴展或發展自己的資源中，慢慢從傷害中復原（郭，2005）。而 Walsh（1998）針對個人復原力提出了三個模式，其中挑戰模式，亦將壓力源視為一種促發自我能力的機會，自我以積極正向的觀點，將逆境視為是一種挑戰而獲得的力量彈力版（引自蔡素妙，2003）。

Wolin and Wolin（1993）研究個體置身混亂家庭處境中如何展現其復原力的結果中發現，認為個人復原力的內涵有七大因素，洞察（insight）、獨立（independence）、關係（relationship）、進取心（initiative）、創造力（creativity）、幽默（humor）及道德感（morality）；如下（表 3-3）：

洞察（認知；knowing）	瞭解自我在因應能力移情的發展
獨立（脫離；disengaging）	讓自我從混亂的當下疏離
關係（恢復；recruiting）	與他人發展親近和實現個人理想的關係
進取心（工作；working）	訂定目標的行為
創造力（體現；shaping）	對於苦痛允許自我表現並且找到出口
幽默（體現；shaping）	個體在悲痛的處境中看見喜樂的一面可減輕創傷的作用
道德感（價值；valuing）	兒童環伺在是非二元對立的環境影響下

表 2-4 個體內涵之復原力（Wolin & Wolin, 1993，研究者譯）

自我會隨著成長階段的不同時期存在不同的復原因子，而兒童、青少年與成人有著不同的復原因子，圖示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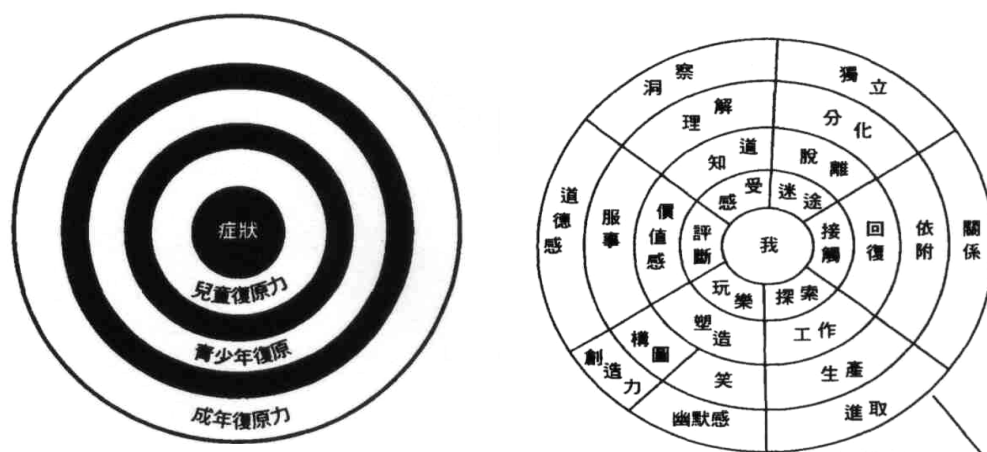


圖 2-2 Wolin & Wolin（1993）自我復原力關係圖（引自郭佩婷，2005）

由「我」開始向外延伸，一共有四圈，由內向外第一圈為兒童復原因子，依序為、青少年復原因子、成年復原因子，最外圈為個人內在的七大復原力因子；

上圖同心圓之不同時期的復原力，呼應下圖同心圓之復原力因子；同心圓由「我」為主體，由內而外分別代表不同時期復原力因子的發展；若由縱切面觀之，兒童期特定復原力因子的發展也將延續影響青年期或成年期的復原力展現，如：探索 → 工作 → 生產的發展也將影響個人內在進取心的發展。

（二）Csikszentmihalyi（1990）提出的流動理論

流動理論意義流動性的分化促使自我更深入生命經驗的豐富，整合則促使自我和諧以及平衡。朱森楠（上網日期：95.09）引用此理論解釋個人復原力動態的過程；重視個體經驗到什麼及如何解釋這些經驗的現象，個人透過注意（attention）的歷程，去收集、儲藏及更正訊息，經過個人的意識加以檢驗儲存在自我（self）裡面，自我會將通過的個人意識並受到個人任何訊息加以組織成交互關聯的目標階層（hierarchy of interconnected goals）。

三、個體潛在的復原力

上述論述中，可見復原力的發展面向已經由探究個體心理層面的特質，逐漸衍生對個人意識部分的重視。而 Richardson（2002）提出一個個體身心靈平衡機制的復原力模型（如圖 3-3），這個模型意味著人們歷經逆境或身心裂解的處境時，有機會去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如何看待重整結果。個體身心靈平衡狀態常受到內、外在生活事件的刺激而改變，這些壓力源可能來自於外在的道德規範或內在的感知。當壓力源強過個體的保護因素時，身心靈狀態會遭受裂解，然而這可能影響個體產生新的世界觀或生活規範。過程中個體內在自覺或潛意識地發出吶喊—「我能作什麼？」時，表示裂解的狀態準備進行重整，然而因個體經驗累積或潛在復原力特性的差別，重整的狀態也會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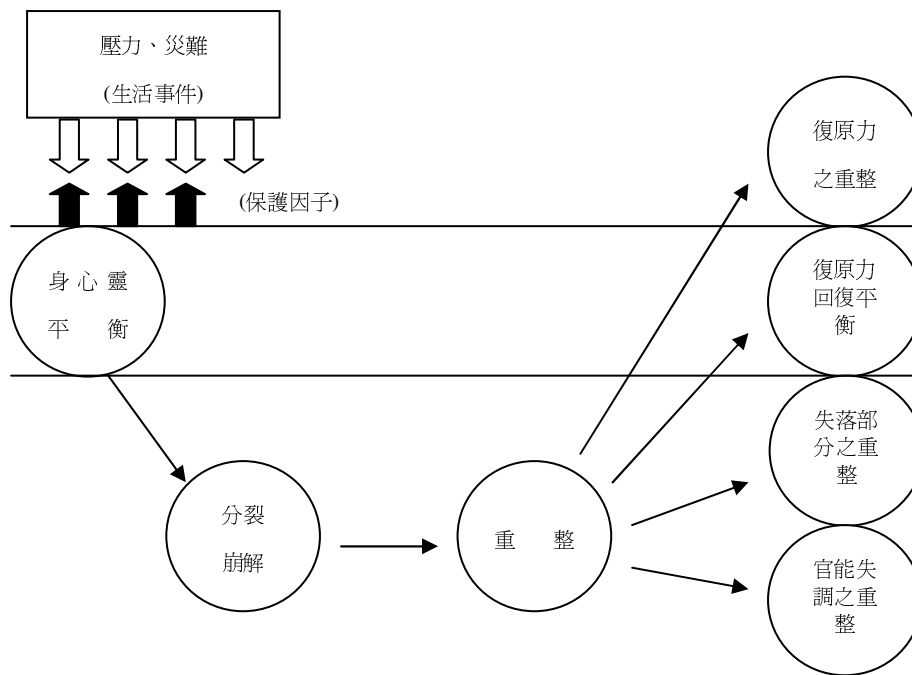


圖 3-3 復原歷程模型 (Richardson, 2002; 研究者譯)

Richardson 針對復原力重整的狀態分為四個向度：(1) 當個體歷經困境並由過程中成長或學習面對逆境的因應技巧，表示個體處於復原力重整之狀態；(2) 能夠自覺處境但不讓自我沈淪，表示置身復原力的平衡狀態，然而，這對對逝去重要他人的個體來說不一定能作的到；(3) 失落部分的重整則意味著個體生命存在驅力促發的復原狀態，如希望、動力或慾望等；(4) 而官能失調的重整狀態則發生在無法覺察自我置身困境，亦無法發展因應能力的人，如具毀滅性行為的人。復原力的重整，需要增加能致使成長的能量，而根據相關復原力理論顯示，這些能量源自個體心靈的或潛在的復原力。所以簡要的說，復原力理論就是每個人內在的潛力，它驅動個體來自心靈的力量去追求自我實現、利他、智慧與和諧。

參、復原力的影響因素

復原力的研究過程中，對個體有正向積極作用的內外資源被視為復原歷程中的保護因子、反之則被規納為危機因子，是影響復原力的要素。

一、保護因子

Richardson (2002) 表示復原力的特性泛指人們在面對逆境時仍然具有選擇的能力或有利的資源，幫助他們渡過考驗；而此復原力的特性因此被定義為保護因子或可培養的資源。Rutter (1985) 進一步的定義保護因子，認為影響個體調整、改善或改變其對危險環境反應的因素，這種調整、改善或改變的目的，是對適應不良的預先應對，即防止適應不良的產生（劉取芝、吳選，2005）。而復原力的研究主要在探討個體與情境脈絡的關聯，擁有愈多保護因子與愈少的危機因子，影響復原機率越高；而這些保護因子可能存在人格的前置因素中，或者是發展過程中透過交互作用而產生（Pollard & Hawkins, 1999；朱，2001）。

二、危機因子

危機因子作用於個體，造成個體發展中的逆境，影響個體的發展結果。危險因子來源於各種生活壓力的刺激、創傷事件或者來自於個體自身或環境的壓力累積，它可以是生理的、心理的或者是社會的因素（劉、吳，2005）。Werner and Smith (1992) 認為大量的危機因子被評論為負面的或消極的作用，然而當存在個體的緩衝機制因危機因子與自我衝突而啟動時，其促進正面結果的轉化因子該受到關注；近代研究建議去發現個體轉化作用的組合，比去發現負面衝突時所顯露的多重危機因子更重要（Waller, 2001）。

三、轉化因子—靈性面向發展

復原力以往探究的方向在於發現個體的保護因子或危機因子，以期能讓個體避免置身危險情境中；然復原力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特性，即個體雖處危機環境中，仍能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所以與其為個體製造安全的環境，近年復原力的發展開始轉向探究自我的潛在能力；而關注的層面也由心理的特性深化到心靈層面，如：Csikszentmihalyi (1990) 的流動理論，涉及的便是個體心靈意識的流動。Richardson (2002) 個體身心靈平衡機制的復原力模型中，更強調個體內在

自我的覺察或潛意識的釋出，於復原歷程中扮演著轉化的關鍵角色。

第四節 談復原力的靈性發展

復原力理論涉及的是個體受到外在環境壓力或內在自我衝突，而遭受身心靈裂解與重建的過程。Ken Wilber (1991/2004) 認為人們的衝突來自於意識被刻畫的層層界限；凡是個體可以接受的自我形成了「角色」，而個體不喜歡的、不瞭解或無法接受的層面，將被驅至界線的另一邊形成「陰影」—陌生而敵對的非我。此狀況的發展將使自我意識變的狹隘，個體陷落痛苦的幽谷。然他同等的認為，個體若能正確的瞭解這樣的狀況，便能引領個體超越造成痛苦的界線。個體方能自衝突的情境中脫離，重整自我的心像。而將自我的衝突分裂以角色與陰影比擬，似乎與 Jung 個體化過程中談到的面具與陰影相互呼應著。Ken Wilber 意識光譜的發展次第中，認為個體意識能夠處於理性的思維、具個人意志的選擇，表示其處於存在階層，更表示個體已經虛化了造成陰影的界限 (Ken Wilber, 1993/2003)。而此等個體覺識朝向一體意識前進的現象猶如個體化的進程。

復原力歷程的探索有別於一般研究，它是先看到了結果，然後在開始探究復原過程中的種種事件，而過程中的發展深度亦必須待研究結果隱現後方能明瞭。然而，靈性和心理學交會的地方，就是意識的範疇 (Cortright, 1997/2005)。Jung 認為無意識是母體，是意識的基礎，具個人特性的無意識可視為是個人無意識，是純粹個人的，它一度曾經是意識，包括被壓抑的慾望、被遺忘的經驗、闔下知覺等內容 (劉耀中, 1996)。深層自我由隱而現的過程，是一種個體意識與自我與他人發生連結關係的作用，如原本置身渾沌世界的研究參與者，開始與隱蔽自身的存在發生連結—覺察自我的生存之道。而過程中靈性的成長似乎推動著存在個體走向一個個體化的進程，一個整合自我存在樣貌的契機。以下研究者就本研究參與者復原歷程中所表現的靈性成長部分所指向的個體化目標，進行相關

文獻整理。

個體化進程

個體化意味著某人變成一個人、一個個體，一個完全整合的人格。這也意味著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其中個體心靈所整合的部分有能力成為自覺的力量。這是一個自我探索的經驗，它不總是發生在苦痛的經驗中，但成功在於自我接受度的開放，不過人們普遍會逃避它。當一個人可以接受個體無意識的部分，他已經達到了個體化的過程，他意識的是他與生命、與整個宇宙的關係。個體化的過程中自我會開始變的自覺，會看見每天被我們戴上去的面具，然後我們將會自覺到我們的陰影是被自我所壓抑的特性（William Blake, 上網日期：2008.04.30）。而所謂的成長，通常是指個人的眼界在內在的深度或外在的廣度上的擴展，心靈的領域接受重新的分配、劃界與組合，讓自我邁向更豐富的心路歷程（Ken Wilber, 1993/2003）。

Jung 覺得個體化的過程是一種隱而不顯的意向在作用，這種心靈成長的過程是一種非意識主導的驅力作用，是心靈難以感知的，但它卻會在不知不覺中、自然而然的發生，使個體的人格發展更趨成熟。存在個體獨特性發展的實現，是個體化過程的目的，但唯有在個體對個體化過程有所察覺，進而與其建立活生生的聯繫，這個個體化過程才是真實的，然而為了使個體化過程得以實現，個體必須有意識的覺知潛意識力量的釋出，而不是去思考我們該如何隱蔽？除此，個體化過程的主體經驗還表達了一種感覺，即某些超個人的力量正以創造性的方式介入其中，只有當自我捨去了預期目標，仔細聆聽並獻身於那股內在的成長動力，讓自我進入到更深刻、更根本的存在層次時，心靈內在將會積極的體現其創造性。（Jung, 1964/2003；P186-194）

陰影層

Jung（1964/2003）認為陰影可能是卑鄙或邪惡的，是我們應該克服的本能驅

力，然而，它也可能是人們應該好好培養和追隨的生長驅力。陰影的存在是一體兩面的，如果生活的自我位處光明，那麼它便處於自我的背面。陰影代表自我未知的或鮮為人知的特點，當一個人試圖看到他的影子，他成為自覺的；當一個人想要與他人做同樣的事，他會不自覺的認為需要去作他人所希望的行為，以致可以被接受。因此，他可能壓抑更多的意向，從而使他的陰影面變的更大。(William Blake, 上網日期：2008.04.30) 當陰影的力量無限擴張，不被自我所察覺時，可能在下一次的危機情境中瞬間將自我掩沒。然而同等的，我們心靈裏的黑暗部分，亦該被稱為是光亮的陰影，那可能是埋藏著我們力量、能力、真實的地方；只有當它們被放棄、被隱瞞，才真的變黑暗，只要把他們帶上意識，並找出它們要贈送的神聖禮物，我們將會得到轉化 (Ford, 2001/2005)。而這也代表著當個體有能力覺察自我的陰影、認同自我存在樣貌時，其意識世界中的界限也會變的寬闊。因為陰影不會因為人們對它有所爭辯就能夠加以排除的，它只能被接納；應用在心理健康中，就是不要刻意去排斥、壓抑自己，要讓自己的內在能量通過合理化的途徑發洩出來 (張日升、郭小龍，2003)。

人格面具

人用以與社會連接的個體意識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人在自我與社會之間扮演的似乎是一個妥協的角色。一個人很可能跟靈魂的各個面向殊離，不再認同它們，因而將認同感窄化成自我的某些局部，我們稱之為人格面具，而它的背面也就是所謂的陰影層。然而那些被自我疏離出來的面向，亦即是潛意識的陰影面，主要是因意識與潛意識溝通不良所造成的心像分裂；如果自我能夠重新承認陰影面的存在，那麼自我認同感就能擴張，將排除於外的面向包容進來，人格面具與陰影的裂痕就能癒合，那麼個體才能進化到擁有正確的自我形象 (Ken Wilber, 1993/2003)。面具在整個人格中的作用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一個人如果過份地熱衷和沈湎於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把自己僅僅認同於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它面向就會受到排斥 (張日升、郭小龍，2003)。自我基本上是朝

向分離與個體化而行；人格面具與陰影的對立衝突，可以被視為是個體化的危機，也是透過整合成長的機會（Stein, 1998/2003）。所以自我信念的衝突危機，該被視為是個體未能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而不僅只是因為個體人格面具及陰影的存在考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人的存在軌跡可說是一種無可取代的生命藝術，為能貼近呈顯研究參與者置身重大危機事件復原歷程中的內在生命經驗，本研究主要採用質性研究法中的敘事研究，期盼藉此在其自我敘說的過程中，彼此皆能看見逐漸浮顯的生命軌跡。以下則分別就方法論考量、敘事的應用、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及研究倫理等部分論之。

第一節 方法論考量

壹、質性研究

認為典範沒有標準詮釋，或不能從典範中找出大家都同意的研究規則，並不會使得典範不能扮演指引研究工作的角色（Kuhn，1994/2004）。不同的質性研究，往往因研究者的學術訓練背景而有不同的研究問題和設計。Habermas（1968）針對研究典範（paradigm）提出了以下三種類別：

一、量化研究的典範，稱作階梯式唯物研究（Ladder of Materialistic Inquiry），這是大部分「實證主義」、「生物醫學」之研究模式，他們相信「進步」和「單一真相」，其方法遵循一固定的階梯式步驟。

二、質性研究的「循環式建構主義研究」（Circle of Constructivist Inquiry），主要是探究人們的符號、解釋和意義的建構，故必須進入他們的演出，認為沒有所謂的「絕對真相」，所有的知識都是與情境脈絡聯結，紮根在情境中，其方法遵循一循環的圓圈體系。

三、批判式/生態式之鉅觀研究（Global Eye of Critical/Ecological Inquiry）希望經由歷史檢視及前兩種典範的互相對照，除去虛假意識，達到弱勢之解放與增

權效果，最好在政治介入及系統研究中採用（胡幼慧，1996）。

身處於當代知識文化體系多元的情境下，傳統的量化研究提供的是整體社會的概況，缺乏現代個體的獨特性，研究結果很難深入引釋出個體的內心世界。而生態式之鉅觀研究主旨並不以呈現個體獨特生命經驗為要，於是研究者選擇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

質性研究並非一個靜態而統一的理論，不同的時空背景可能演變出多元的研究方式與主題。在當代尊重個體多元存在性的情境裡，典範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我們與經典（學科經典）、我們與傳統的關係開始面臨本質性的改變：第一、經典仍然存在，它仍然構成我們的傳統，我們也活在傳統之中，但這已非一個具有統一的「倫理整體」，而是去中心化的、學科並置與多元化的眾多傳統；第二、經典仍然具有權威及典範的意義，只是它不再具有權威，而只具有相對的權威，在歷史時空中不斷的被重新界定；第三、經典仍然是我們文化創造的泉源，因應高度反身性（reflexivity）的現代社會，個人的自我選擇與再建構成為主導的力量（鄒川雄，2004）。新的理論視角和認識論開始呈現，而所謂「理論」亦被視作敘說（narrative）來解釋，方法上，研究者不再被視作鬆散無關行動之旁觀者（胡，1996）。質性研究的過程重視的不但是對學術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也在研究行為的互動中學習重新認識自我。

貳、敘事研究的選擇

自首次與「慧」見面至邀請參與研究，其實中間時隔近半年。幾次互動的機會裡，展轉由中間人獲悉其豐富的生命經歷，而所知的片段故事，無不讓研究者驚嘆：「面對生命的諸多考驗，您是如何走過來的啊！」間接聽聞的故事不斷撼動著內心，驅動研究者想要深入一探個人獨特生命韌性的決定。爾後經由中間人的引薦，研究者終於順利邀請「慧」成為此次研究的參與者。起初的接觸，「慧」靦腆內向的特質，從點頭之交、見面寒暄直到某天聽「慧」敘說著「Angel」意

外前後不可思議的歷經，崎嶇的生命考驗讓研究者不斷的調整自己所處的位置，一種研究者在研究場域中被預設的、高傲的刻板印象。「研究者」相對於「參與者」，似乎是一種主動與被動、主與客的關係，從研究開始便建基在一種不對等的、不平等的平台；隨著接觸的距離拉近，所聽聞的故事增加，在準備進入實際的研究前，研究者讓自我為主的預設觀點逐步退回原點。論文書寫的價值為何？研究者反覆的思維著。除了具備基礎的學術性外，結果若只是呈顯研究者的語言有何意義，意義價值該建構在雙贏的局面。

與受訪者幾番接觸後，最後決定利用敘說研究來形構文本。令研究者做這樣的決定，主要取決關鍵有二：

一、受訪者真誠的一句話：「今天，像我這樣跟你說話，以前的我不可能告訴別人這些事。」有道是天時、地利、人和。

二、研究參與者在經歷人生各種考驗後願意敞開自己的生命經歷，研究者若仍繼續堅持自我狹隘的視閥或時限，唯恐窄化了受訪者經驗之再現，於是在敘事的研究過程中，願真誠的扮演一位聽故事的人，並盡心呈現研究受訪者當下真實建構的生命經驗。

敘說個人生命故事的過程，可以說是一種經驗的再呈現，一種存在的真實；紛雜模糊的記憶，透過回憶、想像、創造、及言語的敘說，如同個人對自我真實的再建構與認同。杜威認為個體的經驗是「連續性的」，一個人不管置身於連續向度中的哪個位置，它總是帶有歷史性，也總是處於改變中並且展向未來；敘說涵括個人與社會（互動）；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續）；地點的概念（情境）；可說是一種三度敘說探究空間（Clandinin & Connelly，2000/2003）。敘說研究的價值即在於敘說的過程看見了自我的存在樣貌一個體的暫時性、連續性與敘說的整體性。

研究知識本身不該是單方的權威，而是一個共構的過程；研究過程中，研究參與者的敘說不單是個人的獨演或情緒的暫時宣洩，同時可被視作研究者生活

世界的鏡像反思與生命探索，彼此在過程中看見。研究者扮演聽者的過程中，除融入其創造的生活世界外，也不斷的在他者的世界中重新經驗自我。此研究主要探究個人經驗背後的意義體系，而語言的表達則是賦予生活經驗意義的最佳工具。敘事（narrative）心理學的基本信念，即為透過語言、敘說與書寫的方式，使個人得以了解自己。個人也可以透過語言的過程，而不斷地投入於創造自我的歷程（Crossley，2000/2004）。當兩造雙方的架橋被搭起時，似乎預告著彼此的生命故事，也將因對方的加入而有新的展演。

參、敘事研究面向探討

後現代社會尊重多元文化存在的態度及其反身性的影響，個人漸漸覺察自我的存在並與自我互動，讓內在聲音逐漸呈顯，展現自我存在的獨特性；而在這樣的互動中，「我是誰？」自我的認定很重要，而他的真實即存在敘說當下。以下就自我（self）與認定（identity）之心理研究（Crossley，2000/2004，P5-13）取向探論之：

一、實驗心理學派典力基於行為主義學派之哲思，認為對自我的認識主要運用兩種方式；一是內省法（introspection），探視自我內在之想法、感受與動機；另一是觀察自身行為（observation of our own behavior），用以推論自己的情緒、態度或其他內在感受，當內在的線索無法解讀時，我們會採取外在觀察者立場，由自己外顯行為與環境提供的線索推論心理的內在狀態。

二、人本心理學植基於現象學與存在主義之哲學派別，關注的是個體獨特性特質，尤其強調人類經驗與體驗過程（experience and experiencing）、獨特性、意義、自由和選擇，深信個人是行動的主體（personal agency），得以採取有效的行動來因應外在環境。

三、心理動力取向理論關注的是人類心靈的模式，個人深層心理的意義和

獨特性，認為行動與行為是受到潛意識動機所左右，是個人人格中無法覺知的感受、衝突與驅力等內在因素。

綜觀上述研究取向，實驗心理學的行為研究慣用量化研究；但知識權力下的實證主義論，對於個體獨特性層面、心理歷程等個人意識或情感等重要影響因素之考量，恐無法深入呈現；人本心理研究慣用質性研究，重視個體有意識的選擇與行動力，但對於自我與認定議題的刻劃唯恐受限；而心理動力取向也採用質性研究，主要以個案研究為主。敘事心理取向奠基於以上研究派典之特色，以質性研究為主，關注的是「自我」與「社會結構」之間多面向的關係，尤其是「自我」與「語言」之間的關聯，認為個體敘說的過程就是自我不斷再建構之情境，在不同的情境下重新賦予自我意義、認同自我。

敘事及語言本位研究法之關係

敘事即建構自我真實的歷程；Riessman（1993）強調敘事者具有主動性，決定哪些經驗要放入或排除於敘事歷程中及事件如何組織已產生有意義的情節；認為：「個人係在其敘事中『建構』了過去事件和行動，以宣稱其身分認定（identities），並『建構』生活（吳芝儀，2005）。」由此可知敘說過程「自我」如何運用「語言」是相當重要的，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修辭－反應（rhetorical－responsive）、詮釋現象學分析（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等研究，即是以語言本位為研究的方法。

（一）、後現代主義主張「主體已死」（death of the subject），「我是」（I am）不在被當成是人格特質中的核心或本質，取而代之的是對意義的認知被語言符號、敘事及權力所改變；認為個人與自我是涵蓋在語言之中的，語言通常被描述成「符號」的結構，但符號本身並不具任何意義，主要觀看的是語言脈絡中與其他符號之間的關係；除非我們經歷了對立以及生活的挑戰經驗，否則自我的核心

便無法維持一定的堅定性與整體性。

(二)、論述分析中 Parker 將論述定義為「意義的連貫性系統」(coherent systems of meaning)，論述一但被創造後，將會在社會中擴散，滲透進入人們的概念裡，一個負責任的個人，就會與自我規訓的論述結合；除此 Potter 與 Wetherell 認為人們利用語言去「作一些事情」以達成既定的目的，文字不只是一種用以描述事情的工具而已，甚至被用來建構自我、世界，以及讓事情得已發生；在自我認定的研究中，探究的問題不在是自我的真實本質為何，而是自我是如何被談論的。

(三)、修辭－反應是由 John Shotter 提出的取向，關注的是人們對話之間的相關活動，重視個人內在的、精神生活，包括個人的感覺或經驗、個人的想法與思慮，或是那些用來讓自己生活顯的更有意義的內在時刻。如同前述的二種取向，認為自我本質的不穩、變化及斷裂，隨著敘說的進行自我將重新再被建構。

(四)、IPA 探索的是個人對自身經驗進行自我省思之自然傾向之方法，關心的是個人的認知與經驗，了解個人如何去思考、感覺那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讓敘說的人，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訴說他們自己的故事。而這種立基於認識論，對語言與經驗自我之真實的態度則有別於論述分析抱持對自我的懷疑態度 (Crossley, 2000/2004, P43-74)。

敘事心理學取向主要是研究那些構成自我的語言、故事和敘事，以及此類敘事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啓示和影響，企圖對個人所經歷之特殊經驗進行了解，基於關注點的不同，敘事心理與上述研究取向之關係為；第一、敘事心理與前三項研究取向皆視語言為建構真實的工具，只有透過特殊的語言、歷史與社會結構，自我的經驗才是有意義的。第二、敘事心理「主題性」與「實質性」的導向，不同於後現代抽象、理論的表達形式，及論述修辭分析有其方法論之關注焦點。第三、敘事心理以認識論來運作，對特殊的個人經驗賦予足夠的尊重，藉由聚焦於

個人的生活經驗來獲取其主體性，有別於前三項研究取向，但與 IPA 的取向同。

敘事自我

敘事研究關注的是敘事自我如何在特殊的經驗裡，透過語言賦予經驗意義，同時期待在敘說的過程中片刻斷裂的自我得以重新建構。李慧貞（2004）從不同的角度對「敘事的自我」作了以下立論：

（一）脈絡主義的觀點（contextualism），自我的意義要被實踐才能產生，自我是分布在計畫、行動與實踐中。

（二）敘說建構的真實（narrative constructive of reality），敘說是我們整理自己的主觀經驗和記憶的主要方式，這構成了與人類自身有關的敘說真實，循著文化上的慣例和敘說的必要性，來達成敘事的逼真性。

（三）敘說真實的客觀性，敘說的真實性建立在所提供的解釋有多少一致，其真實性隨時會被挑戰，而且真實性往往依不同人而有不同見解，呈現多樣面貌。

（四）敘說自我的可變性，生命故事是可以被修改及再寫入的，可以被改變的。並且是統整自我各方面的方法。

大多數的學者把敘說當作是分離的單位，有清楚的開始和結束，可從圍繞的言說（discourse）中分離出來，而非只是情境中的事件（Riessman, 1993/2004）。對於敘說建構中的「自我」，Charmaz（1999）認為個體開顯自我建構的歷程必須置身一個過渡空間，而受苦的故事能幫助我們在面對失序的生命時創造其連續性與整合性。而過渡空間是透過敘說、時間的距離、時空的轉換、自我觀照所醞釀出來的。敘說的過程是主我不斷對經驗的自我產生新的詮釋與認識，可說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客我是主我的客體化（objectification）、或對自己的回憶（recollection）和印象（image）；為了能覺察到自我、能反映出自我的意識，並進而進入意義系統，主我必須從過去的角度來看自己體驗自己（Crossley，

2000/2004)

自我不是一個孤立的靜態結構，將自我放入動態的時空行動中，瞭解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或許能更接近個體與世界綿織接際的生活形式（林耀盛，2001b）。胡塞爾認為自我是意識內容的連結，而這些內容有其自身連結之法則，他們自己會自動變成同一；自我操作我思轉移視線，將潛在的經驗帶入現實，又將實現之經驗再度成爲潛在（王美媛，1987）。Ricoeur（1992）認為我們必須不斷地說故事，透過如此敘說型態的認同，這是個人獲得自我重要屬性的一種方式。當個體屢屢回頭自我反思/自我敘說以見證存有，維持自我的統整感，往往會再形構化（re-figuration）個體的生活故事與過往經驗，從而傳承與重建個體的自我（引自林，2001b）。

而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希望透過研究參與者敘說自我生命故事的回憶，與照護植物人昏迷—甦醒—恢復這一路走來的經驗反思，希望藉由敘說/敘事的過程中，探尋自我如何在面對逆境考驗時重整失序的生活，並在重新建構自我的敘事過程中省察個人潛在的復原力。

第二節 敘事研究實作

敘說可以說是一種經驗的再現，而敘說過程如同是一種自我的反觀與反思；此研究主要爲探究個體在面臨家人從意外成爲植物人直至甦醒後陪伴歷程的特殊經驗中，陪伴者自我生活世界的復原歷程，也可說是一種探詢的敘事。以下即針對研究者敘事研究中方法應用之脈絡概述。

壹、研究脈絡的呈現

研究過程將參考 Riessman（1993/2004）應用在敘說研究人類經驗所採用探索的（heuristic）方式，研究者希望隨著彼此的互動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自身的

生命經驗得以逐層開展，過程將分別就其經驗的關注、訴說、轉錄、分析、閱讀等，經驗再呈現的研究次第步步用心感受，以下就敘事研究軸向過程簡述之。

一、關注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

敘事訪談中，研究參與者開放經驗的同時，有意識的回憶、反思、探尋生命經驗的特殊意象和片段，而研究者除了扮演傾聽者外，內心自我經驗的意識流同時也產生了波動，一種共構的基本經驗為研究的進行而開展。起初的互動是大團體中的妳，逐漸變成是小團體中的你，爾後是三人（Angle 你與我）中的你，然後是我與你的對話，談你的回憶與反思，最後將是我們內心自我與自我的對話；我們都是人生的攝影師，學習調撥欣賞不同的視域，然後從過程中提高自我的能見度。

二、訴說經驗（telling experience）

此階段主要是研究參與者個人敘說的展現，描述的是個人內在的心像經驗，敘說的對話裏，參與者橫跨時空的限制，在記憶的恆河裏重新看見自身的影像，並就所見描述當時的處境與情節，編織成新的故事或記憶。然而研究參與者依自我的認知或基於想被他者認識的形貌，相同生命階段的敘說，可能會隨著當下時間或空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述說方式，並在一次又一次的敘說經驗過程裡重新創造了自我。

三、轉錄經驗（transcribing experience）

研究者將訪談內容轉錄成文本的過程，僅是將表面的語言轉成文字意象，然為了更貼切的紀錄參與者談話的情緒與口氣，研究者除於原稿備註情境外，另於轉錄中輔以標點符號之註記，如：「…」代表談話中停頓三秒、「……」代表停頓三秒以上、「～」代表語氣上揚等。但即便文字加註情緒、語氣、背景形容，仍是很難真實描述研究參與者敘說故事的全貌的。而這些轉錄的經驗也將因閱讀者不同的經驗及意識形態，在各自心中形成獨特的影像。

四、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研究參與者敘說個人生命經驗之故事是漸次成型的，研究者面對轉錄成文字的訪談稿，試圖利用整體-內容分析方式重組片段的生命經驗，以時間為縱軸呈顯其具戲劇性張力的生命故事；其次利用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辨別出故事的轉戾點或主要、次要研究者主顯節的相似性，理解事件、經驗之於其復原歷程的意義，並就主題或意義單元形成摘要與總結，成為一個彼此共構的故事。

五、閱讀經驗 (reading experience)

意義的真實是建構在特定歷史情境脈絡下的特定群體的；不同的時空背景，相同的閱讀者也會引發不同的閱讀感觸，即便是敘說故事的參與者或是重新整合經驗故事的研究者皆是。文本是開放給多面向的閱讀評論，理當隨著閱讀者生命背景異同之處而形成不同的意義建構，而這也將是文本的價值所在。

意義是流動且具脈絡性的，它不是固定的也非普世的；研究參與者面對不同的自我處境，在敘說過程中可能不斷重複、變更個人的經驗，主要為達到故事的真實性，這是必須得到尊重的。另外，研究者在謄寫文本、分析、詮釋文本時，也免不了因個人經驗背景或選擇呈現的樣貌而有所取捨，結果不等同於實際的經驗，也無法全方位呈現事件的完整。閱讀者也帶著本身的視閥閱讀研究文本，而期待故事的呈現將建構在我們自身的想像和創造中。

貳、研究進程

此研究以研究參與者之人生故事為脈絡背景，運用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個人敘事訴說，探索個體面臨人生考驗時，如何在記憶的恆河裡擷取資源，展現個人復原的潛在力量及個體內在經驗的意義結構。對個體來說在訴說這個經驗時，「我」也在創造一個「自我」－我想如何被他們認識 (Riessman, 1993/2004)；訪談進行中，研究者扮演提供球的角色，研究參與者則有權利決定投球的姿態、

速度與目的地；訪談者應該試著與受訪者維持融洽的關係，讓受訪者對談話的方向及訪談主題的呈現次序有較大的主導性（Crossley, 2000/2004）。

一、訪談綱要與過程

為能呈顯個人敘事研究探索的特性，研究者以 McAdams 在探索個人敘事策略上堆崇之七個向度訪談綱要作為參考，引導研究參與者在敘說過程中對重要的生命章節、關鍵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重要他人等能清楚的說明，重新組織過去經驗的脈絡，建構一個對自我具意義的故事，並回到現在的觀點，反思以往經驗的重要性及對未來可能蘊含的意義。然而研究過程依研究參與者個體的獨特性、兩造雙方的關係發展、訪談情境等內外影響因素而有不同的前進路徑及發展曲線，以下就研究者基於此三方影響因素下的實際操作部分描述：

（一）、個體的獨特性

研究者在預設訪談的進行方式前，能夠先瞭解研究者個人特質、生活習慣等是非常重要的。那攸關著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如何適時的扮演好需要的角色，如何適度的引導研究參與者進入訪談的話頭。所以在進入正式的訪談前，研究者數次貼近研究參與者的生活，陪伴參與各項團體活動（宗教或身心靈課程），過程中不作任何記錄動作，主要讓研究者先能融入參與者的生活步調，活動後僅客觀的紀錄研究參與者的特質及生活作息等，作為訪談初始話頭及訪談步調擬定之參考。

（二）、兩造雙方的關係發展

敘事研究強調文本的產出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經驗共構的過程，所以研究初始，彼此關係的締結將決定研究進行的深度與廣度。進入研究場域前，研究者必先對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的定位清楚，也許過程中會不斷的調整所處位置，而那終將影響著後續關係發展的方向。信任，是關係締結的初步，然欲取得研究參與者的信任，研究者除必須帶著真誠、關懷的心外，適度的開放個人經驗亦是必

須的，那也許可以引導出參與者更多的回憶。

(三)、訪談情境

研究者主要扮演研究進行中主導的角色，但卻非絕對。復原歷程是本研究的主題，研究者期盼藉由談論主要事件的切入點，引導參與者敘說過去歷經、現在處境、未來期許等向度的發展。進入正式訪談時，研究設計為半結構式訪談，所以研究者必先擬定一份訪談綱要（附件三），但訪談實際進行後，研究者仍須帶著開放性的態度，適時的關注參與者話題表達的動力，發掘研究發展之關鍵要素，順勢的由其話題中發現此關鍵的重要他人或事件。

看見模糊的面

如同本研究參與者訪談過程中自我角色的形容—「我是自己的生命導演」，生命像是自我編寫的一連串故事，隨著時間的連續性，生命的片段被暫時存放記憶的資料庫，而這些片段的存​​在，在反覆回憶的當下，同時被重新形塑成不同的生命章節。起初研究者僅在話頭問：「我們今天來聊聊你的人生故事好嗎？」便將敘說生命故事的切入點交由研究參與者決定。我們的話題由原先預設的主要事件轉而談到參與者個人的往事（原生家庭的影響、婚姻家庭的破裂因素？）。第一次正式訪談，長達數個鐘頭的心靈夜話，參與者幾乎是簡要敘說一回她的人生故事，研究者除了過程中的簡短回應與分享之外，便是順著談話提出對故事內容的疑惑。而這段概要的人生故事也隱約浮顯出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章節，有助於研究者接下來由概要到精要的生命經驗探詢。

感知連結的線～關係網絡

人與人的關係或事件與事件間的重要情節可能存在著相同的意象，訪談期間研究參與者的談話可能橫跨不同階段的人生回憶，當其敘說人生故事時，總會不經意的提到對自己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他人或事件，而這可能是敘說回憶中衍生的插曲，也可以是了解其人際或事件關係脈絡的機會；透過重要他人或事件的描述，略見其內心特別的角色意象。如研究參與者提到先生、母親、父親……等時，

言語的表達變的流利而主動、情緒變的激動或落寞，此時研究者給予較大的主導性，傾聽並深入了解重要他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在故事中的哪些面向造成影響。如：「他帶給你什麼樣的影響？」、「你們的關係如何？」、「這個事情對你的影響是？」……等。

釐清獨立的點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命故事的發展難免出現身心衝突的情境或令人覺得困惑的高壓時刻，研究者試著讓研究參與者盡情敘說相關的壓力、難題和衝突來源及形成的歷程，並談談自我如何去面對或克服這些考驗，這對復原歷程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關鍵事件發生時的情境、自我的處境、採取的行為、在事件中自我的想法感受，與事件帶給自我的反思及轉化為何，均有助還原情境、行為、個體互動間的關係，及復原歷程上扮演的意義。所以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當下最多的問題便是「為什麼？」「你有什麼感受？」「你如何能？」「現在的你如何看待？」等，藉由問話當下逐一釐清纏繞交疊的意象，以期能深入研究參與者的個體的生命世界。

大多數人都有計畫或夢想，這些計畫和夢想使生活有了目標、興趣、希望及抱負，計畫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動，正好反應個體生活中成長或轉變的經驗。過去的經驗形成現在的基底，而藉由過去及現在經驗對未來的投射，研究者以期藉此探究研究參與者自我內在的轉化經驗及復原力的付諸行動狀態。具有復原力的人，並不表示他的生活中沒有壓力或衝突，他們同樣存有光明、陰影或灰色地帶，而此部分的敘說除為研究的探索外，更期待可以幫助研究參與者清楚接下來可能面對的挑戰，並創造出任何可能的局面。

二、訪談資料搜集

初始的接觸，研究者覺得有必要先建立彼此的信賴關係，在共同陪伴參與團體聚會或活動數次的互動中，主要記載參與時間、地點、主要發現及互動後的

自我反思；而正式的訪談除紀錄上述幾點外，尚將含括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訪談過程的心理狀態及研究參與者當日的敘事要點。這些紀錄幫助研究者不斷的調適與研究參與者的互動，避免前者過度涉入影響後者的敘說，而敘事要點及反思則有助資料的統整及分析。

研究參與者與 Angel 的相處鮮少分離，除了非假日定期參與癌症團體的養生課程，假日有時會參與宗教活動課程或陪伴 Angel 做復健的療程，而研究者陪同參與數次團體活動期間，主要了解其生活型態及人際脈絡，並無法做有效的訪談。正式的訪談必需利用 Angel 休息後的時間，訪談時間未嚴格設定，大多在 1Hr—3Hr 之間，主要視當時研究參與者的精神體力與「想說」的狀況而定。

由於與研究參與者部分是在活動中接觸，沒有單獨訪談的機會，研究者扮演的是觀察紀錄者，所以會先徵求團體及個人的意見，環境許可下將會攝影留做日後資料參考；而紙、筆則方便在活動結束或訪談告一段落後，速記訪談要點及研究者的感觸；為求攜帶的方便性，錄音工具主要以錄音筆為主，但考量曾經驗工具的故障，所以在正式訪談時會輔以錄音機的協助錄音；由於訪談進行的時間主要視研究參與者的方便而定，有時訪談時間長達數小時，故隨身攜帶備用的電池，以備不時之需。

三、資料處理、分析

研究者參考 McAdam (2004) 對於個人敘事理論與方法所研擬之敘事分析概念 (Crossley, 2000/2004)，依本研究實作次序需要稍作更改，將其分為資料處理、文本分析及結論三部分，並針對實際操作步驟作呈述。其中分析階段 Lieblich, Tuval-Mashiach and Zilber 提出一分析模式，以內容和形式兩個面向來進行敘事分析，並分別以整體和類別的觀點來看 (吳芝儀, 2005)；而現今敘事分析尚未有特定的標準架構，本研究主要為深入研究參與者個人重要的內在生命經驗故事，次要為探索甦醒植物人及陪伴者彼此復原歷程中的轉化關鍵事件。所以將文本分

析分爲二個部分，首先利用整體－內容分析概念呈顯生命經驗故事，其次利用類別－內容分析呈顯復原歷程轉化之意象。

資料處理

第一步：訪談稿整理編列。

首先研究者整理訪談資料，以英文字母依時間序列標示訪談稿，另以字母大、小寫分別代表主要及次要研究者，並於後標示頁碼，形成初步的訪談時間表，舉例如表 3-1；餘非正式訪談之觀察日記，則不另行符號標示，內文引用時將直接載明出處。

表 3-1 訪談時間表

日期	代碼	訪談內容	備註
2006.08.04 (A)	慧 (AP)	1. 慧的人生故事 2. 慧的家庭 3. Angel 意外前後 4. Angel 復原過程	文稿
2007.06.13 (B)	慧 (BP) Angel (BbP)	1. Angel 意外期間醫療狀況 2. 內、外在資源	文稿、田野筆記 (教育方式)
2007.07.01 (C)	慧 (CP) Angel (CcP)	1. 身心靈覺察自我 2. 家的轉變 3. 照顧的瓶頸 4. 感恩的心	文稿
2007.07.15 (D)	慧 (DP) Angel (DdP)	1. Angel 的超感應 2. Angel 的教育 3. 我的功課 4. 我是生命的導演 5. 細胞記憶	文稿、田野筆記 (Angel 論死後世界)
2007.07.29 (E)	慧 (EP) Angel (EeP)	1. 慧談「身心關係」 2. 慧的「生命觀」 3. Angel 未來 4. Angel 論「人生功課」	文稿、

註：此份訪談時間表編列之代碼，主要方便研究者書寫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時參考，能依代碼出處快速找到需要的文本內容。

第二步：反覆閱讀訪談稿。

檢視參與者在如何敘說訪談中提到的過往經驗，而敘說回憶當下的經驗又是如何？例如：研究參與者提到過去和現在的自己「以前的我很內向。」「如果是以前的我是不可能跟你說這些事情的。」可看出研究參與者在這段人生歷程中自我轉化跡象。反覆閱讀文稿，並標示內心經驗階段，藉此對研究參與者的人生故事有一概念，使主題漸漸浮顯。

資料分析

第一步：整體－內容分析。

反覆閱讀熟悉文本後，接下來的是簡化文字，並將文字轉而形成一個大概的圖表；主要區分為階段性標示、文本摘要、主題或意義單元之歸納及探尋、反思等抽絲剝繭的漸進方式，從中找出重疊性的特定主題，藉以呈顯故事脈絡。

(一) 摘要。反覆閱讀文本對參與者的故事有階段性的認知後，進一步將初步已標示之文本重點摘要，主要幫助研究者在短時間內即能消化大量文本內容。

(二) 主題或意義單元。藉由參與者敘事過程呈現的語言，來探尋其內心世界的真相，主要探尋的關鍵為對個人有意義的語詞、隱喻、或身心現象等。

(三) 反思及問題。此部分主要標示參與者語言背後的內心召喚，與研究者感受到的意象或疑問等。而這些語言背後的看見可能是參與者未認知的人生功課，也可能是研究者本身反思的課題。反思後的疑問可幫助進行中的研究得到更深入的探討。

表 3-2 整體－內容分析範例圖表

C	逐字稿	摘要	意義單元	反思與問題
P2 業障說	<p>不是，我是聽到她叫我皈依，因為我已經變成一種...說句比較難聽的...<u>我已經變成一個木偶，她那時候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好像變成這樣...好像我的思想變成空白了，我的心突然之間又被卡住。</u></p>	<p>*我已經變成一個木偶她那時候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p> <p>*我的思想變成空白心突然間又被卡住了</p>	<p>防衛性自我的現象 / 身心失序的現象</p>	<p>信仰的力量此刻被認知為一種神聖性的權力，帶來的不是支持而是存在威脅。</p>
P3 心死的感覺	<p>所以說...我是有魂無體。哈哈...，就是說我的心是封閉住的，阿有陣子...我是形容我的心靈死掉了，好久好久以前了，在 Angel 還沒發生車禍之前。有一段時間我的心是封閉的，那我了解說，人家講什麼的話...<u>我的心是死了，這些對我來說都沒有感覺.....都沒有改變。</u></p>	<p>我是有魂無體，就是說我的心是封閉，我的心靈死掉了</p> <p>*心死了，外在環境對我來說都沒有感覺、都沒有改變</p>	<p>有魂無體的日子，心死的時候，外境的動靜、改變，對我來說沒有絲毫的意義。</p> <p>身心失序 /無意義感</p>	<p>感覺頓化、無意義感等精神創傷的表徵，在意外前就已經如此。</p>
P3 心的甦醒	<p>是生活心理都轉變。生活也不一樣了阿，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u>爲了救這一個生命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u></p>	<p>*爲了救 Angel 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p>	<p>家庭關係重建</p>	<p>生命危機可以是一個轉化的關鍵，它讓瀕臨破碎的家庭重新擁有生命。</p>

第二步：將初步分析提煉的特定主題，豐厚為一篇連貫的故事。

整體－內容分析後已初步完成故事的鋼骨架構，緊接的則是擷取特定主題賦予故事豐富的情節內容，；而故事的完成則是共構在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基本經驗的再呈現。

第三步：同儕與研究參與者的檢核。

不同的閱讀者對於文本的見解與提取自然是相異的，為避免分析、歸納角度的偏離，在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邀請論文讀書會之老師及同儕，針對本研究文本主題及意義單元的呈顯提供寶貴意見；除此，研究者亦將整理分析後形成之生命故事，經研究參與者本人檢核。最後，研究者就得到的寶貴意見，反思後作適度的調整與修改。

第四步：類別－內容分析。

利用 WinMax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電腦軟體作進一步的編碼分析（如表 3-3），研究者用意在利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形成文本結果的對照或檢核，使研究目的－參與者復原歷程中轉化脈絡之主題趨於明朗。

表 3-3 WinMax 分析範例圖表

文本內容	不同的編碼
他往生了，……我找不到爸爸的時候我會哭泣，然後我很倔……找不到，然後我就哭到躺著哭，到整個人都快要那個了……；就有人說，都已經沒有爸爸了還不乖一點，……但是當人家講這個的時候……我雖然在哭，但是我的裡面是有聽到的，阿我覺得我這樣哭對我一點幫助都沒有，後來我就封閉了自己。(A.1212 / 1219)	幼年喪父陰影 (A.txt1212 / 1219) 眼淚釋壓 (A.txt1212 / 1216) 封閉自我 (A.txt1217 / 1219) 斷裂的世界 (A.txt1216 / 1219)

結論

第一步：撰寫研究報告

再創造彼此共構的故事後，研究者將延續一般的研究報告形式撰寫文本，包含緒論、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果分析與討論、研究者的省思，以及文獻參考等章節。研究的方向定位在復原歷程的敘事探究，文獻的部份除了以復原力相關文獻作為研究初探的背景資料，隨著研究的探尋發現，預計將部分文獻呈現於研究結果與分析部份，使分析結果更具學術研究價值。

敘事研究重視敘說者的自主性，研究者的責任即是提供開放的敘說空間，主要強調研究的客觀精神；而研究的起始到故事文本及結果的產出，雖說是共構的關係，但這一系列的理解行為，研究者仍難辭主要解釋者的位置。任何探究理解的工作之初，都必然有某種程度的先入之見；敘說者講述經驗時，他者是不可能完全了解當時的內心世界的，只能盡可能的想像與投入；當故事的展演與研究者自身經驗有矛盾時，與敘說者的溝通是重要的，適當的溝通避免偏頗的個人價值，也可幫助研究者解釋或詮釋故事時不盡然失去故事的本質意義。

四、研究嚴謹性及信賴度

質性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其研究價值和判定標準絕非量化研究典範所創造出的「信度」和「效度」規則所能涵蓋（胡幼慧，1996）。同樣的對敘事研究來說 Riessman(1993)表示一般實在論的驗證(verification)概念和建立效度(validity)的程序，並不適用於敘事研究，個人敘說不一定要被視為過去發生事件的正確紀錄，或者是反映外在世界的一面鏡子；個人陳述的經驗真實性並不是這裡主要的議題，因為敘事化(narrativization)已經假定是一種觀點(point of view)，事實僅是解釋過程建構出的產物，於是對敘事研究的嚴謹性及信賴度提出說服力、一致性、內聚性、實用性等四個方法（吳，2005）。以下研究者就此四個向度提出實

際操作內容：

(一) 說服力 (persuasiveness)。為避免研究過程的偏頗，研究者參與敘事論文讀書會，人員涵括敘事教學指導教授一名及多位論文研究選擇敘事研究法的同儕，並於固定時間聚會進行論文檢核之動作。其次，針對文本中主題的呈現，研究者首先以生命故事的書寫方式予閱讀者一完整概念，另輔以類別-內容的分析方式歸納研究參與者的語言，形成研究文本之意義單元。

(二) 一致性 (correspondence)。訪談過程中對於研究參與者敘說的重要概念或事件，研究者必將擇要附述，與參與者確定其呈述語意。除此，為表達對研究參與者的尊重，研究者於研究初始僅遞上訪談邀請函，待訪談稿轉錄成文本形成故事或結果後，將同時遞上訪談同意書，邀請參與者評估文本中建構的故事是否適當，無誤後方在同意書上具名。人的故事並非靜止的，當意識轉變時，經驗的意義也將隨之異動，所以研究者將為自身最後的研究結果負責。

(三) 內聚性 (coherence)。敘說經驗是一種生命故事被再度創造的過程，而它的獨特性來自於心識意象的源源不絕，敘說者總可以在重複的主題中提煉出更多的可能性。而研究者必將關注訪談內容中特殊的敘事結構和不斷重覆出現的主題，並持續的修改有關敘說者信念或故事特性的最初假設，以期讓結果更趨近真實。

(四) 實用性 (pragmatic use)。研究者將提供充分的資訊說明文本的主題或意義單元是如何形構的，讓研究進行的歷程盡可能透明化，並依序呈顯訪談過程如何被轉換成文本，視需提供相關原始資料等，供閱讀者參考。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壹、主要參與者

與主要參與者的認識是在癌症團療的旅遊中，她帶著次要研究者陪同癌友出遊。她是一位甦醒植物人的母親，是位金門人，高中時代到台灣求學，與同樣來自金門的青梅竹馬結婚後隨即定居於台灣；是位外貌看似瘦小、個性內向但內心堅毅的女性，多年前與先生離婚，隻身承擔扶養小孩的工作，育有一男一女；為負擔家計離家在外地工作，Angel 發生意外後則全心陪伴在旁，擔起主要照護的工作。

研究者與主要參與者的實際接觸乃透過癌症團療夥伴的間接引薦，幾次的互動後發現她的人生故事豐富，且完整的參與次要研究者的照護工作，並對自我的角色有深刻的反思與內省。研究者在得到對方的信任後透過對研究過程的解說及邀請，讓原本個性謹慎的她樂意開放自我經驗，並表示現階段正想找人敘說內心的想法，故邀請她擔任本研究的主要參與者。為了能夠對此特殊經驗做深入的訪談及描述，遂將其女—甦醒的植物人預定為次要的研究對象，而作此安排主要顧慮後者訪談過程中專注立、語言表達等問題。

貳、次要參與者

Angel 現年二十來歲，歷經植物人狀態後甦醒，醫療診斷目前心智年齡如孩童般。意外發生時正值大學一年級階段，持續性植物人狀態數月後甦醒。據主要參與者描述，Angel 原是位可愛乖巧聽話的女孩，顧慮家中經濟短缺選擇就讀夜校，白天則兼職一份工作，母親在外地工作的日子，Angel 將家中打理整齊，不曾對母親惡言，臉上常常帶著微笑，是位令人覺得貼心的女孩。因心智年齡如孩童般，顧及談話內容的不穩定性，研究者遂將 Angel 預設為次要研究對象，除探究目前的復原狀況及其與母親的互動關係，與研究者的對話將納入參考資料中。

第四節 研究者

參予許添勝醫師主持的身心靈癌症團療近一年的時間，希望將研究主題放在癌症患者面對生命困境時所展現的生命韌性；但歷程間研究者似乎還在尋找一種動力，面對研究場域中的夥伴，始終還停留在某種「禮貌」的距離上，遲遲無法涉入真正的研究氛圍。一次與癌療團體出遊的機會，卻無預期的改變了研究的方向，而那份初見 Angel 與 Angel 阿母的感動，令人抉擇陷入兩難。

研究者讓自己退回研究的起點重新思考，論文的目標是要產出一本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作品，但什麼模樣的成品堪稱具有價值？而價值的根本內涵為何？研究者不斷的在心中反覆思量這些問題；學問，是該建立在彼此的人生意義上吧！畢竟歷程或結果若少了任何一方的認同與肯定，那麼結果可能只是徒具外表的空殼子罷，這是一場人生學問的學習；Bateson（1994）將「學習」環繞在連續及即興的主題，並對即興賦予了特性：「當今愈來愈多的生活，是在不確定中度過，並且充滿了另類選擇的暗示。……調適是來自於與那似顯混亂的新奇事物遭逢。但在努力調適中，我們需要從曾經真是的價值中逃逸出來，以那些我們未曾注意過的方式立身形式，並捕捉那零碎不全的線索（Clandinin & Connelly，2000/2003）。」研究者真誠的心態是對研究參與者最基本的尊重，相同的也是對自己的尊重。

研究者研修之方法論主要以質性研究法為主，曾接受研究方法的訓練，並對個案生命故事訪談有實際的操作；還曾修習敘事研究法，授課老師即為指導教授，對於研究的操作及掌握在指導教授的督導下能更有效的運作；除此研究者帶領青年成長營隊多年的經驗，並曾赴國外擔任青年成長營隊的指導員，扮演傾聽與人員事務協調的工作。思量個人的經驗與特質後決定以敘事研究法進行論文研究。除此研究所開設之相關課程如生死學基本問題探討、諮商理論與技術專題研究、悲傷輔導、存在心理分析、超個人心理學、詮釋與敘事研究、心理諮商與唯

識哲學等皆對研究的進行有重要的助益。

第五節 研究倫理

倫理的議題在敘說研究中是必須重視的一環，研究參與者開放個人的特殊經驗，主要建基於對研究者的信任，後者也應對前者所提供的任何資料負起保密的責任；信任的基礎加上頻繁的互動，二者關係的界線與拿捏必須得宜，以免對研究結果有所偏頗，倫理的考量起始在研究進行之前，是研究者該具備的基本研究態度，研究的歷程中亦須不斷的反思與覺察，盡可能保持清楚的狀態。以下就研究前注意到的倫理事項列於下，這些事項理當隨著研究的進行而有所調適或增加。

壹、邀請研究參與者加入研究之前，必須清楚且詳細的描述研究內容、研究進行的方式、研究參與者的義務和權利及研究者的角色，尊重受邀人的參與意願，得到口頭認同訪談結束後，研究者將整理之故事親自遞與參與者複查無誤後，請其簽署同意書。

貳、訪談的次數與時間將依資料收集狀況與受訪者時間做彈性調整。研究參與者有義務開放個人生命經驗，提供研究資料之收集；但有權利選擇經驗開放的深度及廣度。

參、研究者有保存、保密訪談過程中對話內容的責任，包括錄音、影像及文字稿的部份；正式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並於訪談後謄寫逐字稿，錄音轉錄逐字稿的部份，將進一步與參與者核對語意後做適度修正。部分資料依文本所需呈現於論文中，對於研究參與者採匿名的方式呈現，訪談文本必經參與者閱讀同意後使用。

肆、研究者考量次要研究參與者的言行尚無法獨立，在尊重監督人（主要

研究參與者)的前提下，對於談話內容及文字引用的部份，必先徵求其同意後使用。

伍、研究者有權力適度引用研究參與者的談話呈顯於文本上，結果也將供研究參與者及他人閱讀，並虛心接受各方的評論。

參照 Riessman 在敘說研究採用的探索 (heuristic) 方式為主軸，輔以研究者依時間向度的訪談方向及敘事之整體與類別內容分析，將研究流程圖示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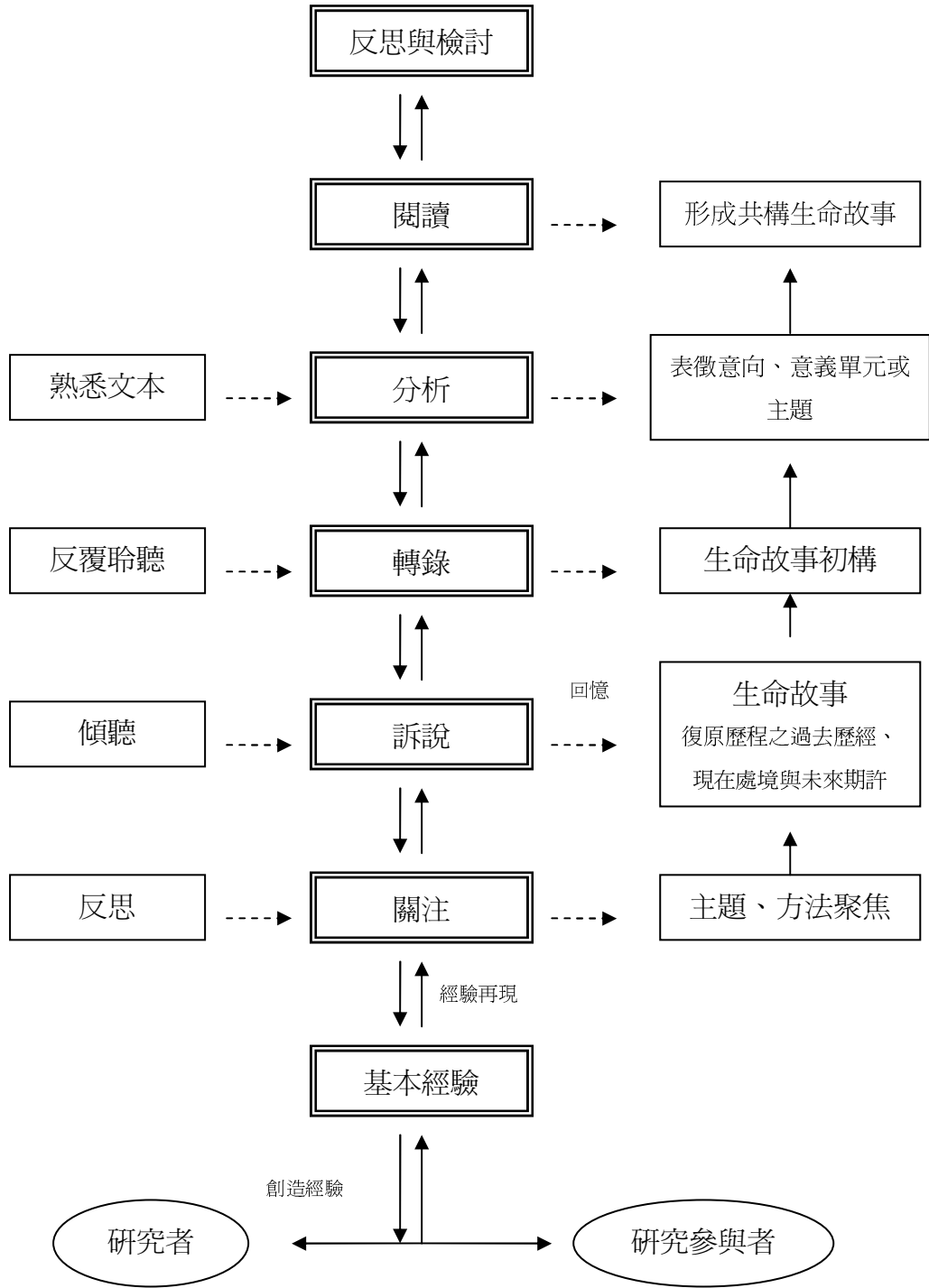


圖 3-1 研究流程圖

第四章 生命故事

本章以主要及次要研究參與者的敘說文本為主，第一節將以「整體－內容」的分析模式描述主要研究參與者－甦醒植物人母親「慧」的的生命背景及復原歷程轉折，第二節則呈現次要研究參與者－甦醒植物人「Angel」與研究者的部分對話文本，藉此呈顯其甦醒復原歷程之契機。

第一節 慧的人生故事

凡走過必留痕跡，研究參與者敘說回憶就像展開人生的鏡頭，來回調撥視眶中的視野，逐一尋找看見的景象，然後依自我認為的美麗，對焦取景。敘說文本為本章節內容的主要媒材，而研究者就像後製的工作人員，依循他者給出的精彩，用生命去感受他者生活世界時空的粒子點，將其串成了線，編織成影。本節「整體－內容」分析，主要擷取與本研究相關的敘說文本內容，研究者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敘述研究參與者的生命軸線，以期能清楚的勾勒研究參與者的經驗脈絡。為求文本的流暢，以下參與者被引用的對話將不再另行註明出處。

壹、不平凡的生命洪流（Angel 意外前）

人生的境遇不可預知，著實像大海深不可測的存在實相，是險境、是美麗只是眼見而已，真相隱於自身的存在之中。慧是一位甦醒植物人-Angel 的母親。研究者認識 Angel 時，她已經由植物人狀態甦醒多年並復健良好，可以獨立處理簡單的生活事務，而慧就是陪伴著她一路從原點再學習走入生活世界的母親。一位母親照顧自己意外復健中的小孩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只是外型瘦弱、內向少語的慧，如何在家庭關係破裂，看不見生命價值的黑暗潮流衝擊底蘊下，展現人存在於世的生命韌性呢？ 以下就慧的生命故事簡要敘述。

生命洪流的匯聚

慧的家有四位成員，除了自己還有先生－銘、大兒子－宏和小女兒－Angel。

慧和銘是金門人，年差四歲，相識於中學時期，「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他很喜欢到我家來玩，他跟我媽媽很投緣。」銘常到慧家作客，加上他在校成績優異，慧的母親十分讚許，將他視如己出。「我很笨！他很喜欢讀書，阿我不是很喜歡讀書。」民國六十年初期，當時銘高中畢業，家中經濟並不優渥，慧的母親覺得小孩子功課好讀軍校太可惜，於是資助他到台灣師範學院接受小學師資培訓。一年後銘順利畢業並任教於中部某國小，而慧當時也來到台灣就讀高校，上進的銘在小學執教數年後，決定回流師範學院繼續研修；就在銘二十八歲，學院三年級時，長輩們認為二人已達適婚年齡，父老子幼觀念的敦促下，慧和銘隨即於當年在眾人的祝福下奉命結婚。

慧回憶二人的婚姻，一直覺得很特別，「一個很外向，一個很內向的，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阿他就很喜欢我。」「我是屬於那種…比較自閉…自閉的那型。」平常「我會選比我弱的人交朋友，不會選比我強的人，比我強的人我會有壓迫感，所以在前面我就不會想跟他們講話。」婚前與銘的互動，慧自嘲自己的心態是病態的，「我對他總是愛理不理的，我好像比較喜歡挑他的毛病。」「人家喜歡你的時候你會故意吊他的胃口，我是感覺那時候的我心理不是很健康。」不過結婚後這樣的狀況已經有些改變，「回想起來我也蠻幼稚的。」

銘畢業後直接入伍服役，此時慧帶著守寡多年的母親一起搬到台灣，母親從此也跟著來台定居，「阿我媽有存一筆錢，所以就買房子，剩下的錢要貸款，所以她就要到工廠去上班，我媽去工廠上班，那我就帶我的小孩，阿那時候小孩子很小，所以我就開始做加工。」銘回金門當兵二年退伍後，慧的母親將省吃儉用攢來的錢資助他們購屋，「我媽給我十萬塊，在中部買現在住的房子。」而銘回到台灣後也順利的在中部某高校任職，學校離家有段距離，所以他有時會留住學校宿舍；而慧顧及要一邊做加工，一邊照顧小孩，除此也想多陪陪疼愛她的母

親，所以雖買了新家，但一直到母親往生後，才帶著小孩回到自己的房子。當時宏跟 Angel 約國小及幼稚園的年紀。

母親往生與先生外遇的雙重打擊

屋漏偏逢連夜雨。母親一直就像個避風港，她的往生對慧來說真是無法承受的痛，就在此時，銘主動告知外遇的事實，對悲痛至及的慧來說可謂雪上加霜。

「外遇是我媽媽往生的時候他才告訴我的，我媽媽沒有往生他不會講。」「我當然會生氣啊，但是當時我的重心是在我媽媽身上，我媽媽往生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可能我當時也不想生氣他，他也捉準了這一點，他很聰明，他抓住我抓了很久。」銘坦言的時候已經是外遇第七年了，事後他們見面就吵，不善表達的慧總是吵不贏銘，還接受了連自己都覺得離譜的假離婚提議，「他就說那我們兩個辦假離婚，因為對方已經有孩子了，如果不這樣做，那他是教書的他會沒有工作，他就講很多理由；她現在已經有小孩了，之前已經拿過兩個孩子了，如果這個在拿……好像不知道身體會怎樣，而且那是一個生命。」事關一個新生命的存歿，心軟的慧終究還是答應辦理假離婚，且天真的以為，等外遇對象小孩子生下來後，銘就會回到自己的身邊。「我就很天真以為這樣就可以把她趕走，所以我就順著他的意思。」還開出了對外保密的條件，「我的條件就是只要我們三個人知道而已，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手續辦好沒有多久，慧漸漸瞭解整件事情的始末，原來外遇這件事只有自己是局外人，是被大家蒙在鼓裡的人，「我婆家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而且大家全都護著她，因為她會賺錢，阿我先生他們家缺這個，所以就一面倒。」

離婚手續辦好後銘並沒有真的離開家，只是兄弟常會藉故找他出門，利用外出的時間回到外遇對象的居所，幾次後，慧開始覺得事有蹊蹺，「我發現他都是在騙我。」隱忍不住的情緒，讓她們幾乎天天吵架，而原本體弱多病的慧，身體狀況變的更差了，「我那時候身體很差，其差無比，我只要洗澡出來的話…有時候全身會一直抖、一直抖，阿胃潰瘍要注意…，把自己搞的喔～人不像人，鬼

不像鬼，也是我自己不想活啦！阿不想活，又不想死。」氣急敗壞的慧，整個心思都在銘的身上，一心想要揪出外遇的女主角，「後來我就去查，查她住在哪裡，我就整個頭腦愈想愈不公平，我整個頭腦都放在他身上。」完全忘了自己同時也是媽媽的角色。

所幸，慧在母親往生那年，經由弟弟的接引走進了一貫道，「我弟弟叫我們去求道，說對我媽媽會比較好。」雖然求道的過程艱深難懂，但她仍感恩道親熱情幫忙分擔了陪伴小孩的時間，「那邊倒是蠻好的，他會常常到我們家來，帶我們家小孩子玩。」只是當下摯親往生的悲慟還來不及轉化，卻還得承受最親近的家人背叛，雙重的壓力加乘地烙印在慧的內心深處。那段日子裏即使身旁有朋友相伴，但來不及宣洩的情緒，沈重的讓她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其實我的朋友都是貴人，他們都會幫我，可是我的心可以說不定性，也就是說心死掉了，我覺得好像活得好無意義……。」

婆婆往生帶來怨恨

儘管銘與慧的婚姻出現了裂痕，但孝順的銘還是擔起母親後半人生的養育責任。慧的生命考驗似乎是一連串的安排；與婆婆感情始終無法親近的慧，共住後不久，緊接著面對的是婆婆的病倒，「後來我婆婆就癱瘓了，癱瘓了糖尿病，還沒癱瘓之前她是肺部，咳嗽的時候會有血。」婆婆第一次的咳血，慧嚇得不知所措，趕緊叫喚身邊的小孩找人來幫忙，傳回的音訊讓她感受到了更多的失落，「我叫小孩子趕快去找，不管是阿伯、阿嬤，隨便找一個人，結果大家都沒有時間……。」與婆婆關係本來就不好的慧，勉為其難的獨立負起照顧的責任，當時年幼的 Angel 已貼心的懂得幫忙，「她那時候才讀國小五六年級，她很乖喔！還會幫她阿嬤換尿布。」面對婆婆病況日漸嚴重，生命垂危之際，無奈仍然聯絡不上銘，身心的煎熬下，慧的情緒已非生氣可比擬，「我那時候已經不是生氣是怨恨，那時候已經被那個恨喔…已經充滿我的心。」

婆婆的告別式期間再度掀起一波爭執。慧無法忍受銘外遇對象公然以媳婦的身份出席會場，二個人當眾發生口角，爲了捍衛自己僅剩的生存空間與尊嚴，慧的理智幾近失控，「我全身一直抖…一直抖…，我的個性就是不會罵，就一直叫她滾出去～滾出去～。」爆發的怒火，很快的因銘兄長的一句話凍結了，「都已經這樣子了，心胸這麼狹窄…。」親情的冷漠讓她無言以對，怒火繼續延宕。

怨恨的延宕

「我那時候常常會說：『兩個過來，媽媽跟爸爸離婚你們要跟誰？』那我兒子就不講話了，我女兒就靠過來說：『我跟媽媽。』」乖巧懂事的 Angel 無論慧說什麼，她給予的回應都是順從的；倔強的宏則接收了父母親延燒的怒火，「我很恨他爸爸，然後他跟我一樣很倔，如果我叫他做什麼，他不要就是不要，那我很生氣就會打他。」大人一幕幕的紛爭盡收小孩眼簾，波濤的情緒也悄悄的湧入幼小的心靈，「我兒子很怨…跟我一樣很怨，我是很怨這些人，我兒子是連我一起怨下去，怨恨我跟這些人，所有的人。」家，對慧來說已經不再是安心的避風港，婆婆往生後，她毅然決然帶著二個小孩離家，獨自在外租房子。沒有經濟來源的慧，要求銘必需支付一切的生活開銷，而他也無條件的允諾了，「他覺得他理虧啊！所以那時候算是很不錯啦！雖然人沒回來，但他錢都會帶回來。」複雜矛盾的情緒，遊走在愛—恨兩端。

貳、生命黑潮的脈動（Angel 意外時）

生命洪流如浪潮一波波襲來，捲捲波濤中的慧還來不及抬頭深吸一口空氣，緊接面對的卻是另一波隱藏浪濤底下未知的人生渦流，這是個不可預測的考驗，看似危機四伏交織的過程，卻也可能激發出生命的無限可能，綻露生命的明光。

乖順的 Angel

台灣九二一大地震後，慧因租屋位處地震區，所以帶著小孩又搬回自己的家；生活長期依賴先生的經濟支援，她感到非常的不踏實，於是接受弟弟的邀請，一起在外縣市創業素食小吃店。此時的宏就讀專校住宿，而 Angel 則住在學校附近的伙食團³，「我們一貫道有那個伙食團，她就住在那裡幫辦（當義工），她對一貫道很熟，很相信，所以都會幫辦。」大家平常生活的型態是個別而自立的，唯有年節假期才會回家，成熟的 Angel 總是比大家先一步到家灑掃環境，「Angel 很能幹，她可以把家裡整理的很好，我從小的時候就不會做家事，我還沒結婚之前我不懂做家事，阿結婚之後才開始學；那她懂事之後……從小學開始就學洗衣服啦……做這些事。」從小到大，Angel 一直是慧心中甜蜜的驕傲。雖然沒有住在一起，但母女每天晚上都會以電話聊述當天發生的事情。一如往常的，Angel 在電話中告訴慧，期末考結束後計畫到災區一趟，然後先行回家做年度大掃除，等她由外地返家過年。

意外悄悄的降臨

坐在車上準備回家過年的慧，心裡疑惑著，已經有三天了，為何聯絡不上 Angel 呢？應該沒事吧！心中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前日 Angel 給自己的承諾，「回家之後她會幫我把家裡整理得很好，我回去的時候她已經幫我把家都整理好了，就等我回去過年就好。」正當想著與家人團聚的溫馨畫面時，弟弟的來電—Angel 車禍的消息瞬間凝集了她所有的思緒，「第一通電話說是無名氏，不知道是不是 Angel。」「我整個人呆掉，根本沒有什麼想法……，我…我那時候什麼想法都沒有，是空白一片，什麼想法都沒有…。」不會的，應該不是吧！應該沒有什麼大礙的，應該在醫院靜養幾天就可以回家了，慧忐忑不安的在心中自己對話著。

到醫院門口時，慧接到第二通電話，確定無名氏是 Angel，但是已經清醒了。

³.一貫道在學校附近成立學生伙食團，解決出門在外的學生食宿問題，而 Angel 就是住在伙食團的學生，平日發心以工回饋，幫忙處理佛堂事務。（95.08.04 訪談稿）

於是加快腳步到了加護病房門口，當看到銘、Angel 學校的同學、教官都守候在門外時，慧的外表雖表現的堅毅，但是內心思緒早已沈入深海，「聽的到人家講話，沒有思想…可以說完全沒有思想，我一滴眼淚都沒有掉，我很冷靜，一滴眼淚都沒有掉。」走進加護病房的剎那，慧媽媽一度懷疑這不是 Angel，「她整個頭都包起來…腫的很大，我根本…也不像她，整個都包起來，只剩下一個臉，阿這邊（嘴角）都是血…還有血跟血絲。」看到這樣的景象，慧心亂如麻，不捨得亂了方寸，恨不得將 Angel 摟抱在懷中，卻又心疼的不敢親近 Angel，深怕不小心碰觸到她的身軀，她就會自眼前消失了，「我不敢去碰 Angel，因為我怕……把她碰傷，因為我知道會有第二次傷害，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就覺得她很脆弱，不可以去碰她就對了。」

意識昏迷多日的 Angel，似乎知道銘跟慧來到自己的身邊，奮力的張開眼睛想傳達著什麼訊息，「Angel 看到我們走進來，居然就醒過來，眼睛睜開，然後我有看到她嘴巴張開…整個都歪掉，這嘴巴都是歪的，嘴巴一張開就歪了，可是我知道她在講：『我～不～要～。』」短暫的奇蹟後，Angel 隨即閉上眼睛，再度陷入昏迷。雖然慧無法瞭解 Angel 想傳達的訊息，但她非常肯定 Angel 的意識在那片刻是清楚的，「她那時候應該還有意識，不只有意識，而且還非常清醒，她完全是正常的頭腦，完全是正常的。」她只是太累了睡著而已，並沒有離開大家。

老天爺給的命

意外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肇事者白天酒駕，在完全沒有煞車的情況下，偏離車道直接從後方撞擊走在路邊的 Angel，致使她騰空飛起直落車前擋風鏡後，又被彈開掉到地面。回想 Angel 意外初期的際遇，慧百思不解為什麼事情會挑在這個時候發生，「我就會想，怎麼就會挑在這個時候，怎麼會剛好考完人家都不會找她的時候……。」就好像意外早已被設計好一般，「她那個車禍是個很離奇的车禍。」就像是上天刻意安排的考驗，「她這個命喔！是老天爺給她的。」慧在瞭解意外始末後說了這句話。

事發時一位執法人員恰巧經過，目擊整起事件始末，看著陷入昏迷的 Angel，等不及救護車的到來，立即攔下計程車將受重傷的 Angel 送到最近的醫院急救，在生死關頭保握了最重要的搶救時效。到院後的 Angel 緊急的接受了腦部手術後仍呈現嚴重昏迷，被安排住進加護病房裡，但因當時身上沒有攜帶任何的證件，所以病床上的名字標示的是一無名氏。真的是上天刻意的安排吧！一位熱心善良的護士，拿著 Angel 身上僅有的一張相片，比照著躺在床上面容扭曲的 Angel，在無法確認是否為本人的狀況下，拿著這唯一的線索，利用自己下班的時間天天到意外現場附近尋找更多機會的可能性，「是護士找上門……你看居然會有這種事，一個無名氏在醫院對不對，有一個護士小姐拿著她的照片去學校問說：『你認不認識這個人？你認不認識這個人？』」是冥冥中的安排嗎？就在這位護士不辭辛勞沿路連續尋訪的第三天，她走進已經放寒假的校園裡，拿著相片逢人便問，就在此時幸運地巧遇回校繳交期末作業的 Angel 的同班同學，「耶！這我們同班同學。」同學看著照片中人肯定的指認，也因此讓她們重獲失聯的 Angel。

慧的吶喊～我能做什麼

慧到達醫院確定受傷的無名氏是 Angel 後，她的思緒是呈現空白狀態地，醫生的診斷像無情的終結宣告，「Angel 的腦就像豆腐掉在地上，全部都受傷了，要把它用回來很難。」始終認定 Angel 意識仍是清楚的慧，內心突然泛起了一絲希望，「宗教才能救她啊！因為醫生沒辦法救，只有宗教能救她！」顫抖的雙手，拿起電話直覺的撥打了求救的電話，「第一個聯想到的當然就是點傳師啊！一貫道裡面有點傳師，我就馬上打電話給他，跟他說 Angel 發生車禍了，現在應該怎麼辦？」親近一貫道的慧，讓銘和宏留守加護病房門外，自己則和點傳師連夜南下道場請示，希望能為 Angel 找到一條生路，「祂說是意外，這不是她的命格是意外……，阿三魂七魄散了…散了……。」慧沒有因此放棄，她仍請道場為 Angel 擺上八卦陣，點上七七的七星燈，召喚被撞散的魂魄。

Angel 昏迷期間，慧的腳步未曾停歇，「我又去別的地方問，我找很多地

方……。」「喔！…做很多喔！然後燒金紙…什麼什麼的，我就一直跑、一直跑。」

「我那時候一直跑外面，一直去求，一直往外求……。」除了回到醫院看看 Angel 外，就是到處去祈求，急切的心，另旁觀的人替她覺得緊張，「我就牽著 Angel 的手坐在那裡，有時候會跟她講話，就 Angel、Angel…一直叫她，然後，趕快醒過來…趕快醒過來，不然就是一直誦經，然後都不會跟旁邊的人說話，然後他們都說我神經有問題。」慧當時已無多餘的心做任何的解釋，也不想多說什麼，她的心力僅專注在虔誠的向上天誦禱，「我對我這個宗教蠻信任的，那時候算是最信任的吧！」唯一能做的「就是交給上天去處理……，是信任吧！那時候就是信任。」此時其它醫療問題或對外的相關事宜，銘全程挺身承擔，「溝通方面…醫生、還有親戚的方面，都是她爸爸在處理，我只負責跑宗教的。」讓無心再掛慮瑣碎事務的慧無後顧之憂。

意外凝聚了大家的心

由於 Angel 先前是伙食團裏的幫辦，當受重傷的消息傳回道場時，道場馬上舉行宗教的祈福，集結眾人的願力向上天祝禱，「這邊的道場就開始做回向，獻大把香，大家磕頭，很多耶！」住在加護病房期間，學長、姊們輪班到醫院陪伴 Angel 的家人，靜靜的用心念為她祈福，「她們伙食團的學姐或學長，加上我們家人，反正到那邊有空的人就去誦經，撐到快過年。」眼看就是年節了，Angel 重度昏迷的狀況還是沒有絲毫的起色，但是大家的希望並沒有因此停歇，等待的時間，連不曾誦經的銘也加入了誦禱的行列，「爸爸也會啊！剛開始不會，後來也會了。」宏除了學習一起誦經，更立下了清口願，「他知道妹妹出車禍之後，他就說他從此不再吃肉。」慧的弟弟雖然信仰不同，但也同時用他的方式為 Angel 盡一份心力，「我弟弟是佛教的，就開始放生。」Angel 的意外也意外的凝聚了大家的心。

業障論說的妥協

「我只要對她有一點點的幫助的話…我都會願意去做。」信仰一貫道的慧，抱持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任何可能幫助Angel的機會，但對於Angel的學姐好意想幫她安排皈依的建議，慧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因為我已經變成一種…說句比較難聽的…我已經變成一個木偶，她那時候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好像變成這樣…好像我的思想變成空白了，我的心突然之間又被卡住。」「被卡住的感覺，沒辦法呼吸的感覺。」但爲了Angel她將自己的感覺擱置在內心。言談中學姊以業障的觀點來解釋Angel的意外，讓慧開放的態度產生了恐懼與疑惑，「我該用我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這件事情，因為我怕我又卡到什麼業障，我怕我又做錯什麼事情的話…會愈攪愈大條。」恐懼成爲罪人的慧不斷在內心吶喊著「我們的業障有這麼嚴重？那我到底造了什麼業？」然而這些想法只短暫的出現在慧的心裡，「我…我對這一些我是不敢去…可是我的心裏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去接受，所以乾脆就把祂關起來，那時候的感覺是我自己把祂關起來。」即使內心有不同的聲音，壓抑、接受仍是她目前允許自己唯一能夠做的選擇「那時候丟給我什麼，我就是接受，照做；可是我內心裡面不是接受。」身心意念的矛盾衝突必須暫時和解，因爲眼前最重要的是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能救Angel的機會。

有行動就是希望

「要有心理準備，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醫生的話語猶言在耳，慧不引以爲然，仍舊滿懷希望靜觀其變。Angel 在加護病房滿一個星期深夜，當時只有慧坐在病房門口，護士匆忙告知 Angel 有瞳孔放大的情況，必需緊急送去做精密的檢查，乍聽消息的慧緊跟著病床，但護士不妥的舉動讓她謹記在心，「因為她瞳孔放大，他們推那個車要去檢查的時候很粗魯，那我就站在她的頭前面，一直護著她的頭，不管怎樣就一直護著她的頭。」覺得不夠重視患者安危的想法，讓慧升起轉院的念頭。後來 Angel 病情雖然得到控制，但仍無法離開加護病房，日復一日，只是給藥的消極醫療，讓大家愈來愈心急，「我們就覺得它只是這樣治

療而已，沒有進展，就是給藥、給藥，這樣下去好像不是很理想，…………… 我們覺得很恐怖……，好像說這樣下去有危險了。」大家私底下尋訪能更進一步的積極醫療團隊，待接洽一切得宜，在醫師不建議的情形下，堅持冒險將 Angel 轉院，只爲了捕捉那絲毫的希望，「我一定會做（慧提高語氣不假思索的說），因為要擺著給他爛還是…比較有希望的話就會去嘗試，我們都是這樣子阿，只要有人說什麼，只要有一線生機我們就會去嘗試。」轉院後馬上被推入手術房的 Angel，在醫療團隊的手術後呼吸情況漸漸穩定，很幸運的在轉院後不久就住到一般病房，雖然她的感知此刻仍是沒有反應，但能離開加護病房似乎爲大家的期待帶來很大的鼓舞。

參、逆溯人生黑潮的暖洋（Angel 甦醒後）

人生黑潮是生命旅程中一段獨特的生命主軸，儘管其間甘苦五味雜陳，有阻力，有助力，人們因歷經它的存在考驗與挑戰，在困境中展現生命的韌性與創造力，孕育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Angel 的甦醒

眼看著住院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昏迷中的 Angel 病情雖然穩定了，卻沒有明顯的進展，好心的醫護人員紛紛來到慧身旁提供相關的醫學經驗或教導照護程序，但慧無法承受 Angel 會昏睡一輩子的結論，「輔導員跟我講說：『我要適應，我要有心理準備，她有可能一輩子這樣子。』我說：『我不要學，我不需要一輩子這樣照顧她。』」慧覺得不該就這樣放棄。在眾人不離不棄的照護、呼喚下，昏迷二個多月的 Angel 終於睜開了眼，開始對外界刺激有了反應，也開始唧唧呀呀的出聲，「她有反應，但是會亂叫，我說那不算昏迷，那時候醫生的判斷……他居然說那是一種什麼……反應，其實她什麼都不知道，無意識的，這些都是無意識的動作。」正當大家欣喜若狂的同時，醫生的診斷結果依舊令人難以接受。

醫生雖認定 Angel 尚未真正自 PVS 的狀態甦醒，但從無到有之間，肢體動作

的漸漸進步，仍舊為大家帶來無限希望。期間只要Angel有絲毫進步，慧必定滿懷信心的主動徵詢醫生診療意見，渴望聽到的肯定卻總是失落，「因為這段時間他們看到的進步只有這麼一點點阿…，他們的黃金期阿…他們有所謂的黃金期阿，過了黃金期的話就是…過了兩年以後就不可能再進步，只要不要退步就好，他們…他們這種理念就會錯失很多人。」「我覺得是…這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會講這種話。」心靈上的信仰帶給慧的是希望、是信任，但她卻感受不到醫療系統足夠的認同與支持，「從來沒有人跟我說她醒過來了…沒有人跟我講她什麼時候醒過來，我問說她醒了…但他們說那是無意識的，我就不要再問了，因為問過幾次之後你就不會想要去問了。」一次次在希望與失望之間游移，慧對醫療的診斷不再懷抱信任。

復健醫院的日子

因健保住院時限的規定，Angel由一般醫院被轉送到復健醫院，「她有氣切，阿抽出來的痰都有血絲，她只要抽出來都有血絲，常會咳嗽，那時候不是抽出來就是怕會有癲癩吧！」「她整個腳都已經翻腳刀，阿整個人瘦到二十幾公斤，整個腳都萎縮了…，她本來四十幾接近五十公斤…，整個皮包骨啊！」看著Angel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模樣，慧開始積極的研究生機飲食，大膽的改變醫院提供的高蛋白飲品，以自製的糙米漿左以適量的小麥草汁代之，除此也不忘任何有助改善病情的方法，「飲食…然後我一定會點精油在她床鋪下，點精油，然後開始放大悲咒阿……還有……其他的音樂。」Angel似乎領受了慧的用心，體重果真慢慢的增加，吞嚥能力也慢慢回復，只是拿掉氣切用具的Angel，就像初生的嬰兒，溝通只會用簡單的言語表達，「只是我在想她應該不會講，她不知道要怎麼講，她不懂得怎麼講吧！只是她不舒服的話就會哭哭阿、叫阿。」

隨著復原漸漸有起色，Angel的反應也愈來愈自主，「她那時可以自己坐了，本來是做特殊輪椅，那時已經換普通輪椅了，不過她都不願配合做復健，不過這是過程，復健過程會痛。」體諒Angel復健的辛苦，慧總是無怨的陪伴在旁，「愈

來愈恢復的話，愈來愈聰明的時候就開始會捏人，開始會咬人，然後做復健的時候就會一直叫一直叫，哈哈……然後我就當傻子，咿咿啊啊……在那邊跟她玩。」除了院中已經安排的復健課程，道親也會定時到院幫 Angel 做氣功療法，與臨床的患者相較下，她的身體狀況是明顯進步的；但這樣的進步在慧心中始終覺得不夠，於是私底下又悄悄的另外安排其它療法，「阿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有做脊椎矯正，我都會從醫院請假，然後做氣功啦……還有很多，還有那個什麼採光……就是在你身上的……能量啦能量。」只要是朋友介紹的或聽說有不錯的民俗療法，她總是讓自己先親自體驗療效，覺得不錯後再讓 Angel 試試，絕對不錯失任何一種可能幫助 Angel 復原的方法。

甜蜜的負荷

嘗試了各種可能對 Angel 身心靈療癒有作用的課程，一次次的花費，長久累積下來已經是一筆為數不小的開銷，「我們花費可觀的不是醫院的醫藥費是民俗療法，貴在民俗療法；氣功不用錢，後來整脊要，還有經絡理療要，經絡理療一次要二千塊，一個星期要做三天，採光一次五百。」慧積極用心的為 Angel 安排復健療程，只是，可觀的復健費用對全家人來說著實是不小的壓力，「那時錢是用房子貸款的，光房子就貸款兩百萬，嗯……如果不夠用就跟他爸爸拿，他這邊貸那邊貸，我也不知道他在貸什麼。」「所以我比較不會去注意說…她到底錢要花多少才會有效果，反正我要錢就跟他講就對了…他就講說：『不管要用什麼東西你就用，沒關係你就用，阿沒有錢在跟我講。』」為了提供 Angel 更多更好的治療方式，即便傾家蕩產也無畏是大家共同的默契。

重回團體生活

「復健醫院只做復健，並沒有對腦部做檢查，那之後我覺得醫院對我們幫助並不是很大，在那住二個月，出院之後我就讓她住道場。」對慧來說，Angel 身體行動力的增加是重要的，而心靈的復原更是她所期盼的；復健醫院主要提供

的是肢體或語言復原關照，這與慧的期盼有了落差，「因為它主要只是作復健的，那你也已經無效了…他覺得不用作，他們醫院就是這樣。」爲了有更多的心靈成長的可能性，慧當下決定選擇回到道場的團體生活，「我就帶到佛堂去，我們有請一位看護和外勞，我們就過我們的。那平常的話我就請看護帶去作復健…白天的時候，晚上就作氣功阿，作一些民俗療法，所以她的時間也是排滿了。」擁有更多自由空間的慧，並沒有因爲回到團體而讓復健的事務有絲毫鬆懈，時間一天天的過去，記憶裡每天的日子就在復健、吃飯、洗澡中渡過。

慧利用看護照顧 Angel 所空出來的時間，自己白天在佛堂當義工了願，晚上則得加入照護的行列，「晚上睡覺才躺下去喔！我說我沒幫妳包尿布喔！她說好，才剛躺下去而已…我的這邊就開始熱…，喔～我就一肚子的火妳知道嘛，起來就給她…啪～就打她幾下，所以她現在很怕我。」慧像在教小孩般的剛柔並用，但仍然無法改善 Angel 失禁的情形，直到某天夜裡她終於明白 Angel 並非故意，「我打了幾次之後…下次我就不敢打了，我覺得那是腦傷，不是她可以克制的。」體會到 Angel 的非自主行爲，慧轉換了心情，睡覺前總是心甘情願的幫 Angel 穿上尿布。但隨著復原的進步，Angel 的肢體活動力也愈來愈大，「有時候她如果嗯嗯在尿布上的話，她不舒服的話，她就會用手去捉，後來我都把她綁起來，睡的時候要綁起來，阿如果不綁起來的話，萬一她上廁所，她就會用的整個床鋪亂七八糟。」慧決定禁制 Angel 行動的作法自己雖然感到不捨，但爲了讓大家都有個好眠，不影響團體生活作息，她告訴自己必須這樣做。

Angel 復學的酸甜苦辣

由於慧陪伴在 Angel 身旁積極的教導與照護，甦醒後的第二年 Angel 已經開始學習走路與講話，「那時候 Angel 是會走，可是走路很奇怪，那時已經快要邁入第三年了。」此時學校來了一份休學最後期限的通知，爲了保留 Angel 的學籍，慧在得到學校老師的認同下，決定冒險在第三年讓她回到學校就學，「我就帶她回去復學，回去復學的時候，她還會尿在地上，有時候我帶她出去真的很不好意思

思，包尿布又那麼大撇，不包的時候，只要她說尿尿的話，喔……我就要急著趕快開始找廁所，不然她就會給我尿下去。」復原良好的 Angel 雖然已經可以自己獨立慢慢行走，然而大腦訊息與身體控制能力此時尚處在整合的階段，無法自制。「她那時後可以自己走，就是控制的問題，有時候上課會起來走，所以她上課到一半要上廁所，我就馬上起來。」(A19) 幾番經驗讓慧只要看到 Angel 的一個肢體動作就知道她接下來想做什麼，而自己又該做什麼。

回到學校後身旁的同學已今非昔比，班上同學對於 Angel 的出現有著不同的感受，「像她們班上這麼多人對不對，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不可以接受，就像…我是媽媽對不對，我都看在眼裡。」慧看著 Angel 主動親近同學卻被拒絕的難堪情境，雖然理性的知道得尊重他人的選擇，但是身為媽媽的角色，內心的不捨讓她曾經想要挺身保護 Angel，「我是站在媽媽的立場…我想保護她，怕她受傷害…，可是這個是我們的錯…我阻斷了她的成長。」「如果說我樣樣都阻隔了她跟同學的…就保護太多的話，她沒辦法成長，她會活在自己的模式裡面；如果她出去踢到石頭了，即使她踢到石頭了…痛了她不知道，阿她會知道踢到石頭的感覺原來是這樣。」(D11) 經過內心的對話後，顧慮 Angel 未來獨立生活的能力，慧寧願心疼的在身旁靜靜守護，當這些事件是爲了讓 Angel 學習成長的過程。

Angel 甦醒後的超感應

Angel 意外後，許多道親真誠主動的提供各方協助，而有件事讓慧至今仍印象深刻。Angel 甦醒初期仍是癱瘓的狀態，還無法辨識親人或與人順暢對話；但在接受過二次的氣功療法後，居然奇蹟的對著氣功老師開口說話了，「…然後問他說：『你有帶一個妹妹？』阿她那時候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跟她說…妳不要亂講話。Angel 跟他講：『叔叔…你都帶妹妹過來…今天又帶妹妹過來。』所以那個叔叔每次就會說：『那我今天有沒有帶妹妹過來？』那她有時會說沒有，有時會說有。這樣妳聽懂喔！然後他就會問說：『那妹妹長的什麼樣？』她就會說妹妹是光頭…大約多大…，然後他們就講話。」起初慧不瞭解對話內容所指何意，

事後經過氣功老師的澄清，方知他們口中的「妹妹」是他的女兒，但「妹妹」罹患腦瘤已在多年前往生。

奇蹟的降臨似乎選擇性的出現，僅對特定的人開放，「阿如果跟他的話她都講得很清楚，表達的蠻清楚的，跟我們的話…比較沒有專注力。」慧不因此而氣餒，反而在旁聽的過程中認知其它空間存在的力量，「那這些讓我說…一種無形的力量，阿有時後她會跟他說：「今天不是妹妹跟你來，是某個人跟你來。」這樣…她都這樣跟那個講師講。那我就在想她真的看的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面對 Angel 異於常態的表現，慧無瑕恐懼，且完全的接受這些未知的領域，「我完全接受。我不知道…我那時候完全的接受，……就是 Angel 講一些有形無形的時候，我一點都不害怕。」「她在講這些的話我不會去忌諱，我怕的是她細菌感染，變成是我比較忌諱有形的，哈哈…。」相較於可能發生 Angel 身上有形的病情惡化，慧對於存在「無形」空間的超個人思維有更大的包容與接受度。

重新找回家的靈魂

慧回想先生外遇婚姻破裂後的景象，當時家的模樣對她來說早已變的模糊，心中所想的全部是如何搶回銘，妻子或母親的角色早已經被滿心的怨恨所取代，「阿那時候我主要是盯著他，捉著他，所以再忍耐也要陪著他，簡直把自己搞的很…很糟糕。……後來我女兒跟我講，我都睡著了，哥哥跟我講：『妳還敢一直睡，爸爸跟媽媽都還沒回來，妳還睡～起來！』變成我打哥哥，哥哥就打妹妹，這樣子變成惡性循環。」家的影像，小孩心中殘存的記憶僅剩無盡打鬧的深淵，「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傷孩子。我都不會去關心小孩子，讓小孩子一直受傷，所以我兒子跟我說，只有外婆在的時候他才是過人的生活；外婆往生的時候他就掉入地獄。除了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之外，就是打，爸爸打，媽媽也打。」宏緘默多年的沈痛告白，讓慧——一位母親封閉多年的心開始有了感覺，而這本該欣慰的甦醒片刻，兩人卻是坐在加護病房外冷清地長廊椅子上。

意外後，爲了陪伴昏迷的 Angel，原本散居各地的家人聚在一起的時間變多了，彼此卸下武裝的心靈，重啓溝通之道，封存許久的內心也漸漸變的柔軟，「Angel 受傷後，我兒子什麼話都有跟我說，在醫院或者聊天的時候他會跟我講，講他以前的事；Angel 受傷之後，我們整個家庭的氣氛完全改變。本來我們是各過各的。……我跟他爸講，結果他爸找一個機會…不知到找怎樣的機會之下跟他道歉，然後開始…兩個慢慢的感情開始穩定起來。」Angel 的意外就像一把炙焰的熱火，融化了被怨恨冰封已久的家庭之情。這樣的轉變，慧內心的感受五味雜陳，貪心的希望上天能夠再許她一個奇蹟—釋放 Angel 暫代保管的記憶，「我有時候現在還會跟她講：『妳趕快去整理啊！妳在這裡做什麼？我們不是要回家嗎？』呵呵……，要喚起她的記憶啊！」慧總是不氣餒的引領著 Angel 回到意外前的記憶，奢望哪天「原來的她」真的能夠跨過被遺忘的這段空白，回家。

Angel 是我們生命中的貴人

銘的外遇事件對慧來說是重創婚姻關係的主因，這也讓慧再度陷落親情失落的缺口，封閉自我情感的深淵；然而就在 Angel 意外發生後，人的溫情慢慢滲透入慧被怨恨充滿的黑暗之心，「我老公支撐最多，因為他…我們本來感情已經不好，可以說決裂了，他那天居然有辦法說…到我的身旁來，拍著我的肩膀說…耶…說什麼…蠻感動的一些話就是了。」身處絕望無依的極境，此時銘細心的陪伴與支持，爲慧和家人開啓了另一道通往明亮的出口。「以前大家是個人過個人的。以前我就是一個人而已，我就過自己的阿，也沒有心阿，反正…對事情的感覺…應該就是沒什麼感覺。」爲了挽救 Angel，慧攀爬著親情的天梯，一步步的背離黑暗的深淵，讓亮光投射進入自己冰封的心靈，「生活心理都轉變。生活也不一樣了阿，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爲了救這一個生命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勇氣讓慧終於看見家庭的力量，付出更讓她身心都覺得有了希望的動力。

「真的喔！我的媽媽好偉大喔！」這是 Angel 常掛在嘴邊，逢人便說的一句話，殊不知現在的自己亦是父母生命中的貴人，「我先生說…Angel 是我們的貴

人，她讓我們成長。」甦醒後的 Angel 話變多了，「她講出來的話…有時候我們也覺得蠻有道理的，她也是我們的老師。」與旁人的對話過程中似乎無須太多的思考轉折，回應大多是直接而又蘊含「Angel 的道理」，而這種神來一筆的說話內容常常令父母覺得謙卑，更覺得有所體悟。

肆、揚起探訪生命之旅的風帆（慧的靈性轉化）

人很容易在生命的洪流中迷失自己，在生命的漩渦中失去自主；直到發現，原來這些波濤洶湧來自內心意念的幻象，直到相信，原來自己擁有創造的能力，那麼便可以在追尋彼此影響的歷程中，進而探究其失落與再創的契機。

感恩～開啓覺察之路

意外至今已經七、八年了，慧談論著 Angel 甦醒後的復健過程，內心還是有著諸多的不捨，「我對她有一種感覺…就是捨不得，我對 Angel 就是…一直捨不得她這樣子，當初…她其實蠻受苦的，很多種復健、針灸，整天就是一直哭阿…哭阿…。」陪伴著 Angel 一路辛苦復健的慧，常常在復健過程中時而扮演白臉時而扮演黑臉，藉此轉移 Angel 身體苦痛的注意力，並不因為她的哀嚎撒嬌而放棄任何已經安排好的療程。表面冷靜不妥協的慧，私底下靜靜看著 Angel 熟睡的臉龐，起初內心的感受很複雜，「有一種心理的……心理的失落感。一個本來這麼優秀的…突然變成這個樣子…會心痛。」不捨、心疼、失落的無明情緒常常在驛夜來襲。

但慧在親身聆聽祈六新⁴演講後，內心湧現了希望之音「我們還有這個機會

⁴ 祈六新：「活著真好」一書中的主角，祁中校在民國七十二年的一次軍事演習中，因車禍意外造成頸部以下全部癱瘓。這位年輕軍官的生命頓時陷入黑暗，而環繞周遭的人也隨著陷入這次生命危機。走過十多年的殘障歲月後，祁中校從自暴自棄到樂觀進取；在體認現實之後，還能勇敢地走出幽谷，擔任醫院的義工與輔導老師。他時常笑說自己現在是在發揮「剩餘價值」，卻正展現了他突破生命現狀的熱情與活力。引至 http://www.blps.tyc.edu.tw/life/new_page_20.htm (2008.03)

真好…我會捨不得；可是我們畢竟…老天對我們真的是厚愛的，真好…活著真好！我也會一直覺得活著真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妳看她，是頭部受傷全部能動，笑嘻嘻的…很快樂；可是這個人是全部不能動，只有頭是正常的，連一個蚊子叮都沒辦法，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喔…聽的時候我的眼淚真的是…。」活著真好！會有這樣的感動與感恩，因為慧在他身上看見的是對 Angel 無限的希望，及對自己身為母親的自信，因為此刻她願意用無盡的愛來喚醒 Angel 的新生，如同祈禱新母親的付出。

身心靈課程⁵的洗禮

當 Angel 肢體活動開始可以自主，慢慢學會站立行走後，為了讓她在身心靈各方面都能成長，慧帶著 Angel 開始接觸相關的課程和活動，「我要怎麼照顧她對她比較好？什麼東西對她是有幫助的？我們就去做，我們的出發點就是…怎樣可以讓她更好。所以就會去上一些課程，阿上一些課程之後其實是對自己的…也有幫助。」預想不到的是自己也因此有了改變，「Angel 這樣子之後，我反而變的會跟人家接觸，以前都是人家來找我，因為，為了她我必須要主動去知道一些事情。」慧坦言以前跟人家講話會不信任，還會發抖，但現在已經敢跟人家講話，「妳就是要信任他，我信任你也相信我自己。」學習信任是人與他人，人與自己關係的架橋。「上了這些課程後慢慢的去想我自己內在的問題。」接觸身心靈課程的洗禮後，慧開始覺察內在自我的存在，「把心靜下來之後才去覺察；覺察之後在轉；轉就等於是在創造自己的未來，我的未來是要這樣…，等於是在改我自己的劇本吧！」當感受到自我存在的那一刻，也開啓了內在自我的人生旅程。

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

Angel 的意外情境勾起了慧熟悉的感覺，她刻意塵封已久的悲痛—父親意外往生的童年記憶，「這車禍讓我想到我爸，事後想到，耶！我爸那時候車禍也是

⁵ 身心靈課程：此處所指的身心靈課程涵括：經絡理療、旋轉功、內觀、New Age 系列團療與講座等，促發慧及 Angel 身心靈各方面有所助益的課程。

聽說完全都沒有外傷，那沒有外傷就馬上死亡了，送到醫院就死亡了。」小時候的慧體弱多病，得到父親特別的疼愛與照顧，父親出門就再也沒有回來的事實，年幼的她起初用哭泣來表達她找不到父親的失落，「當我期待不到這個東西的時候…我的內心就會有一種…失落感。」但大人的喝止，止住了她的眼淚，「我雖然在哭，但是我的裡面是有聽到的，阿我覺得我這樣哭對我一點幫助都沒有，後來我就封閉了自己。」同時也禁錮了她失落的心，「我沒有爸爸給我的悲傷非常的大，大到我封閉自己。」幼小的心靈，讓悲痛封閉純真的心來換取生存下去的安全感，「小時候我常跑去動物園裡面，人家動物園裡面不是在關一些動物嗎？有時候我就會很想被關，我就覺得躲在裡面好像很安全。」以為只要把自己與現實隔離，悲痛就會遠離。

慧在回憶中看見自己幼小的心靈，因學習到哭泣無法喚回任何她需要的東西，爲了生存她必須擁有不同於哭泣的本能一笑，「我發現一件事情，我會笑…，原來我都用笑隱藏我的內在，其實我笑的背後是哭泣…，我笑笑笑之後；突然之間就哭的很大聲，哭的很大聲之後就會很平靜，然後我會感受…慢慢的去覺知我自己…，原來有時候我也一直在隱藏我內在的我，做一些…嗤…『笑』來隱藏我自己；然後當我想哭泣發洩的時候，我又會用頭腦把自己給平靜下來，沒有好好宣洩出去。」慧發現，原來自己從以前到現在一直用笑容來掩飾哭泣背後的悲痛。

愛～是人生功課

「我的愛有問題，就是對愛的認知，是處於一種覺知的狀態，對愛沒有很覺知。」慧自覺封閉已久的心靈幾乎忘了「愛」的存在，但當慧被禁錮的心靈重新啓動，許多存放在心底多時的疑問，一切似乎變的豁然開朗，「我根本不懂的愛嘛！反正我要的只是想說我要怎麼生活，……所以我的觀念裡，就是我跟你結婚是要被你愛的；而不是我要組織一個家庭照顧你。」慧驚覺自己與先生的關係居然立基在無知的自私，自己根本不懂得如何愛人，而這份無知居然得追溯到幼小的時候，「小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傷害是這樣造成的，然後我又封閉我自己，

然後跟我先生，其實那時候我不懂得怎麼愛他，只是想說我已經失去我爸爸，我不想再失去你。我已經失去我媽媽、我爸爸，我不想再失去他，我想照顧他，那我也不懂得去愛，後來我想一想，喔！原來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愛，包括愛自己、愛別人。」慧將婚姻關係的變質、家庭無法和諧的因素歸咎於小時候父親死亡陰影所帶來的影響，失落的經驗讓她在愛的人生路上一度迷失了方向；現在她看見了自己對愛的無知，願意用一生的時間來學習，因為她認為愛是非常寬闊的。

尋找 Angel 意外的出口

甦醒多年後的 Angel 某日莫名的對著慧表示懺悔，「她上次跟我懺悔一件事情就說：『我今天想殺了妳。』然後她想殺了我，那一天她想殺我，哈哈……。」車禍之後她跟我懺悔，她說她不知道為什麼很想殺我。」聽完 Angel 短暫變臉的話語，慧無言以對，在回憶裡抽絲剝繭，尋找任何可能的原因，「我以為她真的是這麼 OK 的，後來發現說，她都把快樂的跟我講，她會選擇性的跟我講，有一些事情她怕會傷害到我。她平常都乖乖的，但背地裡她到底是怎樣？」以為對 Angel 瞭若指掌的慧內心充滿了無限的自責，「我想她內心裡面應該有很多怨恨我的地方，因為我把她塑造成這樣的，她這樣可以說是我把她塑造出來的。」慧歉疚的扛起造成 Angel 意外的責任。

背負著意外推手的責任，慧不斷的探尋促使 Angel 意外的原因，訪遍名醫、接受身心靈課程洗禮後得到了一個結論，「這個事件會發生一定有它的原因，這是她自己創造的。那她的事情是我們一起共同創造，這件事情是我跟 Angel 一起去創造的。」慧相信人世間沒有所謂的意外，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心念造成的，「我倒覺得醫療對她沒有幫助，而是心理的問題，只要她肯打開的話就可以解決全部的問題；她不肯打開的話就沒辦法。她有一些問題不肯打開，就是她這個意外並非意外，而是她自己的選擇，她本來是選擇死亡的，但是我硬留她阿，她捨不得我。」解鈴還需繫鈴人；醫療重視的是身體的康復，對慧來說，此刻如何提升 Angel 心靈的成長，解開她內心的結，才是真正有效的療癒方式。

伍、我是航向未來的舵手

慧雖然不斷祈求讓 Angel 能早日回到從前聰明可愛的她，但內心也清楚的知道這個奇蹟不知何時才會發生，慧多愁善感的想像著自己總是會有終老的時候，如果到時候 Angel 還無法獨立自主的生活，那麼未來的生活該怎麼辦呢？事事無常，未雨綢繆的慧已經開始思考—為 Angel 的未來鋪路。

做生命的導演

看著 Angel 純真的面容，慧思考著「回到故鄉吧！」那裡有熟悉的親人、有純樸的民風、有工作機會，即使家人都不在身邊了，相信 Angel 一個人也活的下去吧！好多次慧在內心對自己吶喊，但內心的另一個聲音並不因此妥協，「如果她只是因為這樣而回去…，那跟我原來的想法是違背的。我的想法是為了要她走修行的路，那她回去那裡只是延續生命而已…，嗤…說句難聽的，那只是在等老…，沒有什麼休閒，沒有什麼課程可上；我所想的是心靈的成長，不是為了這個肉體生命可以活的愈久愈好。」學會重視心靈成長的慧，生命存在的價值觀已經有別以往，「這個就是我的功課…信任的問題，比如說我的劇本已經寫好怎樣對不對…不行，我要改變我的劇本，我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往下寫我的劇本。」慧不再馴服於表象世界的安逸，她追求的是生命的創造力，作自己的主人，「其實未來的日子我們就是導演者，我們可以改寫我們的劇本，那我們為什麼要讓劇本回到原來的樣子？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自己把它寫成很好的劇本？為什麼要把她框在那裡呢？框在那未知的方向。」不肯輕易向命運低頭的慧，為了能給 Angel 一個更好的未來，她願意正面迎向未知的世界，做自己生命的導演並創造自己的生命劇本。

走向人生修行之路

慧多年來帶著 Angel 奔波於各種身心靈的療癒課程，身心的激發的確讓 Angel 復原的速度令人嘖嘖稱奇，除此也幫助自己開始覺察自我的內心；但慧的

期待與學習並不因此而滿足，「當我帶 Angel 的時候…我也會想說…有一天我死了…，難道我就一直帶著妳，就這樣過著沒有意義的生活，然後我們兩個在家就等於在等死。」面對死亡，促發慧走向人生意義的追尋；經過一次禪修的體驗後，慧為自己及 Angel 找到了生命的歸依，「我不覺得我們在等死，我們要走修行的路。我們很有福報，不用去上班賺錢，我們有這麼多時間，我要走修行的路。」一樣的時間，慧選擇走修行的路來提升心靈的成長，「靈性是屬於比較高階層的，那我們要藉由肉體和心去捉住…去感覺、感受，來達到這個靈性的…般若波羅密…是智慧吧！就內在的智慧吧！」確認了人生的目標後，慧減少了許多坊間身心靈的課程，也婉拒朋友好意介紹的諸多民俗療法，「我需要靜下來，我不可以在往外走，我應該要停止，我不可以在往外尋找，尋找我的解脫，尋找我的出路，那是要自己走的不是要去找的。」不想再像忙碌的陀螺到處旋轉，因為真正的解脫就在自己心中，就在生活的食衣住行中。

小結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研究者以奧妙的海相來意義慧精彩而豐富的人生戲碼，分別以不平凡的生命洪流、生命黑潮的脈動、逆溯人生黑潮的暖洋、揚起探訪生命之旅的風帆、我是航像未來的舵手等五大標題，襯托一位甦醒植物人母親不平凡的生命背景。另外，以 Angel 的意外事件當作分水嶺概略敘說慧的人生故事，分別就意外發生前後及甦醒階段，敘寫重要他人、生活世界、視閥的改變或影響。最後，企圖呈顯的是迷失人生大海的航海者—慧，歷經生命逆境的考驗，將危機轉化成生命的學習過程，由覺察自身的存在之道中，將迷失許久的生命主導權再度尋回，重整生命的腳步，滿載希望的朝向未來邁進。幸運通過此次的人生考驗，慧第一次感嘆「活著真好！」然而，此次的順利並不代表人生的功課已經圓滿，皆下來的考驗—慧與 Angel 共命的未來是此生不會停止的考驗，但她已擁有了面對的力量與勇氣。

第二節 Angel 的神奇之旅

Angel 是燃起研究者改變研究跑道的動力，在見面的第一眼、在她呼喚我的剎那、在短暫相處的時間過程中，研究者內心莫名的升起一種感動，而這份莫名的感受引領著研究者突破層層關卡，順利的見到了 Angel 及照顧她的母親－形影不離的慧。甦醒後的 Angel 智力診斷停留在孩童階段，對於事物的專注力無法維持太久（幾秒鐘或幾分鐘），最後慧成了主要的受訪者，而她認為的「生命中的貴人－Angel」也同時參與了訪談過程。就像慧形容 Angel 如同是自己的影子般，他們儼然如生命共同體彼此影響著對方的生存世界，所以研究者另闢一節，呈現訪談過程中與 Angel 的部分對話，試圖呈顯其甦醒後的世界樣貌。

也許是與 Angel 建立了信任，研究者在慧的陪伴下幾次與 Angel 無預期的對話，對話內容無不讓研究者驚嘆。以下為能如實呈顯這份驚嘆，研究者將盡量以原始對話方式呈現 Angel 重生後所見的人生。

壹、Angel 的重生

「人死後會變的好輕好輕喔！然後風一吹牠就會飛得好遠好遠…。」「我聽見他們的聲音…可是我回來主要是因為我想回來。」

這是第三次見面研究者正與慧及他人對話過程中，站在身旁的 Angel 突然冒出的話，研究者試圖延續她的話頭，好奇的探知昏迷時的 Angel 是否聽到親人的呼喚，她斬釘截鐵的敘說重生的決定掌控在自己身上後，緊接著很快的轉移了話題，即便慧介入接著發問，也不再續話。對 Angel 來說，當意識不在身體內-昏迷的期間，寓居於世擁有 Angel 角色的這個人已經「死亡」，但是她的意識並沒有因此死亡，牠輕盈的活在另一個存在空間，一個可以感知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而牠的甦醒，她的重生，關鍵決定在牠的意志。

貳、Angel 的領悟

某次訪談過程，研究者陪伴慧與 Angel 共進午餐後，也許慧覺得我們關係的親近度足夠了，也或許是想閉目養神，她主動的開口表示研究者此刻可以與 Angel 聊聊，起初研究者遲疑了一會兒，心想該如何引導話題避免 Angel 「再度」轉移注意力，於是試探性的將主導的棒子丟出。

肉體與心靈的苦痛

研究者：妳想跟我聊什麼呢？

Angel：怎麼辦我現在心跳在加速…害怕…。

研究者：害怕～？

Angel：妳有聽說過一首歌…「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們一起來唱歌好不好？

坐在一旁閉目養神的慧突然開口對 Angel 說：『姊姊有話要問，等一下在唱。』慧說完這句話後繼續坐在一旁靜靜的閉目眼神，研究者當下不再遲疑，將「智能受損」、「乏專注力」這些附加 Angel 身上的外在標籤褪去，決定憑著直覺，開門見山提出問題。研究者當下起頭便直接由人生功課談起，然而意外的衍生出 Angel 提到意外前所接受的身心苦痛，一種令人感到十分沈重的經驗敘說。

研究者：妳覺得人生最大的功課是什麼？

Angel：我知道，接受肉體的痛。還有人生的生、老、病、死；被人拋棄的那種苦；還有接受大自然的催擠，例如大地震、海嘯之類的，如此這般都算是。

研究者：這算是人生最大的功課？

Angel：嗯！像有最愛的人拋棄你阿，這都算是。

研究者：那我要怎樣去經歷呢？應該說我要怎麼去面對？

Angel：要看機緣有沒有到阿，每個的方法都不同，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面對。瞭解我的意思嗎？

Angel：還有一次…還有一次，就是我哥哥現在住在台北嘛…，就是…有一次…不知道是怎麼了…他居然打我…還打到感覺好像黑青一樣，輕輕一摸就會痛…。(Angel 語調輕聲的敘說著，帶著疑惑、恐懼、不知所措的聲音…垂下了頭…眼神也變的內縮。)

研究者：那妳怎麼辦呢？

Angel：那妳知道我都是怎麼對我哥的嗎？我哥他的腳很奇怪…會脫皮，他都叫我幫他抓腳，我都很聽話…都照實的幫他抓，用一個很像呵護小 baby 的心照顧他，可是他都是那樣對我，我都好痛苦…。他就感覺他是老大你知道嗎？耶～妳知道他打我都是怎麼的打法嗎？妳知道有玩所謂的麻將嘛，麻將不是都有那個長長的東西……。

研究者：尺？

Angel：對！他都用那個長長的東西條我的大腳、條我的鼻子…這樣打下去的吶，而且更誇張的是…當著我媽媽的面耶！妳要瞭解喔，這樣是我跟我媽媽心裡的疼痛，有多痛…有多痛啊！

研究者：那妳呢？

Angel：我更痛，因為傷是傷在我的身啊！更傷在我跟我媽的心。

研究者：那妳覺得這是人生最大的功課…。

Angel：也是最大的考驗。現在想起來也會心痛痛。

Angel

接受的的身心苦痛似乎在意外前就深深的烙印在她的內心。Angel 認為人生的功課除了得面臨大自然無可抗拒的無常變數，最大的考驗即是面對「愛的失落」，在內心孤立無援的情境，身體接受的痛經過內心轉譯幻化的是母女連心的苦。面對苦難可以有很多種方法，那是人生的功課，也是人生最大的考驗。

藉眼淚與時間療傷

研究者：對啊…那妳怎麼去面對呢？

Angel：不知道。

研究者：那要如何走下去呢？

Angel：…照常哭阿。

研究者：那那個痛怎麼辦？

Angel：……會隨著時間慢慢的流逝而變。

研究者：妳覺得它會隨著時間慢慢流逝…。

Angel：一定會。

研究者：會變淡嗎？

Angel：一定會，只要妳相信…變成事實…真的。

研究者：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我告訴自己…我相信我可以讓它變淡？

Angel：不是，妳不要想…想讓它變淡，它自然而然的就會變淡。真的喔！

研究者：所以妳現在覺得呢…你說時間會…。

Angel：它不是馬上變淡…而是慢慢的喔。

研究者：所以妳現在回想起來還會很不舒服？？

Angel：為什麼事而不舒服呢？

研究者：妳剛說的這些事情。

Angel：當然會啊！

還未找到直接面對苦難方法的 Angel，「眼淚」是暫時釋放內心滿溢苦痛的出口，相信「時間」是療傷最好的藥膏，只要在內心真誠的告訴自己，那麼相信傷口便會隨著時間的逝去而慢慢變淡。

苦痛粹鍊成智慧

研究者：但…妳不舒服的感覺有變的淡一點嗎？

Angel：我現在跟妳講一件事…這個計算機……

（Angel 岔題，將注意力轉移到玩手機的功能。慧出聲…要 Angel 專心聽研究者-姊姊的問題。）

Angel：沒有什麼問題了…對不對？

研究者：那妳覺得這些事情…。

Angel：什麼事情？

研究者：就是妳剛剛講的這些事情…讓妳學到什麼嘛？

Angel：默默的忍受那種痛。

研究者：默默的忍受那種痛？

Angel：嗯！阿隨著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就一天一天的淡忘了。瞭解嘛？耶～現在好像沒下雨了喔！

研究者：所以妳現在想起來它已經淡忘了？

Angel：沒錯！可是那個痛還是在的…，只要一想到它…。她睡著了嗎？

（指慧媽媽。）我也要學習，讓我休息、休息。

研究者：妳不想睡…妳還沒講完呢。

Angel：我真的…要學習像我媽媽一樣閉目養神。

研究者：妳講完了嗎？你的方法就是「時間」嗎？

Angel：還有智慧，要怎麼去寬恕一個人；還有…還有信量。

研究者：智慧要如何學習呢？

Angel：智慧就是要有很多的經驗啊！然後妳要去克服它，克服它就會變成智慧，智慧我覺得就像珍珠，還有鑽石一樣，它不是一開始就是個鑽石在那邊而是經過石頭的打碎…在裡面的那種感覺，智慧就是很精粹的，粹取精華，我是這麼感覺。

研究者：所以有智慧後就更能有力量面對這樣的問題。

Angel：不只能面對這樣的問題身體也會變的很健康喔！會人見人愛喔！

Angel 一心相信心靈傷口的疤痕會隨著時間的療癒變淡，但在還未痊癒之前，他選擇默默承受那份苦痛；認為「寬恕」有助個人克服轉化苦痛的經驗，而懷抱苦痛經驗的人就像一塊未經琢磨的樸石，經過時間的歷練與粹取，樸石也能進化成發亮的鑽石或珍珠，同樣地，一個人也可以從面對苦痛經驗中學習到「智慧」與「信量」。

苦痛是成長的契機

研究者：妳打哈欠了…真的累了喔…再問妳一個問題？

Angel：等一下，…好吧！

研究者：妳覺得這些事情帶給妳最大的意義是什麼？

Angel：什麼事情？

研究者：剛剛妳講的這些事情…人生經驗。。

(Angel 的注意力又移轉…開始抓養)

研究者：妳還沒講完…妳覺得人生這麼多的學習要帶給我們什麼意義呢？

Angel：意義…就是要讓我們學會成長，才會我們生為萬物之靈的目的啊！

研究者：妳覺得人必須要…

Angel：經過這些考驗。就像是死路一樣，要經過很多條路…。

研究者：所以妳覺得人需要經過受苦的經驗，然後從經驗中成長。

Angel：嗯！所以那個苦只是個過程，像東西要煮好不是都要有個烹調過程，我是這麼認為的。

研究者：所以我們不該去…

Angel：在意。

研究者：所以…其實反過來…有時候我們要感恩它。

Angel：對。我覺得它有一種什麼的意味，妳聽我說。大～黑暗過去之

後，都會有燦爛的黎明出現。我們只要經過那個過渡期後，黎明就會出現，而且那個黎明呢…就感覺像是…妳是不是…燈要在暗的時候才要打開，火是不是要在暗的時候才要打開火，阿在暗的時候開火是不是會顯的那個火很亮，所以那個火在燈光下是不是一點也不會顯的它的亮，那道理就出現啦！所以人生要有所謂的黑暗，才顯得出光的那一點亮。然後呢…妳要有所謂真正的苦，才瞭解到所謂的樂，極樂，所謂至善的境界。

研究者：所以能夠更去…珍惜它。

Angel：更完美。嗝～（打嗝聲）。

Angel 認為人生的苦樂就像黑暗與光明的存在；必須歷經苦痛才有機會瞭解極樂，必須歷經黑暗才有機會一窺自身的光明。人生的意義就在學習如何成長，就像學習如何烹調一道佳餚，在人生的壓力鍋中，苦痛經驗只是一個爲了讓食物更可口的壓力源、加壓元素。

天使的修業

研究者：所以平常那個光本來就在那邊，只是……

Angel：無明遮蔽了。嗝～（打嗝聲）。

研究者：平常我們並沒有去看到…是這樣的意思嗎？

Angel：嗯！對。所以才要…我們為什麼要下來輪迴，因為我們都是有使命的妳知道嗎？就是要接受很多外來的挑戰，訓練…要鍛鍊我們心中的那個光。看會不會因為風吹阿吹…然後都一樣還屹立不搖，在那邊亮著光。

研究者：妳認為這是我們下來的時候就已經……

Angel：要學習的。

研究者：就已經要學習的…所以缺乏什麼時…下來就是學習這個嗎？

Angel：嗯！我是這麼覺得，每個人的感覺都不同。

研究者：那如果我課修過了就可以回去了嗎？

Angel：什麼意思…

研究者：因為我缺乏這個東西，所以我寫了一個故事讓自己下來學習？

那如果我通過了……？

Angel：都高分通過了，那就可以順利的畢業啦！就畢業啦！

研究者：那我可以回家了，回到我原來的地方。

Angel：當然。

研究者：沒有通過怎麼辦

Angel：沒有通過還要再來輪迴啊！就像考試考不及格還要重考，再繼續考到 All Past .

研究者：那我們回去要回到哪裡呢？

Angel：就是我們至善的天堂啊！老家，老母那裡。妳沒有求道還是有求道？

研究者：不能這麼說…該說求的道不同。

Angel：喔～對～，聰明的寶寶，哈哈～。

研究者：文字上不同，意義應該一樣。

Angel：說的好，都是對的，我瞭解。

Angel 認爲人來到這個世界是有使命的。生命體帶著隱藏在內心的燭光降臨到人的世界接受考驗，有時外境的考驗可能蒙蔽了引路的燭光，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得繼續輪迴在這個世界學習與磨練，直到再次照見自身光明，便是回家的時候，回到老「家」—至善的天堂。

研究者：所以道是一樣的。

Angel：道不相同…耶～不是…是道…。嘆…哈哈～。

研究者：哈哈～。

Angel：我可以問妳一件事…？文言文的。

研究者：您問看看？

Angel：妳有沒有聽過一首詩是這樣講的：「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己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像靈山塔下修。」妳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研究者：內求不外求。

Angel：內求不外求？

研究者：我就是道…。

Angel：真的嗎？所以我每天要一直念妳喔！跟妳學習。

研究者：不是念我啦！其實妳也是我啊！

Angel：我也是妳，可是妳又不是我，不對啦。

研究者：道就在自己身上。

Angel：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道對不對，所以才會人性本善嘛。

研究者：像你剛講的，我們經歷的事情…是不是都在自己身上學到的，不管是我從跟妳的互動裡面，可是我還是從我自己身上要看見這樣的事

情，所以我才能學習到那個道啊！所以那個道，是因為我而看見的；所以法，也是因為我而生的。是這樣的意思吧！所以我不需要到外面去求很多東西，因為其實…外面很多東西都是我內心反應出來的，所以我要看的不是別人做的好不好，而是看見這些東西…我的反應是什麼？應該是看我，而不是看別人、或者別人有什麼樣的感受、或者別人對我有怎樣的傷害。該看見的是，別人傷害我的時候，我為什麼會憤怒？我為什麼會有恐懼？我為什麼會有很多的情緒…為什麼？這個才是道吧！我想妳剛講的意思…是這樣嗎？

Angel：非常是，我都有在聽喔！

研究者：我有沒有講錯啊？

Angel：沒有，都沒有講錯，妳都講的很棒。我可以問妳一個問題嗎？妳最喜歡什麼東西？要有的東西喔！像手機啊、吃的、還是衣服。

研究者：現在嗎？我吃飽了…也不口渴了，我現在最缺乏的應該是大自然的…。

Angel：芬多精。那我知道學校哪裡最多，我帶妳去走走吧！

語末，研究者自然的收拾桌面物品，一心想著校園中花草的空氣，在收拾物品的同時，內心總覺得那個地方不對勁，與慧眼神交會後，研究者恍然大悟的笑開懷了。Angel 啊！Angel 啊！你真的是醫生口中那位智能受損的小孩嗎？還是研究者感受的智者。研究者原以為擁有談話的主導權，卻在對話過程中不知不覺的丟出了主導角色的位置，真是受教了。此時研究者腦中浮現著慧與銘的話語「Angel 是我們生命中的貴人。」

小結

Angel「重生」後回首歷經的身心苦痛，理出了自身的一套生存之道—「黑

暗與光明」的譬喻，認為人必須親歷並接受黑暗面的存在才得以見到黎明的光亮，必須親歷苦痛的粹鍊，接受苦痛存在的意義，方能真實感受珍惜至樂。這似乎也意味著，一個人能夠去面對、接受自己的陰影或黑暗面的時候，表示著這個人已具備足夠的能量去看見黑暗，因為光明可以反應出周圍的黑暗。

人生各種考驗都像是成長的契機，而人生的功課便是經歷它並從中學習看見苦痛的意義，從中學習生存之「道」。「道」存在的價值在每個人身上，因個體的獨特性而存有不同的樣貌。所看見、體驗、經驗、感受的任何事情，所覺知的任何事情，是通往回家的道。每個人的人生之道並不一定是個直線，不同的路徑成就學習的是不同的功課，過程中展現的更是多姿的創造力。

參、Angel 談瀕死經驗⁶

某日研究者與慧訪談告一段落後，三人坐在學校一角，等著Angel父親的到來，正當研究者與慧閒聊時，Angel冷不防的問了研究者一個問題。

Angel：姊姊我可以問妳一個問題嗎？

研究者：好啊！妳說。

Angel：人往生後為什麼要火化呢？為什麼不把他葬在土裡就好呢？

研究者：人死後火葬跟土葬沒有分別啊！最後一樣是化為塵土與大地共存。

Angel：可是人如果是土葬的話…他死了在回來的時候，至少有身體可以復活；如果是火葬的話，那他死了就回不來了，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⁶瀕死經驗會引發超自然敏感度與超自然發展的強化。例如：許多人說有更多心電感應和靈視的經驗，更多預知經驗，對事件的同步性有更大的覺察，更多離體經驗，對超心理學「所謂傳導psi的意識狀態」—超心理學研究能力的敏感性有普遍增加的情形。請參閱【超越自我之道】一書第三十二章，Kenneth Ring 論瀕死經驗。

人往生後的處理方式對研究者來說並無有異，因為在研究者的觀念中人往生後就代表這個生命體的軀殼已經死亡，終將腐敗回歸於自然界，並無須特別在意牠的處理方式。當 Angel 問到此話題時，研究者一貫的以為她因為不喜歡被冷落而介入我們的對話，直到提到人的「死亡」、「復活」及回不來的「恐懼」時，引發研究者對於 Angel 所謂「死亡」階段經歷的好奇，暫時停止了與慧的對話，卻意外開啓了 Angel 神奇之旅的敘說。

生與死的意念

研究者：喔～那妳覺得我們認為人死去再復活的這段時間，人到哪裡去了？

Angel：人去神遊了啊！

研究者：神遊…到哪去呢？

Angel：妳想去哪裡就可以到哪裡啊！

研究者：你的意思是說…我今天想去台北的什麼地方，我就會出現在那裡嗎？

Angel：對啊！那是一種意念，妳可以去妳想去的任何地方，妳的意念想回來的時候牠就會回來。

研究者：妳的意思是說…人死了之後，除非牠的意念想回來才回的來，那親人希望牠回來的意念有影響嗎？

Angel：也是會影響啦！可是最主要的還是牠自己的意念想回來的時候就可以回來。

Angel 認為人「死去」再「復活」的這段期間，人的神識似乎像在旅遊，意識想去哪裡便可以到哪裡，是一種意念的運作；而對於所謂的「復活」，

主要的決定因素在於個體的意念是否想要回來，親情的呼喚雖有影響，卻不是絕對的因素。

死後世界的樣貌

研究者：喔！那神遊的時候會去哪呢？

Angel：上面…跟下面。

研究者：上面跟下面…妳所謂的上面是指？

Angel：仙佛的世界啊！那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那裡有很多仙果可以吃喔！還有很多的仙女。

研究者：還有呢？

Angel：下面…可是那裡很可怕…我怕說出來把妳嚇到。

研究者：沒關係妳說…我對那裡的景象還有一些概念。

Angel：我跟妳講的是真的喔！那裡很暗…很可怕，下面都很暗，只有一個地方是亮的…就是火坑，火坑旁邊的池子都是血…到處都是血…，還有油鍋喔……！

研究者：嗯！那個地方很暗。

Angel：還有一個地方，那裡有很多人，很多人都到那裡去，那裡放了一本書…寫生死簿，就是寫人的壽命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很多人都會去那裡看。

研究者：嗯！那什麼樣的人會到上面去？

Angel：有修行的人。

研究者：什麼是有修行的人呢？

Angel：人要有真、善、美、慈悲、喜捨，這是很自然的事，自然的去過妳的生活，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

Angel 敘說著她「死亡」期間神奇之旅曾去過的三個地方－仙佛世界、黑暗世界及置放生死簿的地方。上面仙佛世界是有修行的人才可以去的地方，而有「修行」意旨著個人自然展現存在的本善好好活著；下面是黑暗的世界，形容的景象如民間傳說的地獄，火坑、油鍋、血池是死後世界的刑場；而置放生死簿的地方，就像生死的過渡站，許多人會通過這個地方，一覽此生的紀錄。

小結

Angel 歷經「死亡」之旅，如今「重生」談論著我們未知的死後世界，研究者無法證實其真假，但確認的是在 Angel 的認知中，她軀體死亡的那段時間，她的意識確是去神遊了。當時對話告一段落，Angel 興奮的告訴大家父親的車已來到門口，慧與研究者當下以為 Angel 的專注力轉移，又準備岔開話題，因為車水馬龍的校門口離我們所在的位置將近一百公尺之遠，如何能聽的到或辨別出父親的車聲呢？正當我們回以 Angel 燦爛微笑的同時，慧的手機響起……是銘的來電，只聽到慧回應著電話那頭的銘「你已經到啦…快到校門口啦……。」

第五章 一位甦醒植物人及其母親的復原歷程分析

就像慧在聽過一場祈禱新的演講後，發自內心感動的說了一句話「活著真好」。研究者以為活著便是一種生命力的展現，無論呈顯於外的生命力度是強弱深淺，牠都是一種藝術。復原力代表的是一個人的生命韌性，存在個體就像獨一無二的藝術家，用內化自身的天賦、經驗，用外境隨手可得的媒介，來創造個人生命世界的色彩。此章節透過「類別—內容」分析方式，分別統整出慧的復原歷程、Angel 的復原歷程、共生的復原力概念等三部分，除此，並就其復原歷程的特性做綜合分析討論，藉此透析甦醒植物人及其母親交會的復原力展演脈絡與轉化契機。

第一節 慧的復原歷程脈絡

壹、苦痛的創傷危機

「那種哀傷與害怕是筆墨難以形容的，我的心不停抽痛，痛的連呼吸都覺得多餘，整個人就如同墜入無底深淵，在洶湧暗潮中掙扎摸索，徬徨無助（廖品閔，2005）。」這是另位甦醒植物人思嘉媽媽對意外發生時的心靈描述。意外事件發生時，人們在意的通常是傷者的創傷，卻常忽略了身旁親近的人也可能帶來精神創傷的可能性。創傷最好被視為一組光譜，而不是單一的病症；範圍從會自動復原的短暫壓力反應，到長期、反覆、復雜的創傷症候群都包括在內（曾愛迪、招雁翔，2005）。

承受意外的空白心靈

慧. A781/783：我整個人呆掉根本沒有什麼想法……（靜默了數十秒）我…我那時候什麼想法都沒有。耶！我也不會傷心也不會什麼…是空白一片，什麼想法都沒有

慧. A 799/801：是空白。但是可以聽的到人家講話，沒有思想，可以說完全沒有

思想，我一滴眼淚都沒有掉，我很冷靜，一滴眼淚都沒有掉。

慧.B 77/79：什麼都沒有啊…怎麼可能會有什麼反應，就整個都空空洞洞的嘛…，我沒什麼反應，就整個都空白了。然後我去的時候就護著她的頭這樣子。

慧.A 845/849：她說：「這個媽媽會發瘋，會神經有一點問題。」因為我到外面跑跑……，然後去到醫院的時候，我就牽著 Angel 的手坐在那裡，有時候會跟她講話，就 Angel…Angel…一直叫她，然後趕快醒過來……趕快醒過來，不然就是一直誦經，然後都不會跟旁邊的人說話。

陷落在 Angel 意外震撼情境中—思緒的停滯、知覺的空白、冷漠的情緒、封閉的自我，慧的反應彷彿意味著所處生活世界的失序，自我意識似乎被拋入一個真空的時間流中，連自身也無法形容的「空白」位置。創傷的現身處於可見與不可見間劃不清的界線，並非透過症狀符號的指認即可完全瞭解意義（陳淑惠等，2000）。存在個體遭遇到的某種情緒混亂或生命斷裂，不應被視做某種病理性的異常，而是個人生命中所處生活世界被延宕或裂解的影響，這是一種個體存在性的經驗，一種自我存在感受到威脅的情境，以不同的型態顯現。

死亡失落的印記再度浮現

慧.A 458/460：耶！這車禍讓我想到我爸，事後想到，耶我爸那時候車禍也是聽說完全都沒有外傷，那沒有外傷就馬上死亡了，送到醫院就死亡。

慧.A 1228/1229：所以我沒有爸爸給我的悲傷非常的大，大到我封閉自己。

慧.C 434/437：之後我也不知到什麼時候開始喔…，只要有人出殯的時候…我就很想哭，阿又不知到什麼時候…這個感覺又斷掉，阿我就會想到以前…以前某一些東西會回來。

慧.A 805/807：我不敢去碰 Angel，因為我怕……（停頓近十秒律方才再度開口）把她碰傷，因為我知道會有第二次傷害。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有

這種感覺？就覺得她很脆弱，不可以去摸她就對了。

看見 Angel 如沈睡般躺在加護病房的床上，這個意外的衝擊，致使慧內心因無法接受而呈現空白，但被刻意遺忘的深層記憶卻在此刻迸出開始作用。她的思緒被連結到一個似曾相似了的意外事件—父親的死亡陰影。死亡—沒有外傷—脆弱，看著與父親傷亡時如此雷同的外在條件，慧恐懼的不敢趨前觸摸 Angel，深怕她也會像父親當時一樣，沒有任何的跡象，卻可能瞬間消逝在自己的眼前。此刻脆弱的不仅是 Angel 的軀體，更是自我塵封內心深層、刻意遺忘受創的幼小心靈，愈接近被遮掩的黑暗記憶，內心情緒其實是蠢蠢欲動的，只是意外當下自身還沒有足夠能量面對的慧，寧願屈服於恐懼的威脅，迴避任何可能連結的悲傷記憶，再度將自身拋向安全的地方。

信念的枷鎖

慧.C 56/59：那我到底造了什麼業？我...我對這一些我是不敢去...可是我的心裏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去接受，所以乾脆就把牠關起來，那時候的感覺是我自己把牠關起來。那時候你給我什麼我就是接受，照做。

慧.E. 354/361：這樣講好了比較快，「我們如果做好的時候會上天堂，做壞的時候會下地獄。」，所以我是不敢做壞，因為我怕下地獄，所以我不能做壞，可是我心理還是很生氣，喔...這個人實在很壞，那內心裡就一直罵；可是我都不敢講出來，講出來就造口業，可是這樣是錯的，因為你已經想在心裡。這樣是傷到自己也是傷到別人，人除了肉體，還有靈性、靈魂體，你的靈魂體已經跟他在打架，已經在起衝突了。

慧.C 37/41：我是聽到她叫我皈依，因為我已經變成一種...說句比較難聽的...我已經變成一個木偶，她那時候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好像變成這樣...好像我的思想變成空白了，我的心突然之間又被卡住。

慧.C 34/35：不是不舒服，是被卡住的感覺，沒辦法呼吸的感覺。

慧.C 51/52：沒有沒有，那時候沒有這個東西的存在，那時候變成是我的頭腦空掉了。

信仰信念可以是一個人面對生命苦痛的支持力量，卻也同時可能造成個人困境的問題來源。爲了救 Angel，爲了不成爲眾矢之的的罪人，面對神聖的光芒，慧卑微的再次將自己的心靈封閉，拋出生活世界軌道，逃向一個自己熟悉的空白世界，然後，再度陷落自以爲安全的陰暗角落。恐懼並非產生於黑暗；相反的，恐懼像星辰般總是在那裏，但是爲耀眼的日光所遮蔽（Yalom, 1991/2000）。光明與黑暗是誰給的判準？當環境帶來的外在資源與個人內在資源衝突時，人們趨向選擇屈服於外在知識、教條權力下的「光明」，避免直接面對個人內在「黑暗」的衝突矛盾，這是最簡易的選擇，因爲他只要告訴自己相信就好；如同慧的選擇，即便感受到心靈的衝突，還是選擇暫時緘默，因爲此刻她已無力，也無多餘的能量去反抗。

人生意義的失落

慧.A 365/367：可能從我自己國小的時候我就有這樣的想法了，我對於我的生命……就不會說愛惜我的生命。因為那時候我身體不好，我國小……我從小的時候身體就不是很好。

慧.A 362/363：其實我的朋友都是貴人，他們都會幫我，可是我的心可以說不定性，也就是說心死掉了，我覺得好像活得好無意義……。

慧.C 101/102：我就過自己的阿，也沒有心阿，反正...對事情的感覺...應該就是沒什麼感覺。

慧.C 85/91：我也不大會表達，所以說...我是有魂無體。哈哈...，就是說我的心是封閉住的，阿有陣子...我是形容我的心靈死掉了，好久好久以前了，在 Angel 還沒發生車禍之前。有一段時間我的心是封閉的，那我了解說，人家講什麼的話...我的心是死了，這些對我來說都沒有感覺.....都沒有改變。

慧從出生來到這個世界身體就非常瘦弱易病，也因此得到父親特別的關愛，每天總是將她抱在懷中，無奈父親往生帶來的親密關係的失落，無處宣洩的情緒似乎轉嫁在與自己最親近的自身，用放棄自身存在意義的方式顯現。幼年父親往生引發的失落陰影，成長中因受到母親呵護倍至的影響，冰封黑暗地窖的心靈逐漸融化；以為婚姻關係將繼續提供自己親情溫暖，無奈就在母親離去的同時，唯一可以信賴的親情依靠也宣告破滅，盤據內心陰影逐漸融化的冰山再度封存，此刻的冰點已非昔日，加乘的寒氣連僅存的、待甦醒的心靈也一併凍結；心靈已死的感覺就是沒有感覺，一種「有魂無體」的存在現象。Frankl (1963/2004) 認為在某些情形下有些無形的打擊反而比有形的毆打還難以忍受；而冷漠寡情、感覺頓化、自覺什麼也無法在乎更是一種精神創傷。

貳、找回失落的「母親」角色

「在那懵懂的季節 很多事情我還學不會 是你耐心的牽引我
給我依靠和安慰 寒冬為我蓋暖被 夏日為我拭去汗水
付出從不求收回 從那白天忙到深夜 看看天上彎著那半邊月
向那母親地側影一樣美 推動搖籃地那雙手 也推動了整個世界」
～母親的手

這是一首歌的歌詞，將人們心目中「母親」的意象詮釋的貼切。「母親」的付出常被忽略，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直到看見的那一刻冰封的心也將融化。「母親」的身上滿佈的是歲月刻痕，沒有美麗的外表；當人們覺察「母親」的意象蛻變為天使時，也許此刻的自己也正朝向天使之路。

忘了我是一位「母親」

慧混亂的生活腳步、充滿怨恨的心思，被 Angel 意外帶來的撼動震得滯留不前，無心怨天尤人的慧，卻在此刻意外的接收來自小孩的真情流露，那位生性叛逆不如 Angel 乖巧聽話的宏。真誠的心靈溝通，通啓了慧失落許久的角色—「母

親」。

慧. A 656/657：我的重心都在我自己身上。自從我知道他爸爸有外遇之後，我的心就全部都投在他爸爸身上。

慧. A 618/620：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傷孩子。我都不會去關心小孩子，讓小孩子一直受傷。所以我兒子跟我說，只有外婆在的時候他才是過人的生活；外婆往生的時候他就掉入地獄。

慧. A 648/651：簡直把自己搞的很……很糟糕。然後到三更半夜孩子在家，是後來我女兒跟我講，我都睡著了，哥哥跟我講：「妳還敢一直睡，爸爸跟媽媽都還沒回來，妳還睡，起來。」變成我打哥哥，哥哥就打妹妹，這樣子變成惡性循環。

慧. A 338/344：只要成績不好就是打，就是打，打了之後就變成一種怨恨你知道嘛。「我讀好的你們都沒看到，我讀不好的你們回來就是打。」阿我兒子跟我一樣的倔，都不講，然後開始不叫爸爸，就不叫爸爸，父子之間就開始分裂，那時候我都沒有發現，因為我全部的心思都投在那個女的身上，一直想找到那個女的，然後要怎麼解決。

慧. A 625/628：我那時候常常會說：「兩個過來，媽媽跟爸爸離婚你們要跟誰？」那我兒子就不講話了，我女兒就靠過來說：「我跟媽媽。」所以我就很氣這個兒子啊，他做錯事我就打，做錯事我就打這樣子，阿爸爸打，媽媽也打。

慧. A 621/623：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之外，就是打，爸爸打，媽媽也打。我也會打孩子，因為我很恨他爸爸，然後他跟我一樣很倔，如果我叫他做什麼，他不要就是不要，那我很生氣就會打他。

慧. A 638/641：那時候應該是……國二了，嗑……阿那時候我都逼他一定要理一個小平頭，他就說：「你知道嗎？全班只有我是一個小平頭。」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他要他當小平頭，我就是他要他規規局局的。

沈浮在親密關係失落的大海，怨恨差點掩滅了慧心中潛藏的明光—母親的愛。當汪洋中唯一可救命的枯木也被搶走了，內心升起的是對生命的放棄；矛盾的，居然是怨恨的心讓自己在世界得以殘存。慧用盡生命的專注力，在怨恨的大海中尋找不讓自己溺斃的平衡點—宣洩沈載不了的怨氣，只是在找不到出氣的對象時，身邊最親近的、無力還擊的人便得囊括所有的刑罰。仔細檢視這股憤怒升起的方式，就會隱約感到他其實是以保護者姿態，像個朋友般出現，來幫助我們對抗或報復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所以當憤怒或憎恨之情由內心生起時，它看來有護盾或保護者的面貌 (Dalai Lama, 1997/2002)。無奈的是當慧找不到報復對象時，小孩便成了復仇的犧牲者，甩不開的怨恨之心，此刻正肆無忌憚啃食著「母親」的存在。

「母親」你真偉大

人生存在許多不同樣貌的功課，就像在時而平靜，時而波濤洶湧的大海中航行歷險，這是學習成長所必須歷經的考驗；而「母親」就像矗立港口的燈塔，無時無刻燃燒著自己的能量，為大海中奮鬥迷航的小孩照亮回家的路，為回航疲憊不堪的小孩闢一處避難所。慧在人生的航行中歷盡生存百態，一度在尋求愛的漩渦中迷航，直到一波巨浪襲來，才讓她在浪端拱起的瞬息得見遠方溫暖的燈光—「母親」的呼喚。

慧. C813/816：哦～那時候講到我媽媽…是我媽媽對我很好，因為我從小沒有爸爸，那一路上都是她在呵護我，因為我從小身體不好，都會拉肚子…好像也是很瘦，所以我媽媽對我比較好。

慧. A147/148：我懷了第一個孩子，然後我跟我媽說：「我覺得我吃不了苦」，所以她就叫我回去她會照顧我，所以我就回去了，一直到生。

慧. A 232/234：我跟我媽說你要跟我一起去，因為那只剩我媽一個嘛，阿我媽有存一筆錢，所以就買房子，剩下的錢要貸款，所以她就要到工廠去上班，我媽去工廠上班，那我就帶我的小孩。

慧.A 224/226：我媽對我很好，我都住娘家，所以賺的錢都是私房錢，吃住都在娘家，阿後來我媽在台中買了房子，買房子的時候就用我跟我媽媽的名字買，因為我哥哥跟我弟弟都還沒娶。

一次分享照顧 Angel 心情轉折的活動上，慧一開口便泣不成聲。那是一個母親節的慶祝活動，站上台還來不及說幾句話，母親寡身含辛茹苦養育自己長大的身影頓時浮現心頭，隨著眼淚的放肆奔流，過往母親對自己的呵護關愛歷歷在目，流動的經驗自冰封的內心湧現，現出真相；曾幾何時內心怨恨的、麻痺的陰影，已經將母親的愛與生命教導遮蔽，眼淚釋放了被囚禁的靈魂。照顧 Angel 的辛苦在照見「母親」的影像後，一切變的理所當然，變的甘甜。

「母親」的甦醒

人有限的能量常被耗盡在內心一角的衝突、怨恨，而被陰影冰封的能量也忘了自己的使命；直到看見了遮蔽的斗篷，看見了自己的使命，生命能量的泉湧將同時化解冰封的元素。

慧.A 570/573：我怎麼不會顧到我的二個小孩子呢？我也很自私，我只想到我自己的事，結果我兒子很怨，跟我一樣很怨；我是很怨這些人，我兒子是連我一起怨下去，怨恨我跟這些人，所有的人。

慧.A 1340/1343：嗯！那像比如說 Angel 車禍，我把重心全都放在她那邊……，我覺得我對不起她，我要如何做（字字加強語氣）？才能彌補我對你的缺失，所以不管我要做什麼，我都會去嘗試著做。

慧.A 652/654：所以我對 Angel 和他哥哥愧疚心很重，所以她車禍的時候，我對她非常的照顧，不管再怎麼辛苦的我都做。

慧.A 1358/1361：那 Angel 的事情，讓我說，耶！我要堅強起來，我要照顧妳。好像我不需要生病，因為我們常會說我生病是因為需要對方來注意我，那我現在不需要別人來注意，我是我要去注意別人，所以我不需要這些病。

Angel 的意外，意外的重新締結了親人決裂的關係，重新搭起了彼此溝通的架橋，心靈真情的波動，敲醒了慧被自我封閉的心靈。覺察自己未曾盡職母親角色的責疚心態，讓她變的堅強，爲了補償多年來對小孩的傷害，慧堅強的從無知的「小孩」蛻變成無懼的「母親」；爲了感懷母親對自己無怨無求的呵護，慧願積極的面對未來人生，從心學習母親的角色—愛的功課。

參、存在視閾的改變

Angel 甦醒後存在視閾的改變，讓慧感受到其它空間的存在力量，這份對世界存在實相的覺知，逐漸引領著慧朝向新的生活-身心靈整合探尋之路邁進。

慧.D119/122：那這些讓我說…一種無形的力量，阿有時候她會跟他說：「今天不是妹妹跟你來，是某個人跟你來。」這樣…她都這樣跟那個講師講。
那我就在想她真的看的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慧.D 168/171：我完全接受。我不知道…我那時候完全的接受，而且我也知道，阿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女兒完全不怕你知道嘛，就是 Angel 講一些有形無形的時候，我一點都不害怕，呵～我不害怕。

慧.A 1189/1193：不要去判斷，你就完全要開放出來，他問什麼，有什麼你就直接答出來，然後我們在溝通的時候，他會說：「旁邊的無形眾生，請您尊重我們這次的溝通師，不要干擾我們。」所以後來我是蠻相信靈魂的存在。

慧.C 1099/1101：一度…不是常常，我感覺到說…嗑…我的爸爸媽媽其實是活在我的心中，只要我想的話…隨時都可以連結。

慧在感受道親與 Angel 的對後，對世界存在的樣貌有了不同以往的看見；靈性空間的存在似乎影響生活世界的脈動，這樣的認知，在慧的復原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觸媒，許多失落的、怨恨的種子逐漸浮現消解。過往的人並不是真正的

消失了，他存在不同於生活世界的空間裡，這樣的覺知衝擊著慧的內心，原來自己並沒有失去父母，他們活在內心，這樣的體悟似乎慢慢的在消解刻劃慧內在多時的失落經驗。覺知世界存在的樣貌，內心升起的是對未知世界的恭敬，清楚對宗教的虔敬不再只是一種虛偽的交易心態，而是一種實在的神聖，一種修行解脫的依歸。存在視閥的轉化是活化復原力的關鍵，心靈空間成長的要素。

肆、覺察自我的生存之道－陰影現形

存在個體從呱呱落地來到這個世界便開始學習生存之道，爲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或關愛，他學會會用哭泣吵鬧等各種方式來試探或尋求所需，而經驗會告訴他什麼是可行的什麼是不可行的。但當傷害太大，自己的心靈又無法承受當下的苦痛時，這份需求似乎被恐懼所烙印，爲了保護自己在這個生活世界繼續生存，存在個體勢必要將受到傷害的、失落的感知觸角收在安全的空間，一個不爲人知的、連自己也會刻意遺忘的記憶空間；直到看見了出口，學會用自己的方式破繭而出。

封閉自我的習性

存在個體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存習性。如果不是現身在世的存在已經指向一種由情緒先行標畫出來的、同世內存在者發生牽連的狀態，那麼，無論壓力和阻礙多麼強大都不會出現感觸這類東西，而阻礙在本質上也仍就是未被揭示的（Heidegger, 1953/2002）。直到心靈的力量有足夠反觀的能力，許多渾沌的現象似乎變的澄明。

慧.A 1230/1233：發現原來我小時候是這樣子，封閉自己……；然後小時候我常常跑去動物園裡面，人家動物園裡面不是在關一些動物嗎？有時候我就會很想被關，我就覺得躲在裡面好像很安全。

慧.C 61/63：我從小的習性就是這樣子。對外面的東西... 只要是我不願意的事，

我會去做，可是我的內在是關閉的。

慧.C 67/68：這是我小時候的習性，我小時候就有這樣的習性—關住。只要不願意的東西我就關住。

慧.C 79/81：所以我以前上課從不講話，上課老師問我，我站起來就是看著你，妳叫我做什麼我就做，可是我就是不會講話。

慧.D 768/772：原來是…我以前是這樣受傷害的，所以我會把這些封閉起來…，封閉起來就會跟她一樣…是遺忘的，所以人家問我某一些東西…當他們在幫我溝通的時候，我完全記不起來，是真的記不起來，因為那些是我所恐懼…被我壓下去的。

揭露阻礙需要具足勇氣，因為涉及的不是他人的事務而是存在本身寓居於世的此在問題。**受傷害—恐懼—封閉自我—刻意遺忘—尋求安全**，慧覺察到自身慣性的生存模式；因為親情的失落，因為無明的恐懼，為了生存，她選擇將內心自我封閉在黑暗的角落，覺得唯有將真實自我隔離在生活世界之外才是最安全的方法。而就在她突然恍然大悟的同時，也認知命運如同自己影子的 Angel，居然選擇了跟自己雷同的方式來避開無法承受的苦痛傷害，這份領悟帶給慧無限的希望，因為她相信總有一天 Angel 也會跟她一樣願意敞開封閉的心門，自陷落內心黑暗的某個角落中走出來。

眼淚背後的真相

慧接觸身心靈的課程後，覺察到自己情緒背後的實相，發現自己居然習慣用笑容來掩飾自己想哭的衝動。

慧.A 1216/1219：就有人說，都已經沒有爸爸了還不乖一點，當人家講這個的時候，我雖然在哭，但是當人家講這個的時候……我雖然在哭，但是我的裡面是有聽到的，阿我覺得我這樣哭對我一點幫助都沒有，後來我就封閉了自己。

慧.C 1179/1181：那也算啊…而且妳在哭的時候也算是一種種子，當妳哭到已經

快斷氣的時候，還沒有人理妳的時候，又有人這樣講妳的話…
那就是給妳下種子。

慧.C 431/437：嗑…那我就覺得說這些大人…哭的很痛苦的時候…，為什麼眼淚擦一擦就馬上可以恢復了妳知道嘛，嗑…我也是蠻…。後來之後我也不知到什麼時候開始…，只要有人出殯的時候…我就很想哭，阿又不知到什麼時候…這個感覺又斷掉，阿我就會想到以前…以前某一些東西會回來。

慧.A 1267/1269：原來我都笑隱藏我的內在，其實我笑的背後是哭泣…，我笑笑笑之後；突然之間就哭的很大聲，哭的很大聲之後就會很平靜，然後我會感受…慢慢的去覺知我自己…。

慧.C 1102/1103：之間…覺得很好笑，其實笑的背後我隱藏的是我自己，原來我是在哭，阿我就是用笑來取代哭。

慧.C 1118/1120 因為我笑了之後，我就會把自己壓抑住，如果我沒有壓抑住，笑到後來就是哭……。

眼淚原是釋放內心壓抑情緒的反應，幼年不懂死亡為何物的慧，在父親往生時，以為撒嬌的哭泣就能引起大人的關注，結果非但未能得到關愛，還遭來不准在哭的喝令，讓幼小心靈受到威脅驚嚇，得不到關愛的失落感，讓慧自此將眼淚塵封在內心黑暗的深淵中；加上小時候目睹大人面對親人往生時所表現的眼淚是如此的虛偽而不真實後，眼淚似乎就被自己貼上了負面的標籤。直到身心靈課程的引領，眼淚的存在，方從黑暗的深淵中好奇的探出頭來，慧也因此慢慢的看見了自己內在的衝突，這樣的看見讓慧終於解開了塵封眼淚的魔咒，慢慢的從黑暗的深淵走向明亮的彼端。**死亡-眼淚-陰影-封閉情緒外顯**，那麼慧敘說過程中強調，在面對 Angel 意外生命危急關頭時冷靜的一滴眼淚也沒有掉的現象，便能理解為一種精神創傷後陰影的延宕了。

內心衝突的因應之道

人的智能猶如兩面刃，他能帶來衝突，又能克服矛盾；而克服矛盾的最佳之道，就是要有和解的精神，甚至面對自我衝突時亦然（Dalai Lama, 1997/2002）。人的意念如川流源源不息，無法阻絕，綿延中撞擊衝突在所難免，而這也考驗著慧在人生中如何逐步面對未知的挑戰。

慧.E 366/368：嗯…現在…現在我會用感受，當我情緒起來，那我惡意不能起來，我又不能講，那我會自己受傷對不對，嗑…昨天晚上我就先靜坐。

慧.E 374/377：畫符號、唸咒語，哈哈～。那如果在一貫道的話就是念佛，念五字真經，那如果是佛教的話，嗑…就是懺悔文，就是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從身語意之所生…我就一直念，念到我頭腦是空的。

慧.E 379/381：去觀我自己身體的感受，當我念這句話的時候，我會去觀我的身體有什麼感受，去觀感受，看身體有什麼起伏，嗑…這樣子去平息我的東西。

慧.E 384/387：對，轉移！然後轉移的時候我又給自己一些觀念，我是富有的，我是輕鬆、喜悅、自在健康的，就是觀一些自己另外一方的，給自己一些能量…，我用這樣來抒解。所以我必須感謝 Angel 讓我有機會學到這些東西。

慧.E 399/402：算是自我覺察還是自我調適…？應該說是先自我調適吧！把心靜下來之後才去覺察；覺察之後在轉；轉就等於是在創造自己的未來，我的未來是要這樣…，等於是在改我自己的劇本吧！

慧.E 407/410：我就是要懂得覺察，把過去的…就像我剛跟妳講的…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痴…，就那四句；我為什麼會感召這些事情來？應該有它的因果存在，所以我要懺悔…如果是我的話我要懺悔。

一貫道背景的慧，爲了營救 Angel 脫離死亡邊緣，爲了讓甦醒的 Angel 有

更好的復原資源，自認為生性封閉的她大開方便之門，接受除一貫道以外的信仰或思想，更深入相關活動課程親身體驗，其間最大的收穫便是學習覺察自我的功夫。**意念衝突—靜坐—觀感受—轉移—懺悔或回饋正面力量**是慧面對問題再起的方法。當慧內心角色再度受衝突、矛盾意念所苦時，她創造了一套沈澱浮動思緒的方法，她讓自己直接面對問題，覺察感受內心的情緒起伏，結合念佛、懺悔等宗教儀式，專注收攝驛動的心，最後在給自己一份喜悅的回饋，相信自己能夠轉化苦痛，創造未來快樂的人生。而這是慧統整內心經驗後，獨創專屬於自己的覺察功夫。

伍、認同自我本具的創造力

人可說是一種向陽的動物，陽光是生命的元素之一，即使困在黑暗洞穴中，人的目光還是看向陽光，但唯有相信自己擁有救贖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擁有創造未來的力量，那麼才有足夠的資糧可以支持自己走出黑暗的洞穴，重溫陽光的溫暖與喜悅。

慧.C294/299：妳可以…妳自己可以…妳給自己的功課，妳可以走出自己的路，…也不是這樣說…就是說你自己就可以通三世因果，我本身就有這個能力了，為什麼我還要去找別人呢？所以我就想…那我有這個能力…我要去發洩，我要去激發…我的潛能。

慧.D 656/657：對…對，妳就是要信任牠，我信任你也相信我自己。

慧.E 322/326：我跟她說，飛機有黑盒子對不對，我們人也有黑盒子，那那我就用這個黑盒子跟她講，妳的未來就要從現在當下去改變，妳的未來才會改變，如果你當下不改變，那妳的未來就一樣照著這個黑盒子走，一樣在那邊輪迴。

慧.E 328/335：嗯！有沒有，前世今生來世，那如果你今生不改變的話，那妳來世就繼續照這個模式一直走一直輪迴，你必須要有所突破改變自己

的人生，自己寫妳的劇本，那走不走到道場我不予以置評，因為一個人如果她靜不下來，沒有時間，她只是為了要去道場消我的業障，我要去道場成長；可是妳人出去了心沒有帶出去的話，妳所看到的，嗑…妳所有看到的是妳吸引來的就會是妳所感召來的…。

人們受到創傷或無法承受苦痛經驗時，習於將心靈某部分的自我關在黑暗的洞穴中，那可能是一種細胞記憶的慣性，可能是一種保護自我的反射行爲，也可能是最簡單而不費力的選擇；一個將自己拋出生活世界自以爲安全的地方，而這個安全的地方終究不會擁有快樂。經過這麼多苦痛經驗的考驗，慧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快樂人生的權力與義務，但在享有這份果實前，個人必須相信自己本具創造快樂人生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必須將希望付諸行動，覺察自己的陰影瓶頸，突破現況，才有可能帶來真正的希望。

陸、看見苦痛的意義—生命成長的契機

Angel 意外前，慧的人生充滿了對命運的怨、對他者的恨，似乎全世界所有的不幸都降臨在她身上，始終不瞭解上天這樣的安排是爲了什麼？她無法可解，也無心力面對，只好讓自身的覺知退出生活世界的遊戲，暫時封閉在黑暗的世界，直到曙光臨現，生命成長的契機將被看見。只要能夠發現過去痛苦所帶來的禮物，整合立刻發生（Debbie Ford, 2005）。

感恩的心

慧.E 387/389：所以我必須感謝 Angel 讓我有機會學到這些東西，阿阿無哦…我一定就鬱卒耶…喔…我一定又要送醫院，我以前就是這樣子。

慧.E 419/421：人生走得…不用在繼續在那邊輪迴啊！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這門功課，沒有去學習這些的話，那我會跟我哥哥我弟弟一樣在這個名利上去追逐啊！

慧.D 427/430：我的感受就是像他講的「活著真好」…。那我會說…我們還有這
個機會真好…我會捨不得；可是我們畢竟…老天對我們真的是厚愛的，真好…活著真好！我也會一直覺得活著真好。

Angel 意外帶來的衝擊十分強大，將慧封閉的心靈自我一併震出了黑暗世界。在照顧陪伴 Angel 的過程中，慧的責疚心態讓她變的堅強，勇於接受眼前的苦難，而當她學習接受的同時，似乎在告訴著我們，她已具備面對自身苦痛經驗的力量。省思苦難本質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我們有可能在其中尋找到一條出路，找出一個替代的方法，也就是有可能獲得免於苦難的自由（Dalai Lama, 1997/2002）。感恩的心讓慧超脫苦難的沼澤，自身的覺知也因此悄悄的甦醒，不但讓自我走出了悲劇故事的主角迷思，也開始懂得欣賞他人生命缺陷的美麗，更驚嘆的對世界昭告—活著真好。苦痛經驗通常深埋在心靈黑暗的角落，當它的存在被賦予意義時，個體的存在意義也將被開顯。

家庭關係的重建

慧.C 647/648：現在…至少他的脾氣改變了，以前他的脾氣不好，我的脾氣也不好，所以很容易衝起來。

慧.C 651/653：都有，就會有同一個目標吧！我要怎麼照顧她對她比較好？什麼東西對她是有幫助的？我們就去做，我們的出發點就是…怎樣可以讓她更好。

慧.C 96/98：是生活心理都轉變。生活也不一樣了阿，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為了救這一個生命我們必須一家人團結。

慧.D 102/106：他因為這個女兒，所以…他老婆…就全心全力的投入一貫道。也可以說…他在強化道場的力量，因為他是道場的講師，然後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就愈來愈好，本來是有一點那個的…。

慧.D 109/110：這個小孩。是因為這個小孩，使他們夫妻之間變的比較契合，然後兩個夫妻都投入道場。

家的模樣，在 Angel 意外前是傷痕累累的，早已失去了保護者的功能，更不再是心靈遮風避雨的落腳處。家庭的成員就像被迫出外的遊子，獨自過著各自的生活，彼此的關係早就被冷漠、怨氣所阻斷，即便過年過節大家還是會返家團聚，但家的核心元素—心靈間真實的情感流動早已不復存在。然而 Angel 意外帶來的衝擊，意外的為大家疏通被冷漠滯滯多年的關係裂縫，也意外的改變了家的命運，朝向一個明確的、共通的方向前進。「母親」角色已覺醒的慧，也承接了角色該有的責任—守護家人，爲了讓家人的心靈真情回歸一心，她相信唯有大家的信念同軌，才能創造最大的力量。Angel 的傷如同反應家的傷痕，就在大家宣告齊心照護 Angel 的同時，家的傷痕也慢慢的在自我療癒。

柒、人生意義的開創

慧.C 1265/1267：人生的意義跟價值…這個有答案呢，可是我一時間不知道怎麼

跟妳說，我有感覺到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慧.E 415/417：對啊！去創造我的未來，我必須在當下斬掉我過去，不好的、過

去的，已經過去了，所以我當下必須要把它斬掉，要怎麼做就要去做…行為嘛。

慧.D 664/667：因為這個劇本是我們自己寫的，阿這個就是我的功課…信任的問題，比如說我的劇本已經寫好怎樣對不對…不行，我要改變我的

劇本，我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往下寫我的劇本。

慧.E 233/236：其實未來的日子我們就是導演者，我們可以改寫我們的劇本，那

我們為什麼要讓劇本回到原來的樣子？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自己把它寫成很好的劇本？為什麼要把她框在那裡呢？

慧.D 148/150：生死的啦！也是很盡心盡力的要把他女兒救回來，可是他沒有成

功，他沒有成功…可是他用這樣的一個經驗在幫助其它人。

慧經歷了人生一連串的艱辛考驗，在她賦予苦痛經驗意義的當下，原本被

壓抑於黑暗世界的心靈能量慢慢的被釋出了。生命的經驗被賦予意義之後，就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我們可能利用此事件強化能量，大步走向生命坦途，或是我們因此而消耗能量停滯不前（Debbie Ford, 2002/2005）。面對問題，慧不再像個充滿防備的刺蝟，轉而將問題當作人生的功課，開始學習信任自己的能力，接受考驗而不是逃避或封閉自我。當生命故事的主導權重回自己的手上，慧變的更有自信，她相信人生的劇本不是狹隘受限的，意義是可以自己去創造的。

捌、 共命共生的未來功課

走向靈性的發展

慧.C19/20：我的問題，之後...我就想要沉澱下來，我要從我的內在去找，我不要往外去找。

慧.C 287/290：我需要靜下來，我不可以在往外走，我應該要停止，我不可以在往外尋找，尋找我的解脫，尋找我的出路，那是要自己走的不是去找的。

慧.A 1255/1259：我就是學太多東西了，所以學了這個就把那個忘掉，換學了那個就把這個忘掉，喔……這樣不行，我要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就在想找個時間這邊盡量不要來（指一貫道道場），去旋轉功就好，把自己沈澱下來…慢慢的，不然學一學沒有用很可惜。

慧.D 474/481：靈性就是我們內在的智慧，就是啟發我們內在的智慧，我們這個（指肉身）只不過是個工具而已，走到後來我們的感覺是這樣。身是身體阿！心就是我們去內觀的時候…一種感受；靈性是屬於比較高階層，的那我們要藉由肉體和心去捉住…去感受、感受，來達到這個靈性的…般若波羅密…是智慧吧！就內在的智慧吧！所以這一路走來會有不同的感受，應該說覺知不一樣。

慧接觸身心靈的課程後，啟動了自我覺知的能力，對於身、心、靈的存在賦予了新的見解與詮釋，認為個體乃藉由身心的存在、感知的能力來提升靈性，一種內在自我本具的智慧。然而諸多的外在資源困惑了慧的前進腳步，許多的心力被用在「尋找」提升靈性的方法，卻失去了讓心靈真正沈澱下來，體會內在智慧的機會。Frankl（1986/1991）於生存的理由一書中提到，一個人如果無法遇見他生命中暫時的階段將於何時結束，那麼他就無法為自己設定任何進一步的目標，也將無法為自己指派課題。生命的出口，就在生命的解脫處；慧為自己的未來，選擇了一條追求內在靈性的成長之路，那是她為自己設定的人生功課。

為 Angel 的未來鋪路

慧.E241/242：嗑…也不能說跟以前…如果是在這裡的話，我會叫她走修行的路，
內觀還是…心性方面的修行。

慧.C 462/468：當我帶 Angel 的時候…我也會想說…有一天我死了…，難道我就一直帶著妳，就這樣過著沒有意義的生活，然後我們兩個在家就等於在等死，可是內觀回來之後，我不覺得我們在等死，我們要走修行的路。我們很有福報，不用去上班賺錢，我們有這麼多時間，我要走修行的路。

慧.E 222/227：我在考慮這一點，如果她只是因為這樣而回去…，那跟我原來的想法是違背的。我的想法是為了要她走修行的路，那她回去那裡只是延續生命而已…，嗑…說句難聽的，那只是在等老…，沒有什麼休閒，沒有什麼課程可上；我所想的是心靈的成長，不是為了這個肉體生命可以活的愈久愈好。

楊雪梨（2004）就甦醒植物人後續照護問題表示，患者與家屬之間原先的互動情況、親密程度與家庭的連結度，經常會影響到後續照顧上的問題，父母親在照顧上所呈現的是絕對的奉獻與付出，而這個照顧責任歷經昏迷到甦醒後的照護。常常自嘲 Angel 就像是自己影子的慧，扛起了她未來照顧與陪伴的工作。Angel

的甦醒「是老天給的命」，是奇蹟、是恩寵；看著她日漸復原的身心狀況，慧卻開始思考著生命的無常與有限，生命的存在，不該僅是為了活的長久，而是為了活出意義。一度考慮帶著 Angel 回到故鄉（金門）投靠親人，為 Angel 的未來鋪路，然而最後慧還是選擇留在現在的生活環境裏，因為她希望 Angel 的未來不僅只是不愁吃穿，她要引領著 Angel，在未來的生命裏由物質的生活走向心性修行之路，一個她認為的，心靈真正的依歸。

共生的修行瓶頸

慧.C373/376：自修之外遇到了瓶頸…應該這麼說。因為我覺得說時間控制在自己手上，不像學校上課就是上課，下課就下課，尤其妳又帶著一個 Angel，當我在靜坐的時候她會來干擾我。

慧.C 382/387：不是，我說我們現在開始靜坐，像內觀…不用太久半個小時就好，她坐下來…然後我們就開始了，然後突然間…嗑…總覺得前面有什麼，有點壓迫感…有些不一樣，我就眼睛睜開看一看，哦～怎麼…哈哈…然後她眼神就這樣一直看著妳，所以說自修有困難，跟她一起有這樣的困難。

慧.E 275/278：嗯！我是這麼想…因為我們現在還站不穩，還無法自修，還需要靠外力的支持，不管在法或身心靈的課程…我覺得身心靈的課程並不衝突…，因為身心靈的話…至少讓我們很快樂。

慧.C 468/472：只是這修行的路…好像走的不順，好像還有某一些東西是我要學習的…，嗑…可是這些東西要去學習的話…不是要我花錢到外面去學，我已經沒有這個能力，應該是怎麼…怎麼在去走這條路，不過我很確定的是，我要走修行的路。

習慣放逐自己覺知跟隨他人腳步的慧，重拾生命的主導權，選擇走向內在自我的修行之路，但一切的學習還在摸索中。接受許多身心靈課程洗禮的慧，一度希望能帶著 Angel 在家自訂功課、閉門修行，減少耗費在外奔波追尋真理的時

間；但好動、無法長時間專注意念的 Angel，在慧自我修行路上帶來不小的考驗，而這些考驗並未就此打倒慧追尋內心快樂的信念。此刻的慧已經不同以往，面對問題不再只是選擇逃避，而是去接受、面對與思考其它未來的可能性。人們必須培養自主的彈性，當另一個價值群能提供實現價值的可能性時，不妨試著去參與；現實生活需要人們的心靈有適當的彈性，這樣才能配合機會來調整自己的腳步 (Frankl, 1986/1991)。爲了改善自修的瓶頸，慧不斷的調整生活的模式與腳步，價值觀在變動中不斷被自我修正，但未來的目標依舊肯定，那就是與 Angel 共命的修行之路不會改變。

小結

Angel 一場穿越生死疆界的意外，爲慧的生活世界帶來人生重大的衝擊，這個意外不但轉化了瀕臨破碎的家庭關係，也爲日夜陪伴照護的慧帶來人生的轉機。而這個轉機啓始於慧意識到自我的存在，當自我的心靈世界不再被自我遺忘、壓抑，原來的生活世界也將被賦予新的樣貌，湧現的是對生命存在的熱情與希望。生命的考驗並未因此而停止，但心靈意識模式的轉變，讓慧學習著覺察存在自我的情緒起伏，學習著面對現實生活的任何挑戰，而支持的力量來自對人生價值的創造、探尋生命意義的信念。

第二節 Angel 的復原歷程脈絡

壹、苦痛經驗

根據慧的描述，Angel 從小就是一位貼心的小孩，所以意外的發生讓她倍覺不捨；而 Angel 甦醒後的復健過程看在慧的眼裡堪稱是種身體的磨難。只是當研究者試圖瞭解 Angel 本人對人生意義的看法時，她語氣沈痛的提到了意外前的苦痛經驗，卻對於甦醒後身體接受復健所帶來的磨難隻字未提，似乎意外前的苦痛經驗之苦更甚於旁人所認知的。

身苦

Angel. Ee 45/50：很奇怪…會脫皮，他都叫我幫他抓腳，我都很聽話…都照實的幫他抓，用一個很像呵護小 baby 的心照顧他，可是他都是那樣對我，我都好痛苦…。他就感覺他是老大你知道嗎？耶～妳知道他打我都是怎麼的打法嗎？妳知道有玩所謂的麻將嘛，麻將不是都有那個長長的東西……。

當慧與銘的婚姻關係觸礁時，家庭關係也面臨了空前的危機。對先生諸多怨恨情緒無處宣洩的慧，將怒氣投射在脾氣倔強的兒子—銘身上，母子當時僅有的互動就是建立在打罵關係上，然而接收了慧怨氣的銘也就近的將妹妹—Angel 當作出氣桶。有好多年的時間，怨恨的情緒是家人親密關係締結的矛盾方式，乖巧、無力抵抗的 Angel 最後變成了威權底下的犧牲者，眾人怨氣的承受中心。期間她曾繼續努力的扮演順從者的角色，但這樣的反應看在刻意叛逆的銘眼裡，顯然更提升了他的怒火，每當無法調適自我內心衝突的狀況下，便對 Angel 拳腳相向，藉此發洩內心爆發的不悅。

心苦

Angel. Ee 53/55：鼻子…這樣打下去的吶，而且更誇張的是…當著我媽媽的面

耶！妳要瞭解喔，這樣是我跟我媽媽心裡的疼痛，有多痛…有多痛啊！

身體的疼痛通常不比心裡的苦難捱。從小就扮演順服、乖巧角色的 Angel，一直得到母親特別的疼愛；而長期接受來自哥哥情緒性的或行為上的暴力，雖然讓她深感痛苦，但最難耐的，是銘在母親面前毫不留情的對她施暴。慧無能為力的窘境，看在遍體鱗傷的 Angel 內心是加倍的苦痛；一方面是心痛母親的無力反抗，另一方面似乎意味著自己存在唯一可依靠象徵的殞落，一種自我立基點被淘空的虛無感。身體的傷對 Angel 來說非常痛苦，但心靈的傷卻是讓她失去存在的意義感，已非痛苦可形容的生命之痛。

貳、面對苦痛經驗的復原力

Angel. Ee 64/64：…照常哭阿。

Angel. Ee 66/66：……會隨著時間慢慢的流逝而變。

Angel. Ee 92/93：嗯！阿隨著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就一天一天的淡忘了。瞭解
嘛？

Angel. Ee 102/103：還有智慧，要怎麼去寬恕一個人；還有…還有信量。

與 Angel 有限的對話文本，研究者無法證明也不另節探討車禍前的種種苦痛經驗或精神創傷，是否致使 Angel 在心靈無法承受的狀況下「召喚」意外的發生，如同慧所認知的現象般；但可以知道的是，歷經意外昏迷、甦醒後的 Angel，對於意外前的種種身心苦痛經驗發展了一套自我面對的方式。她認為心靈的苦痛是一種流動的經驗，曾經烙印在內心的深刻經驗不會消逝，卻可以藉由時間的平台，讓眼淚釋出暗藏內心深處的痛；然而當個體具備面對自我內心黑暗的力量之前，內在自我必先生起寬恕黑暗力量之心，這代表著個體智慧的啓發。

參、信任自己

Angel. Ee70/70：一定會，只要妳相信…變成事實…真的。

Angel. Ee 111/112：不只能面對這樣的問題，身體也會變的很健康，喔…會人見人愛喔。

Angel 面對苦痛經驗的陰影，除了用眼淚來釋出負面情緒，用時間來療傷之外，更語重深長的強調，心念改變在此過程中是絕對重要的。當個體願意或試著面對被自我壓抑的陰影時，可能還未具足昇華陰影力量的能力，但首要的，必須先信任自我擁有轉化問題的能力。這也許是一種自我催眠，一種自我回饋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 Angel 認為不斷的給予自我信心與力量，自我的潛能就會被建構，並成為事實。當個體認同自我本具的能力後，創造出來的力量將會引導個體如何正面看待問題；寬裕的心靈空間，也將由內而外的轉化個體存在的樣貌。

肆、自我意志的力量

Angel. Dd 27/28：對啊！那是一種意念，妳可以去妳想去的任何地方，妳的意念想回來的時候牠就會回來。

Angel. Dd 32/33：也是會影響啦！可是最主要的還是牠自己的意念想回來的時候就可以回來。

當 Angel 陳述昏迷期間的經驗時表示，當時無論她的身軀在生活世界中被宣判受損的多嚴重，但她的意念是自由的，以一種意識移動的方式存在另一個空間，並不因軀體的受限，而限制了意念意識的自由。Frankl 在「活出意義來」一書中也曾提到個人在集中營的切身體會，認為人的身體可以被囚禁，但是心靈意志是自由的，思想意識是不受限的，重要的是個人有選擇生命該往哪兒走的自由。誠如 Frankl 的主張，Angel 的身軀雖被囚禁在生活世界的疾病，但她的思想意識是自由的；能夠甦醒重生回到生活世界的空間裏，最重要的是她自由意志的

抉擇。

伍、賦予苦痛經驗意義

萃取人生智慧

Angel. Ee 131/132：嗯！所以那個苦只是個過程，像東西要煮好不是都要有個烹調過程，我是這麼認為的。

Angel. Ee 105/109：智慧就是要有很多的經驗啊！然後妳要去克服它，克服它就會變成智慧，智慧我覺得就像珍珠，還有鑽石一樣，它不是一開始就是個鑽石在那邊而是經過石頭的打碎…在裡面的那種感覺，智慧就是很精粹的，粹取精華，我是這麼感覺。

如今 Angel 反觀過往所歷經的種種苦痛經驗，她的內心有了不同的理解，認為人受苦是爲了豐富人生過程而存在的，人的智慧必須在歷經苦痛經驗的考驗中被粹取，就像樸石粹鍊成珍珠、鑽石前需接受輕敲重擊的必經之路。而受苦的滋味猶如佳餚烹調過程的鍋中物，有待熱火的精燉慢熬，它的味道才會由生澀轉而甘甜。Dalai Lama（1997/2002）認為唯有藉著明瞭苦難本質，人才有可能產生真正的出離心（sense of renunciation），由內心生起一種真正想尋求自由、解脫存在束縛的慾望。個體能察覺苦難的存在意義是需要具備足夠智慧的，然而這些對 Angel 來說並非一蹴可成，智慧必須是個體不斷的自克服生命經驗難題中所體會到的生命深度所累積；當智慧具足時，它將引領 Angel 朝向人生精粹的方向前進。

陸、創造人生意義

覺察本性的功課

Angel. Ee 137/145：大～黑暗過去之後，都會有燦爛的黎明出現。我們只要經過那個過渡期後，黎明就會出現，而且那個黎明呢…就感覺像是…妳是不是…燈要在暗的時候才要打開，火是不是要在暗的時候才要打開

火，阿在暗的時候開火是不是會顯的那個火很亮，所以那個火在燈光下是不是一點也不會顯的它的亮，那道理就出現啦！所以人生要有所謂的黑暗，才顯得出光的那一點亮。然後呢…妳要有所謂真正的苦，才瞭解到所謂的樂，極樂，所謂至善的境界。

Angel. Ee 151/153：嗯！對。所以才要…我們為什麼要下來輪迴，因為我們都是有使命的妳知道嗎？就是要接受很多外來的挑戰，訓練…要鍛鍊我們心中的那個光。

TAngel. Ee 123/124：意義…就是要讓我們學會成長，才會我們生為萬物之靈的目的啊！

甦醒後的 Angel 領悟了一套自我獨特的人生哲學，她認為來到這個生活世界的每個人心中都存在著一道明光，如同未經琢磨粹練的鑽石隱身於樸石核心之態，也未經開發的隱身於內心深處黑暗未顯之處；必須歷經個人獨特苦痛經驗的粹練，勇敢的讓自身置於過渡的黑暗世界，而當內心世界真實與生活世界接軌的時候，苦痛的滋味便會點亮心中的那道明光，待亮光浮現後，黑暗的世界也將變的光亮。一個人不能去尋找抽象的生命意義，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職（Vocation）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體地去實現的。（Frankl, 1995/2002）。意義並非產生於想像，而是建構在個體人生獨特的經驗中；每個人存在生活世界都是有所使命而存在的，用行動完成使命便是此生活著的意義。

小結

Angel 意外前承受許多人生苦痛經驗的考驗，意外的發生也許讓她暫別生活世界的紛紛擾擾，但在她昏迷期間的意識時光旅行中，這些考驗仍是甦醒前需面對的功課。瀕死經驗確實容易在個人生命中引發徹底的靈性轉化，影響自我概念、與他人的關係、對世界的看法與世界觀，以及心理和心靈的作用模式（Kenneth Ring, 1993/2003）。甦醒後的 Angel，感受到不同以往的世界存在樣貌，也深深體

會人意念是自由的；於是在信任自我存在的可能性後，苦痛經驗得到轉化的契機，它的存在被賦予了深化人生意義的責任，生命的展演也同時獲得了創造的能力。

第三節 綜合討論

之前研究者就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做一整體內容描述，並以類別分析方式呈現其個別復原歷程中觸及之關鍵現象等，藉此展現甦醒植物人及其母親身處逆境時內心世界經驗之脈絡。以下則依上述文本內容，討論兩人的復原歷程及復原力的關係並綜合研究所見與理論形成對話。

壹、復原歷程的面向探討

一、慧的復原歷程

(一) 陰影的作用

幼年父親死亡失落陰影

生命故事像是一連串的意識關係所創造。慧的生命歷程就像她自己形容的「戲劇性」一樣豐富；打從出生的先天體質條件就比一般小孩差，但身體健康的弱勢反而讓她得到了長輩的關愛，只是幸福沒有維持太久，對慧疼愛有加的父親在她幼年時便因為意外往生，親密關係的失落外加旁人的冷言熱語，原本哭鬧不休的慧為了生存，學會了戴上乖小孩的面具—不吵不鬧；但內在受創的幼小心靈讓她幻想將自己關在動物園的籠中，一個與人隔離的安全之處，自此之後父親的死亡陰影似乎變成不受自我歡迎的記憶，滲透到她的內心深處，隱沒入無意識的疆界。榮格認為陰影不該被視為一樣東西，而要把它想成是陰影的或在陰影中「(例如：隱藏的、在某人身後、在黑暗中)的某些心裡特性或品質(Murray Stein, 1998/2003)」。慧反觀過往，形容自己的個性是一種「病態」，許多行為表現與內心感受似乎都是反向而行，對於許多世事也表現的不在乎，甚至不懂得如何愛人與被人疼愛。

婚姻失落陰影

帶著內心衝突造成的隱蔽傷痕，慧的成長除了母親愛的支持，她找到了另

一個親密關係的依賴－銘。父親死亡失落的影響似乎讓愛變相的隱身黑暗世界；慧以佔有的姿態維繫著婚姻關係，更爲了捍衛婚姻關係，一度自私的忘了小孩的存在，銘是她生活世界的情感支柱，如同幼小時父親的角色，她無法承受親密關係的再次失落。所以當母親逝去，生活支撐失去一角的慧，先生宣告外遇多年的事實就像雪上加霜，生命再次遭受難以承受的重大衝擊。Ken Wilber (1991/2005) 認爲當人把陰影投射出去之後，將會感到自己失去了任何動機及衝勁。就像慧在婚姻、家庭瀕臨破裂的情境時，顯現於外的是對銘的家人及外遇對象的怨恨，然內在的心靈已經深覺生命的無意義，一種對生命存在的冷漠態度。

幼年陰影印記再現

幼年父親死亡的陰影，如影隨形的沈浮在慧的生活世界裡，並沒有因爲自己刻意的壓抑或遺忘而真正消失。而父親意外死亡的特徵似乎被自我轉化爲特定的關鍵意象，暫時被打入陰影冷宮，直到 Angel 的意外發生，那似曾相似的意象－車禍意外、無外傷、內出血……等特徵，喚起了慧隱蔽內心深層的部分記憶。也許事件來的太突然，太不可預測，自我的理性面具與陰影瞬間對立衝突，來不及因應的自我，無能的讓自身陷落空白的記憶世界，暫時與世界脫軌。Frankl 更視這種情境－感覺頓化爲精神創傷的現象。

信念衝突－精神創傷沒入陰影

Jung 認爲個體無法面對或還無能力面對的事件，將被自我沒入陰影世界。然而對慧來說，暫時被隱蔽的不只是父親死亡或婚姻失落陰影等事件，更可能是存在自我的情緒表達方式，如父親死亡時不被接受的哭鬧情緒。除此，當 Angel 學姐以業障論說來比擬意外的發生時，慧的感知一度陷落空白世界，這是一場信仰與信念的衝突，就像慧說的「靈魂已經跟他在打架」。面對信仰的神聖性，她恐懼的連讓自己陷落空白世界的緩衝時間一併封存，因爲她必須即刻戴上忠誠的、堅強的面具，爲 Angel 的甦醒祈求。

（二）存在視閾改變

危機也可能是轉機。Angel 意外顯現的外在條件相似於父親意外死亡的印記，這樣的衝擊再度勾起慧刻意埋藏的死亡陰影—親密關係失落、悲傷的眼淚、意義的失落，失落恐懼佔據她受創的心靈，陰影的現形讓她一度無法呼吸。未盡照顧之責的責疚感激發了她早已遺忘的「母親」角色，在全心投入照護 Angel 的過程，陰影的枷鎖雖被鬆綁卻還未鬆脫。然而這些感知在慧的存在視閾有所改變之後，似乎醞釀著慧朝向揭露自我陰影經驗的路邁進。

這個改變可分為二個關鍵階段；首先，是 Angel 甦醒後視閾的改變—能見死亡世界或未知世界的現象，啟發慧對世界存在樣貌有了不同以往的認知。瀕死經驗的人會產生自我概念和價值觀的改變、宗教或靈性傾向的改變、心靈覺察的改變等三種主要效應（Kenneth Ring，1993/2003）。慧雖無瀕死經驗卻從 Angel 後續的復原歷程中，間接受到相關經驗的影響。除此，身心靈的課程更形成一股引導的動力，引領著她走向個人靈性追求的人生階段，而當她接受未知世界存在的可能性時，她漸漸懂得去開放自己的內心世界。這樣的改變逐漸虛化了自我世界的界限，她領悟到父母親並未因死亡而消失，因為她在內心的世界裏與父母親的關係從新締結，父親死亡失落的陰影不再威脅著她的生活。

個體存在視閾的改變，影響著自我內心世界的圖像，

（三）提升靈性經驗—覺察自我

起初 Angel 甦醒後視閾的改變，雖影響著慧開始關注靈性世界的追求，但還未有具體的行動或覺察，直至內心湧現對傳統醫療有限的念頭，她正式的踏入追求靈性。慧為了提供她 Angel 一個較好的、積極的復健管道，她接觸了各種身心靈提升課程，然而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 Angel 受益，她自己也從中獲得許多靈性經驗的促發。無論是經絡理療、深層溝通、內觀……等覺察自我知覺經驗的課程，無不引領慧的意識開始探求心靈的未知領域，為統整曾被隱藏的心像經驗作準備。

(四) 覺察生存之道—統整心像經驗

復原力是一種自我潛能、自我本具的能力，但在面對生活經驗的苦痛時，因個體防禦機制或自我保護作用的啟動，能力可能受阻或變相存在，種種衝突經驗造就的是一種斷裂的心像經驗。慧的人生經驗可說是一連串的苦痛挫折，這些外在因素不斷扭曲個體本具的復原力發展，然而就在她學習覺察自我生存之道的同時，受阻的潛能漸漸被疏通，變相的心像經驗也慢慢的呈顯現形，曾經被自我隱蔽陰影的，那真實自我的一部份—不被他人認同的角色，這些改變帶給慧重建復原力的機會，裂解的心像經驗同步修復，個體與內在自我的關係也變的更親近，更趨於整合。當個體意識到外在的某些心象，只是自己的反影，原屬於自己的一部份，個體便已經消除了自我與非我之間的那條界限了；意識將得以擴展、開放、自由，而不再處處設防（Ken Wilber, 1991/2005）。那麼原本被自我認定的敵人，無論是外在的人事物，或內在被隱蔽的陰影經驗，終將可能是自我創造出來的角色。

(五) 意義的開顯—賦予苦痛意義

當內在自我的保護系統建立新的訊息，被標籤的苦痛經驗有了新的存在意義，自我的獨特覺知將不再被視為敵人排拒於陰影之中；當自我的力量不再耗盡於攻擊自我，而是轉化為信任自我時，很顯然地自我的創造力也將提升。如同慧在照見苦痛經驗的存在意義時，她心存的是感恩的心，也不再覺得活著無意義，當她放下刺蝟般的保護面具，不只是對外在環境建立安全感，更是對自己能力的信任。探索痛苦能呈現其中的故事，使我們進入更深層的生命，當我們向內心深處開放、不怕受傷時，不斷擴展的覺察力就有療癒的作用（Cortright, 1997/2005）。也許內心仍存在些許對未知的不安，然而慧的自我信任，讓她勇於看見未來可能待學習的人生功課，夢想與希望引領著她朝向未來的人生方向前行，因為，她學會了相信自我有創造人生意義的能力。

針對上述的重要影響經驗，研究者將慧歷經 Angel 意外危機促發形成的復原

歷程重要影響階段圖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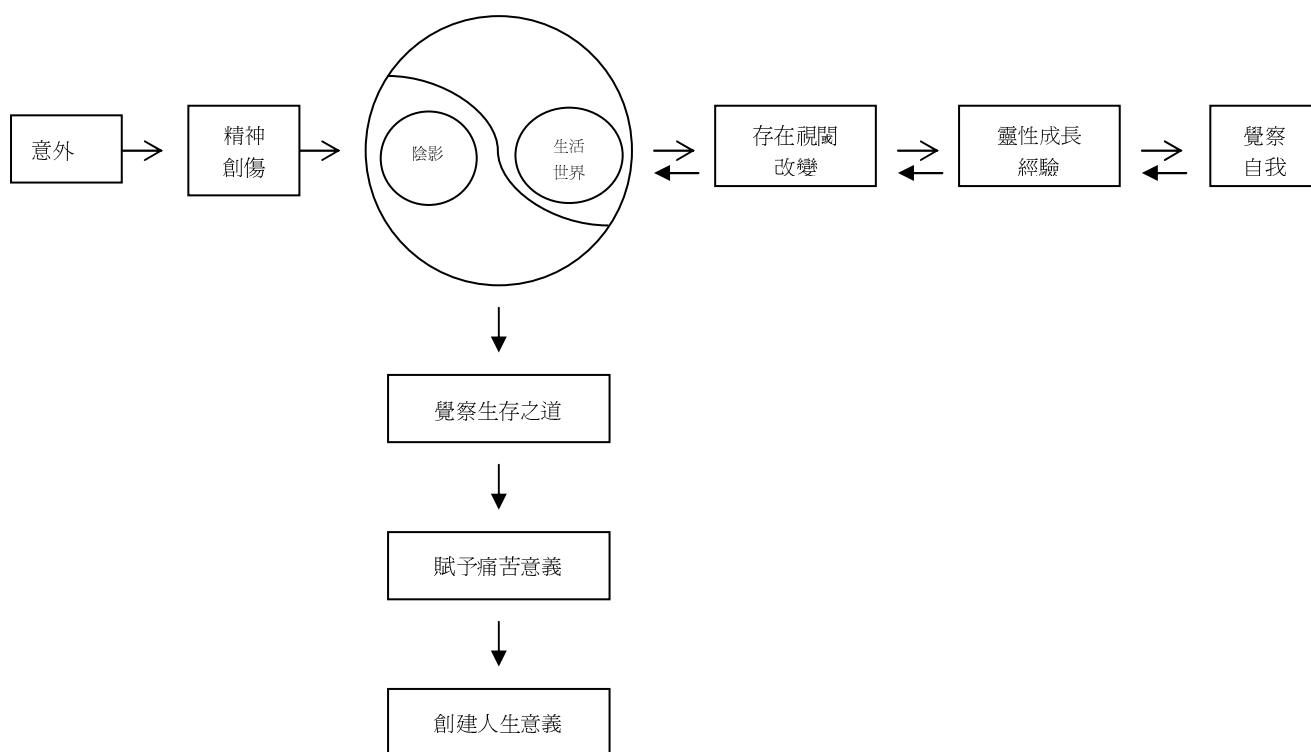


圖 5-1 慧的復原歷程圖（研究者繪製）

此概念圖意謂著慧因歷經 Angel 突發的意外事件刺激，造成了**精神創傷**，如：暫時性的「心靈空白」、不流淚、封閉自我等現象（而這些情緒反應可溯及幼年父親死亡失落陰影）。無法負荷的壓力致使內在的心靈圖像產生了界限，出現了裂解，自我尚不能接受的經驗被隱沒入陰影。然而 Angel 的甦醒、瀕死經驗的後續效應不斷的影響著慧的**存在視閾**。視閾的改變讓慧開始走向靈性面向的探索，而經過身心靈課程的洗禮，她的靈性經驗得到了啓發，開始懂得**覺察自我**。而當自我的存在樣貌由渾沌變得清晰時，超越自我便是一種**靈性經驗的成長**。靈性面向的提升牽動的是慧的視閾軌道變廣了，她看見了曾被自我隱蔽的陰影，如：父親的死亡陰影、不受歡迎的眼淚、被封存的覺知等。**覺察自我的生存之道**讓慧看見了苦痛經驗的存在意義，不再將自我限於苦難世界的慧，面對未來人生

的希望讓歷程中的復原力繼續延續。

二、Angel 的復原歷程

慧在接受身心靈課程的洗禮後，對於心中的疑問選擇面對而不再逃避，Angel 的意外之因亦曾是她所疑惑的，她不明白為何聽話乖巧的 Angel 會遇到如此重大的生命危機？為何意外不是發生在對人生了無希望的她身上？當她學習懂得覺察自我存在樣貌的時候，她找到了可以接受釋懷的解答—Angel 意外前其實是承受相當可觀的苦痛經驗的，而會召喚如此嚴重的意外，是她們意念共創的結果，Angel 囊括的是家中所有的苦痛。

苦痛經驗

研究者聽著甦醒後的 Angel 回溯意外前的苦痛經驗，仍可感受敘說情緒的沈痛。就談話的內容觀之，意外前的 Angel，其實是承受著家人所有怨氣的載體，只是面對身心的苦痛，在愛與受苦的矛盾處境中，她選擇保護自我的方式便是將苦痛經驗往內心更深的地方堆積，這似乎是從小學習來的生存之道—乖巧、聽話的小孩才能得到關愛。如果個人完全躲避陰影，雖然生活合於規範，但卻不完整的可憐（Murray Stein, 1998/2003）。乖小孩面具的重量不斷累進，堆積內心陰影的籠罩也同步擴大；Angel 的心力幾乎耗盡在維持假象的和諧，防止黑暗的力量入侵她意識創造的世界，但是，當自我潛在的復原力不堪負荷，內心深層未被意識到的自我，反彈的力量可能淹沒意識生活世界的一切作為。

靈性經驗的成長—虛化意識疆界

Angel 歷經昏迷期間的瀕死經驗（請參閱第四章第二節），在意識與無意識的渾沌疆界中來回移動，她感知生活世界親人的呼喚，也同時感受著另一個世界的所見，暫不論其所見的真實性，她的存在視閥確實在虛化意識疆界的同時變的寬廣。Angel 存在視閥的改變，似乎重組她內心心像經驗的樣貌，對於黑暗世界存在的意義有別過往的見解與接受度；過往被自我拋入黑暗世界的陰影，原來為

襯托自我內心明光的亮度而存在，在她心念改變的當下，陰影不再是負面的傷害力量，而是深化生命內涵的正面力量。返回生活世界的 Angel，奇妙的意識之旅讓她體悟了人生存在的任務與意義—就是覺知的活著，她看世界的角度變的活潑而有彈性。

賦予苦痛經驗意義

就在 Angel 覺知自我黑暗世界的同時，生活世界角色的面具脫落了；當網綁自身的魔咒解除，隱蔽陰影的、難以面對的苦痛經驗也獲得了釋放。然而被釋放的不只是過往的苦痛經驗，而是意念的自由、心靈的自由，還有那被耗盡在防備自身的潛在力量；心靈力量彼此的涵容，創造的是超越自我的力量。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我們仍能賦予生命意義，只要我們願意去證實人類能力裡頭最獨特的一部份：那種將苦難轉化成人類成就的能力（Frankl, 1995/2002）。甦醒後的 Angel 將苦痛視為一個累積智慧經驗的學習契機，意識甦醒、意念決定重返生活世界，便是為實踐其所體悟的、未完成的此生功課而返回。

創造意義

人生是無常的，存在許多不可預知的人生功課，未知的世界通常讓人感受不可控制的畏懼感；然而因它存在的無常性，他人才可能創造更多的可能性，也因它的未可預知性，活著，才可能創造意義的意義。重返生活世界的 Angel 其實仍是戴著面具生活，但此時的面具被賦予不同的角色，不為逃避苦痛而存在，而是為接受更多的生命挑戰而存在；這是 Angel 的選擇，也是為此生在此負責。生活的創傷和悲劇常常是內在的旅程和動力，在心靈最黑暗、最痛苦的地方，可能會發現救贖之光、安慰的來源、療癒和嶄新的成長（Cortright, 1997/2005）。Angel 將自身的存在樣貌譬喻為黑夜與白晝的存在現象，是自然的、必須的、有意義的存在，無須去抗拒；覺知黎明破曉的那一刻，生命奧秘便隱含其中。面對未來，黑暗世界的存在不再是製造陰影的威脅者，而是幫助智慧顯現的輔助者。

針對上述的重要影響經驗，研究者將 Angel 生命衝突危機促發形成的復原歷

程，圖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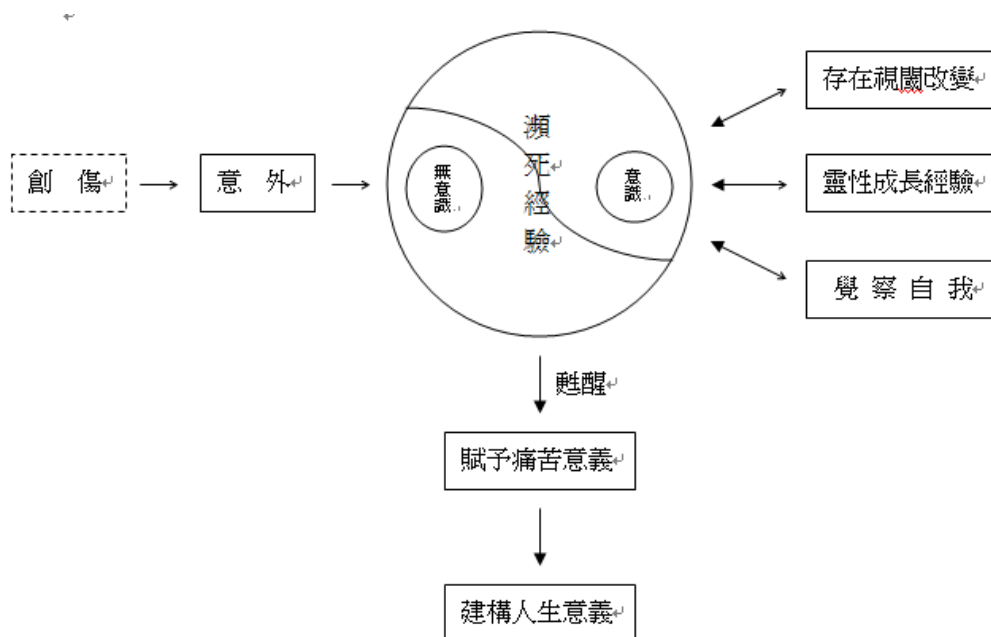


圖 5-2 Angel 的復原歷程圖（研究者繪製）

此概念圖其實與慧的復原歷程圖有諸多相似之處，然 Angel 心象裂解的意識層面較慧所處的存在世界深而廣，涉及的是超人格意識階層。而她的復原力作用即發生在此意識層面—昏迷階段，其存在視閾的改變、靈性經驗的成長、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等階段即發生在自我陷落無意識的世界期間。而這總總的動力促使著她的意志選擇回到生活世界，甦醒後的她體悟了苦痛經驗乃人生於世必然要面對的課題，除此，更發展建構出一套自我的人生哲學。

三、母女軸動關係的復原歷程

研究者與慧互動的過程中，她常說「Angel 像是我的影子」，這句話令研究者記憶深刻，起初不明所以，但隨著研究的進行與歸納，發現，無論身是影，還是影是身，可確定的是她們的存在是一種共生的的互動關係。如果復原力代表的是個體存在的生命韌性，那麼她們呈現此復原歷程中的生命力度樣貌，可謂是一

種重疊性的軸動關係，一種生命力的互相羈絆與牽引。

慧的陰影牽引

這樣的關係似乎從 Angel 意外前面對苦痛經驗的反應即可窺探其蛛絲馬跡。慧幼年面對父親往生，親密關係失落危機的情緒衝突，選擇將內心自我封閉在黑暗的世界，戴上百依百順的乖小孩面具；直到人生中面臨一連串自我與自我、自我與他人關係的失落，失去生命力的心靈陷落黑暗深淵，「有魂無體」的在生活世界隨波逐流。而在慧的認知中，Angel 從小到大就是一個貼切、懂事的小孩；但 Angel 口述意外前的身心苦痛經驗是如此的令人感到沈重，這樣的矛盾現象，不免讓研究者覺得熟悉，確實在 Angel 身上看到乖小孩的面具，如同慧以往面對生命危機威脅時的選擇；陷落黎明前的黑暗發生在 Angel 意外前或意外後的意識世界，研究者無法具體證明，但可知在黑暗世界的過渡期，她一度用軀體的犧牲⁷來換取心靈的存活；同樣是爲了活著而犧牲，差別在不同的生命力反彈，被拋出的意識深度也不同。

Angel 靈性經驗的牽引

對慧與 Angel 來說，此次意外造就了人生重大的衝擊，也意外的推動滯留黑暗世界的心靈，重啓生命的意義脈動。慧爲了給予 Angel 身心靈全面性的照護，將自身當作實驗的白老鼠，先行嘗試各種身心靈的課程，卻意外的在過程中照見自我的存在樣貌，學習與內在自我對話。而 Angel 則是在昏迷期間歷經了一趟特別的意識之旅，心靈旅程與慧不盡相同，卻同樣在歷經黑暗世界後成就了靈性經驗的成長。甦醒後的 Angel 存在視閾變的寬且深，她的世界不再受限於二元對立的存在空間，她的世界涵容了我們未知之境，而這些視閾的改變，就呈顯於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深深影響了慧對存在世界既有的觀感。甦醒後的 Angel 此刻轉化爲牽引著慧朝向體驗生命意義的一股強大動力。

⁷她主動的說：「姊姊，你知道人爲什麼會自殺嗎？因為她覺得很痛苦，非常痛苦，痛苦到不知道怎麼辦了，所以她就自殺了。」（田野日記 2007.06.07）

不同的學習平台，成就不同的體悟。當聯結的軸輪開始啟動個別生命動力，目標方向一致，力量肯定是加乘的前進。回顧過往苦痛經驗，慧心生感恩—這些經驗讓她有機會走入內在心靈的世界學習成長，有機會重新感受生命「活著真好」，有機會作生命的導演，創造未來。而朝著創造人生意義邁進的 Angel，同樣感恩過往的一切經驗，並賦予苦痛經驗意義—是學習成長的契機，是豐富人生滋味的調味料，是粹取智慧的磨練過程，更是照見極樂世界必經的體會。苦痛經驗的存在在慧與 Angel 個別靈性經驗的成長後，同樣轉化為成就人生存在價值的觸媒。

而另一重要的牽引動力軸心，連接彼此復原歷程的架橋，即是彼此對「母親」的愛。生命經驗的流動，深刻在無須言語的點綴，生命的學習存乎默會知識中。

貳、慧—Angel 復原力的呈現樣貌

一、個體的復原力樣貌

探究慧與 Angel 復原歷程中復原力的轉化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研究者就文獻的資料瞭解，復原力存在被凸顯於當個體遇到逆境或存在危機時，而復原力的展現樣貌多是正面的名相，例如：信任、開朗、適應良好、問題解決能力等等。當然，這也是研究者研究原初所想探索的部分—用一個非病態的角度發掘個體的潛能，但隨著研究的進行，慧及 Angel 有時面對危機時雖能產生正面的適應能力，但內心其實是衝突的。例如：慧在面對意外業障論時，為了得到救贖選擇信任這樣的說法，將心中的疑惑與不悅壓抑；或者是 Angel 為了避免失去關愛，選擇將心中的怨氣壓抑，戴上乖小孩的面具。他們真實的情緒可能被馴服於信仰的神聖性，可能是妥協於社會價值觀的期盼，其表面呈顯的情緒、行為與內心聲音的矛盾，不免讓研究者產生了疑惑，在建構個體復原力的過程中是否會疏忽於個體存在內心真正的實相？

於是研究者本著探究實相的基礎態度，在此研究中對復原力有了新的認識與詮釋；復原力該被視為存在個體面臨危機或生命威脅時生命韌性呈顯的現象。如果復原力本為個體潛在的生命力，該被重視的是個體遇到衝突後心像裂解的樣貌，其內心所產生的撕裂拉扯，將個體潛在的復原力隱蔽了、去活化了；那麼接下來要做的便是如何活化被個體去活化的存在力量。以下將研究者對復原力型態被凸顯的概念圖構如下，而圖中的正負註記符號，代表的是個人復原力已活化與預活化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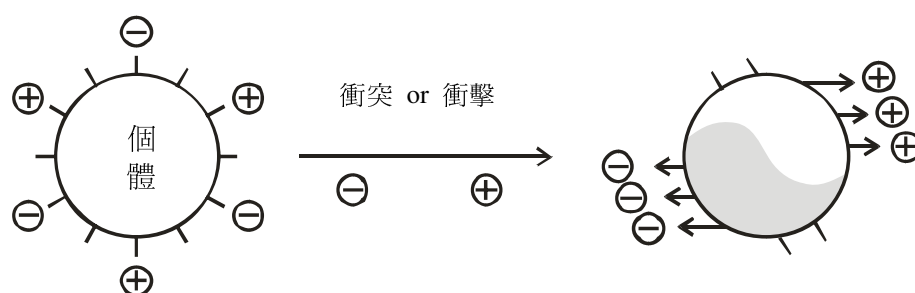


圖 5-3 個體復原力呈顯圖（研究者繪製）

此圖主要表達復原力研究的影響因素中，被規納為保護因子（+）的正向人格特質，或負向的危機因子（-），在個體未接收外在環境刺激或內在信念衝突時，僅是存在的現象本身；然而內外在此的壓力衝突，讓存在個體所表現的現象本身被外境作了分別。存在自我可能在面臨壓力衝突時將所謂的負向的、不被接受的現象隱蔽陰影世界，如同慧隱蔽真實的自我情緒、Angel 戴上堆疊難辯的面具，然而當個體具足覺察自我存在樣貌的時候，許多被隱蔽陰影的苦痛經驗釋出所形成的復原力，亦該被關注的生命潛能，所以研究者將復原力的正、負向因子視為已活化及預活化之復原力。

二、預活化的復原力

生命的學習總在隱蔽處現蹤。復原力是個體存在本具的潛能，但是當個體試圖融入生活世界，或為求生存之磨合過程中，個體可能遭遇不同型態的生存衝突，因而產生矛盾的、疚責的、怨恨的情緒，或哭泣、放棄自我的行為。然而這些心靈的波動同時刺激了個體自我保護的防禦機制，當系統啟動，這些因衝突而產生的存在波動反應，被視為侵害個體生存的敵人，貼上負面標籤，隨即被歸屬於黑暗的陰影世界或被拋出生活世界的存在空間。但它們的波動並未因此而消逝殆盡，反而隱蔽在生命的陰影處，無意識的影響著個體的存在樣貌；直到陰影現身，個體心靈世界獲得重新組合之契機。

對慧來說幼年被喝阻的眼淚、因 Angel 意外產生的責疚感、對信仰信念的疑惑、對親密關係失去的恐懼，或者是 Angel 被隱蔽陰影的任何苦痛經驗，該被視為存在個體預活化的復原力。Heidegger (1953/2002) 就個體存在論的本質中提到，我們從來都是靠一種相反情緒而從不靠了無情緒成為情緒的主人的；現身在此的被拋狀態中開展此在，並且首先和通常以閃避著的背離方式開展此在。情緒襲來單純是一種存在個體的生命力展現，只是在價值的秤桿上我們太習於逃避面對真實的內在自我。笑容、信任、體貼……等，其實無異於上述預活化的復原力，它的存在僅代表此在的現身，分別在自我的分別。承榮格面具與陰影的補償作用論說；當自以為的復原力面具戴的愈多時，未被活化—陰影的召喚力量也將愈大。而為了使復原力變成實質的生命力量，存在個體必須勇敢的傾聽、覺察被自我隱蔽陰影預活化的復原力。

三、復原力的活化—涵容陰影的存在

如何建立個人的保護機制是復原力發展的目標，主要重視激發個人潛在的復原力—保護因子，遠離個人的或社會的危機因子。但研究者發現，在慧與 Angel 的復原歷程中，轉化生命重大危機威脅的關鍵動力，並非來自建構更多的、正向

的復原力，而是覺察被自我貼上威脅存在的、危機的一所謂負面的因子，即是那些尚未被活化的復原力—隱蔽陰影世界的力量；個體存在的世界，不該被自我的衝突分裂，而個體存在的生命波動，更不該被自我當作敵人所傷害，削弱自我的生命力。

個體在自我與社會之間扮演的似乎是一個妥協的角色；如果我們忽視個體的發展，那麼，人們發現的可能是我們受羞辱的或他人讓我們的生活困難，因為他人期望我們的行為符合社會的需求（William，上網日期：2008.04.30）。於是成長的過程中，為了符應生活世界的存在型態，個體不斷的戴上面具，以致內心的澄明被陰影所籠罩，自我迷失在自設的保護陷阱中。而榮格在個體化的理論中強調面具與陰影存在一種補償的作用；所以當自我迷失在面具的魔咒，存在個體遭受分裂時，陰影的反撲力將是可怕的。如同慧有一段生命歷程，自覺活著無意義，過著有魂無體的生活；也如同 Angel 無法回應自身苦痛的召喚，致命的意外巧合的在此刻發生，讓她一度認為自身「已死」。

假如陰影的特性有某種程度被意識察覺和整合，那麼當事人會非常不同於常人（Murray Stein, 1998/2003）。復原歷程中，當慧開始學習覺察自我存在樣貌時，她發現許多真實的存在自我被自己隱藏甚至封閉在內心的黑暗世界，而看見的同時面具的魔咒似乎也被解除了，存在視閥的改變釋放了被貼上負面標籤的復原力；而 Angel 也在「已死」的狀態下，照見存在意識的自由，意識世界的真實樣貌；甦醒後的她對於苦痛經驗、黑暗世界的存在有了不同以往的見解，而面具的存在不再是堆疊的存在壓力，而是因為清楚生活世界的需要而存在。

苦痛經驗引發的內心波動常被自我或他人認為是負面的、黑暗的，卻鮮少有人將其視為是一種生命力的波動，一種被自我去活化的復原力，而它的存在總是被禁錮在生命的陰影處。Frankl（1995/2002）認為痛苦在發現意義的時候，就不成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義的犧牲便是。慧與 Angel 存在視閥的改變，讓她們用感恩的、更寬容的心重新看待加諸自我身上的身苦與心苦，認為苦痛經驗的存

在是提升個體靈性經驗成長的契機，是為粹鍊個體智慧而存在。當她們賦予苦痛經驗意義的那一刻，被禁錮的復原力重新活化了，除此自我的保護機制也無須耗費多餘的能量去壓抑自以為的敵人—陰影的力量，他們獲得的是加乘的生命力，一個擁有創造生命意義的存在個體。

四、共生的復原力關係

於此復原力不適合用高低或正負面來形容，也不涉及心理健康程度的判斷，它只是呈顯個體存在樣貌的其中一環。慧及 Angel 的復原歷程中形成的是一種生命力互相牽引的軸動關係，而復原力的呈顯於其中扮演的就像是迷你版的復原歷程，同樣存在外來的與內在心靈動力的運作；彼此復原力的展現樣貌雖有其個別獨特的姿態，但呈顯的過程中似乎可略見其心靈空間的重疊性。信念衝突同樣造成彼此個體心像的裂解，許多個體無法承受或不願面對的情緒、行為等，若非被自我壓抑、刻意遺忘，便是被自我拋向一個連自我也無法控制的渾沌空間；而這些被貼上標籤的存在力量逐一形成了去活化的復原力。而生活意外事件帶來的心靈衝擊，造成個體心像經驗的失序，甚而將個體拋出生活世界的意識空間；這些外來的衝擊力看似帶來個體存在的危機，卻也同時帶動失序心靈心像重整的契機。

靈性經驗的觸動改變了慧與 Angel 的存在視域；她們的視域在光明與黑暗世界接軌的同時，個體的心像經驗被重新統整，而被貼上標籤待活化的復原力，也因心靈裂解的界線被虛化，因而自黑暗世界釋出活化。復原力活化促發個體心靈經驗的流動，原本加諸個體的苦痛經驗被賦予了深化生命存在的意義。而彼此雷同的復原力活化模式，唯一的差異是個體在不同的意識空間啟動了此活化機制。研究者將慧與 Angel 共生的復原力活化模式概念，圖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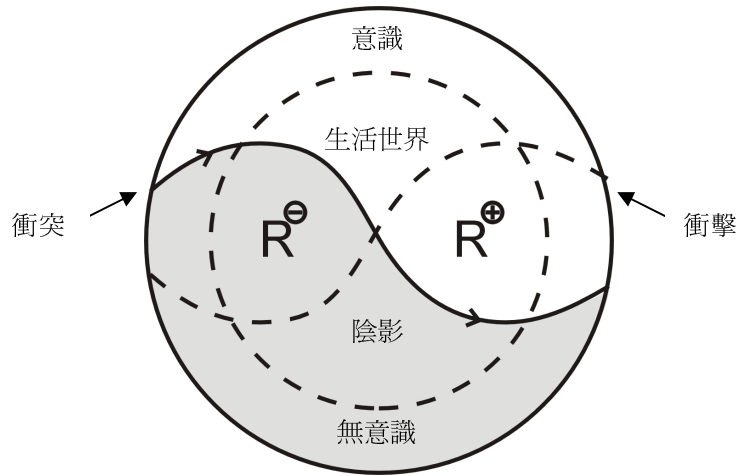


圖 5-4 慧與 Angel 共生的復原力模型圖（研究者繪製）

此圖用同心圓分別代表慧（內圓）及 Angel（外圓）個體復原力的呈顯樣貌，而內外圓之別代表她們復原歷程中復原力作用的意識世界不盡相同。當個體受到內在或外在的壓力衝突或刺激，意識世界形成界限，心像經驗圖遭受裂解，不被自我接受的經驗則沒入陰影。然心靈的衝擊，如存在視域改變、靈性經驗成長等刺激，扮演著**虛化意識疆界**的角色，而當陰影被自我覺察，自我有足夠的能力將其轉化到意識層面時，在心靈的圖像裡則形成了一股流動的力量（∞）。而內外圓之實虛線意味著，慧不斷追求靈性經驗成長的同時，流動的心靈力量也影響復原力的作用朝往更深而廣的意識空間，自我的心靈界限將漸漸被虛化。

參、一個走向個體化的復原歷程

在自我復原力的概念中，不同時期的復原力發展若受阻，將會延續影響成長後青年期或成年期的復原力展現；如果個體的發展是一種延續關係，那麼當個

體所處生活經驗受挫，自我潛能的發展也將受影響，是一種自我與自我，自我與他人關係的受阻。生命經驗發展的軌跡呈現的是個體獨特的心像經驗，自我與他人該懂得尊重與欣賞。只是，如何疏通受阻的生命經驗，讓潛在的生命力更趨於統整，讓獨特的生命軌跡發展更活潑、具創造力，應該是每個存在個體內心的生存驅力，就像花的成長總是展現向陽的姿態；除非，生活經驗不再產生信念衝突，個體存在的任務已經圓滿。

探究慧與 Angel 生命危機的復原歷程中，生命成長契機的重要基本元素—信念衝突、存在個體心像裂解、意識衝擊、覺察自我存在樣貌、賦予苦痛經驗意義、創造意義人生等其實是雷同的。研究者發現，依賴關係緊密的兩個人，存在開顯的現象形成一種互相牽引的共生的軸動關係，此關係的流動影響著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當她們面對人生意外危機或苦痛經驗，並賦予意義—深化生命契機時，家人的關係由怨恨彼此轉而互相支持，瀕臨潰散的家也重新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除此，當慧體會自我心靈的自由時，與過往親人關係連結的失落，便不在是一種斷裂的、黑暗的記憶，轉而感受的是一種內心永恆的愛。

而這樣的牽引關係也發生在個體自我關係層面；生存信念的衝突造就層層的人生面具與冰封的陰影，影響著自我與自我關係的質變，形成一種假想敵的排斥現象，分化了個體的存在潛能，也分裂了個體心像經驗，導致自我存在變得虛無而渾沌，迷失在生活世界的遊戲舞台。榮格（2003）以為個體化的實際過程—意識與個人本身內在的中心（心靈核心）或本我（self）達成協調—通常以人格受到傷害，以及隨之而來的痛苦作為開端。這個啓蒙的衝擊相當於一種「召喚」（call），但自我卻很少將它視為「召喚」，相反的，自我會感到其意願或慾望受到阻礙，並且通常把這種阻礙投射到一些外在事物上。起初慧與 Angel 面臨信念衝突帶來身心苦痛的召喚時，為了生存，她們的確分別選擇戴上安全的面具，更將受阻的慾望或經驗封存陰影世界，然而陰影—預活化的復原力所彈回的情緒波動仍須找到承載體，於是周遭的人事物便成了最佳載體關係的選擇。此時，個

體靈性經驗的成長在意識受到外在危機衝擊的過程中，實是扮演著修復自我與自我關係的重要觸媒，更是啓動心靈樣貌重整的重要關鍵。

小結

長久的支持與照護，反而促發彼此的學習與成長，真的很難去界定得與失，或是誰照顧誰？誰又一定是付出或接受的角色？這中間確實都是互相回饋的一種循環（楊，2004）。慧與 Angel 的復原歷程形成一種互相牽引的軸動關係，過程中不僅涵容身、心的轉化，更重要的是彼此靈性經驗的成長，正引領著她們邁向一個個體化進程的階梯，一個不同以往存在視域的生活世界。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研究分析與討論的結果，本章節將針對研究過程進行結論統整，除此，研究者將依尋與研究參與者互動過程所感，進一步提出個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本研究以探索甦醒植物人母親面對親人意外的復原歷程經驗為主，而甦醒植物人的復原歷程為輔，分析文本概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份為主要參與者回溯意外時內在生命之故事敘說，第二部分則呈現研究者與次要研究者的對話內容，研究者透過文本的研究分析與綜合討論，將研究發現歸納如下：

壹、甦醒植物人與照護者的復原歷程

一、母女軸動關係的復原歷程

經過文本分析，慧與 Angel 個別之復原歷程架構（請參閱圖 5-1 及圖 5-2）擁有相似的進程，雖然意識轉化的平台深度不盡然相同，但二人的生命脈動隱約存在著一種軸動關係的牽引，而牽引的力量關乎個體潛在復原力展現的趨向。

（一）母親陰影的召喚

慧與 Angel 是母女的關係；從慧的生命故事中，可見其父親往生引發的失落與陰影像魔咒般，自幼便纏附其幼小的心靈，此後她便習於將真實的自我意識封閉在黑暗的世界，只是被隱蔽的情緒波動並未消失，反而潛伏在內心深處，有時以投射的方式呈顯在生活世界的人事物中。再次歷經生命中的嚴重失落，可能引爆多年累積黑暗世界的力量，強烈的反彈力如排山倒海而來，非理性的波及身邊最親近的人。也因為自我沈溺在非理性的浪潮中，也就無法靜心的看見，自我強烈的情緒可能是壓抑黑暗世界內心自我的呼喚。如面臨 Angel 意外前的慧，生命中充滿了不安全感與失落的怨恨，而 Angel 來到世間都還未感受真實的愛，便被迫在此失落恐懼的浪潮中求生，不時戴上乖小孩的面具—如同幼小時的慧，在

生活世界中載浮載沈，為避免沈溺其中只得將衝突的、苦痛的經驗拋到不想碰觸的世界。最後 Angel 耗盡了潛在的生命力量，一度以犧牲生活世界的一切來回應被自我壓抑黑暗世界的聲音，所幸「死亡」期間的靈性經驗成長，讓她受阻的、分裂的個體得以重整。

（二）Angel 靈性經驗的牽引

Angel 的意外間接製造了慧參與身心靈課程的機會，也開啓了慧探求自我存在的心靈旅程，學習與內心自我對話；而歷經「死亡」-瀕死經驗重生的 Angel，更是影響著慧繼續向靈性成長之路邁進的動力。昏迷時的 Angel，她的世界不再被受限於生活世界的空間，她體會意念的自由其實可以創造不同的人生樣貌；許多生命的苦痛經驗或情緒可以被自我歸屬於存在威脅，也可以是為了深化生命經驗而存在，當她的心念一轉，她的心靈似乎解開了陰影魔咒的枷鎖。甦醒多年後的 Angel，醫學診斷系統雖送給了她一張中度殘障的識別證，但慧與其它家人並不引以為然，因為 Angel 重生後的生命體悟、存在視域，卻是無時不在促發著大家重新省思世界的存在樣貌，探索心靈世界的極限、人生的功課與任務等，也難怪家人會稱 Angel 是自己「生命中的貴人」。而研究者與 Angel 的互動中，也不時為其生命的體悟而感到欣喜與驚豔。

（三）Angel 與母親共生的復原力

研究者發現慧陪伴 Angel 度過此次生命危機的復原過程中，她們所呈顯的復原力是一種生命流動經驗相互牽引的共生關係（請參閱圖 5-4）。當外在環境與自我信念衝突時，個體心像遭受分裂，復原力的存在樣貌被放大分別，自我覺得不合乎他人期待的、對自我無益的，便可能被自我擱置在內心黑暗的陰影世界。然而生命危機帶來的衝擊，在慧與 Angel 身上獲得了轉化的契機，原被自我分裂的裂痕也逐漸虛化了。

二、「母親」的愛是架橋

而連結彼此復原歷程架構的架橋，可說是彼此對「母親」的愛吧！慧曾經沈溺在怨恨心的漩渦裏，忘了扮演自己的角色－「母親」，然而在憶起母親的愛時，感恩的心讓她歡喜面對眼前的逆境，期許在照護 Angel 的未來，重新學習愛

的功課。也許是 Angel 感受來自母親之愛的訊息，她曾短暫的卸去如孩童般嘻笑的面具，很認真的對著慧表示懺悔，懺悔自己內心曾一度想殺了母親—慧；然而現在 Angel 逢人必說的口頭禪是「我的母親很偉大喔！」共生的生命驅力，在彼此以愛化解怨恨力量之時，不但活化了陰影世界預活化的復原力，也讓彼此的連結關係更趨緊密了。

三、一個朝向個體化的共生力量

如果「母親之愛」是連結慧與 Angel 復原歷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那麼研究者便能更清楚的瞭解，為何慧會將「愛」視為未來的功課之一，而 Angel 又為何總是將「我好愛你喔！」掛在嘴邊，因為愛的力量不僅讓彼此的關係趨於緊密，更牽引著彼此的生命力往未來的人生邁進。學習愛的功課，讓她們學習從擁抱陰影開始；個體必須先能接受自我陰影的存在，不與之為敵，那麼當意識投射在他人身上時，便不會聚焦於自我的恐懼陰影，視他人為敵，那麼心靈才有足夠的空間與能量開始學習愛人與被愛。愛的功課也推動著她們朝著一個走向個體化進程的路，不在將自我衍生出的情緒現象視為敵人，分裂自我潛在的復原力；開始學習覺察自我的情緒起伏。情緒是一種凸顯個體存在的現象，也可能是靈性成長的契機。

貳、復原歷程轉化之觸媒

就此次生命意外危機觀之，慧與 Angel 歷經的是個體心像再次的裂解，慧面臨的是沈重的精神創傷，而 Angel 面臨的是生命的犧牲及復原力的耗盡；意外的心靈衝擊是生命的危機也可以是人生的轉機，彼此在各自的心靈世界有所體悟後，綑綁自我的陰影魔咒即鬆脫了，心靈的裂痕也逐漸修復中，能有如此強大的轉化力量，研究者在彼此的復原歷程中發現如下的幾個關鍵點：

一、存在視閥的改變

甦醒的 Angel 歷經了一趟奇妙的意識之旅，她的世界不再被侷限生活世界存在的框架中，她的感知力與敏感度超越普通世人，她的視域透視未知的存在空

間。而這種無法用科學驗證的現象，慧陪伴在旁也親身見證了它的真實性，Angel 存在視閥的改變，也影響了慧對存在世界的見解與理解，重要的是，他們內心世界的涵容空間也因此變寬了。

二、靈性經驗的成長

人生重大危機造成的心靈衝擊，可能提供靈性轉化的契機。慧與 Angel 在此次意外前面對生命的方式，選擇將內心自我的聲音壓抑或忽視它的存在，而這樣的選擇也讓她們習於活在他人世界的腳步中，他人的情緒波動、行為軌跡無不強勢的掠奪著自我的存在權力，幾乎忘了心靈自我的存在樣貌。然而此次意外的契機，讓她們照見了被自我分裂的心靈樣貌，加諸他人身上的企求、怨恨、報復……等外在情緒行為，其實是內心自我的呼喚，以投射外在人事物的方式顯現。存在視閥的改變同時影響著靈性經驗的成長，他們面對人生存在現象的角度，學習反觀自我，也學習自我承擔，而不再只是一味的壓抑自我以為的存在威脅，或是盲目的追隨他人的世界。套一句慧對靈性成長的形容，就是學習「內在自我的智慧吧！」

三、覺察自我的存在樣貌

身心靈課程引領著慧開始學習覺察自我情緒的波動現象，學習與內在自我對話，也因為這樣的學習，她覺察到人生一連串的苦痛經驗原來啟使於幼年父親的死亡失落陰影，許多悲傷的、恐懼的情緒一直被壓抑在內心的陰影世界。存在視閥的改變，靈性經驗的成長修復了斷裂的心像經驗，也重新連接了失落的親密關係，因為慧此刻相信，逝去的親人並未自自我的心靈世界消逝，只要她專注意念的呼喚，便能感受到牠們一直存在著，所以也就無所謂失落的情緒了。不同慧在生活世界的覺察，Angel 在昏迷期間的意識之旅，照見自我的存在樣貌取決於自由的意志意念，於是在信任自我的存在潛能後，她的創造力提升了，她的甦醒主要是自己決定回來，為了回到此人間繼續完成人生未竟的功課—面對人生各種無常現象的磨練，從中累積生命的智慧，為回到「老家」做準備。

四、賦予苦痛經驗意義—創造意義人生

苦痛是囚禁個體心靈的囚牢；也可以是轉化個體心靈成長的契機。慧接受

許多身心靈的洗禮後，學習反觀自我的生存之道，覺察自我的心像經驗原來是被自我塑造的，於是在認同自我存在的諸多現象後，她開始學習信任自我，也相信自己是未來生命的導演，擁有創造自我人生的能力。被疏通的生命力，透視過往人生的苦痛經驗及照護 Angel 的勞苦，慧現在滿懷感恩的心。Frankl (1991) 認為個體面對無法改變的事物，面對命運加諸的惡勢力時，他可經由對自己所持態度的抉擇而得以實現其價值；人類的生命不僅可從創造和享受來履及完成，而且也可經由承受苦難來完成。如同慧對苦痛經驗的轉念，甦醒後的 Angel 對苦痛經驗存在理出了一套自身的人生哲理，她認為人輪迴到此世間都是有使命的，「苦只是一個過程，就像東西煮好都要有個烹調過程一樣。」「人生要有所謂的黑暗，才顯得出光的那一點亮；要有所謂真正的苦，才瞭解到所謂的樂。」苦痛經驗被賦予了創造人生意義價值的角色，為粹練內心自我的智慧而存在。

五、展望未來的人生功課

當苦痛經驗被賦予了深化生命意義的價值後，她們學習不再讓自我沈溺在怨恨的漩渦，而展望未來的人生功課，用行動實踐是一種對自我負責的態度，也是一種復原力的呈顯。復原歷程中的體會與學習，只是實踐生命存在真正的開始，而她們的目標是走向人生解脫的修行路；慧也明白此次生命的學習契機，僅是提供自己照見自我存在的樣貌，人生還有許多的潛能等待自己去開發，所以她立足在與 Angel 共生的基底，計畫未來朝著啓發自我內在智慧－靈性的修行路邁進。而回到人間的 Angel，本是領受了未完成的人生使命而甦醒，她也清楚的體會，苦痛經驗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埋藏內心深刻的苦、痛並未因此完全昇華，仍須時間的精燉慢熬；而她的重生為鍛鍊「心中的那個光」而存在。

參、復原力的呈現樣貌

在慧與 Angel 的生命故事中，研究者發現，她們的確在面對生命危機時，可能呈現如文獻中復原力的特性，但在這些所謂的復原力特性背後卻同時可能隱藏著內心的衝突與矛盾。所以在分析時，研究者將復原力視為個體面臨存在危機時生命韌性的現象——一種潛在復原力被凸顯與分別的存在型態（請參閱圖 5-3），

不強調個體復原力的保護因子或危機因子，因為在慧與 Angel 的復原歷程中，生命的危機卻是深化生命意義的轉機。

一、因衝突或衝擊而凸顯的復原力

研究者以為個體存在的心靈世界亦有其保護系統，如同身體對抗入侵病毒的防禦機制。陰影力量或生命危機帶來的衝突或衝擊，可能同樣被心靈自我的保護系統辨識為入侵的有害體，因而被貼上負面的標籤；然而過程中可能因遭受攻擊，所謂的有害體可能活化變身成為抗體，也可能因為外在的觸媒而轉化其存在價值。所以研究者將復原力視為預活化與活化復原力之存在型態現象。

（一）已活化的復原力

當個體遇到壓力挫折或生命危機時，個體潛在的復原力被凸顯以面對自我感受的存在威脅，而這些呈顯的情緒或行為多被標視為正向的影響因子。可是在慧及 Angel 的復原歷程中，所謂被視為活化的復原力現象，例如：對她人展露笑顏的慧，親切乖小孩形象的 Angel 等，有時唯恐只是一種自我對環境的妥協，真正豁然的妥協並無不妥；但如果妥協是建基在自我內心的衝突、另一個連自我也無法掌握的面具，妥協只是為了麻痺自己的覺知所抉擇的生存之道，而將真實的自我存在樣貌隱蔽在陰影的世界，那麼表面呈顯的復原力便失去其實質了。

（二）預活化的復原力

如果將復原力視為是個體存在的現形，不做表面呈顯正、負向的影響因素分別，那麼自我的存在樣貌才可能被真正的面見。就慧與 Angel 復原歷程觀之，當自我有能力覺察內心自我真正的樣貌時，當苦痛經驗帶來的存在威脅或生命危機被賦予了深化生命經驗的意義後，原本被自我隱蔽陰影世界的存在個體的情緒經驗方獲得釋放。而這些被釋放的存在情緒行為，如：哭泣、關係失落的恐懼、死亡陰影……等，研究者將其視為預活化的復原力，因為在得到釋放的同時，它們引領著慧與 Angel 走向未來，繼續學習人生未完成的任務及功課。而這也代表預活化的復原力涵容陰影的存在時獲得了活化的契機。

二、不可輕忽的陰影創造力

預活化的復原力通常扮演著不被自我接受與歡迎的角色，也因此普遍的被自我冰封在黑暗的陰影世界。人普遍恐懼陰影世界，就像人普遍害怕無明、黑暗一樣。信念衝突衍生的陰影造成堆疊難辨的面具；但是在慧的身上，當被自我隱蔽陰影世界的存在現象現形時，內心自我的覺知方真實的啟動，接受陰影存在的認知，代領著她走向個體化的進程，走向創造意義人生的生命導演。而昏迷期間 Angel 歷經奇妙的意識之旅重生後，苦痛經驗帶來的陰影世界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人生要有所謂的黑，才能襯出內心的光亮。Angel 領悟黑暗的陰影世界在人生智慧粹練的功課中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後，她的存在意義似乎豁然開朗，她的人生不再被陰影所籠罩；但她亦坦言「面對苦」是一種生命的挑戰。

那被自我所恐懼的陰影，可能是存在個體希望的深層呼喚，完全涵容它的存在是一種艱苦的挑戰，那麼就覺察它的存在吧！在世界存在活著就是一種復原力的展現。如同慧與 Angel 此刻的學習，釋放「陰影」的枷鎖，勇敢的尋求「自由」找回本真的我。研究者在多次咀嚼慧與 Angel 相關復原歷程的故事文本後，完成了論文的結論，但在此的完成不代表結束，她們的人生故事除了帶給研究者許多的讚嘆之外，帶給研究者更多的是對自我生命存在樣貌的反思與疑問。最後以尼采的一句話做為結語呼應慧與 Angel 開放的人生經驗，亦研究者於此所見與所需學習的人生功課—「為何恐懼盛行於夜晚？恐懼並非產生於黑暗；相反的，恐懼像星辰一般總是在那裡，但是為耀眼的日光所遮蔽。」

第二節 建議與分享

壹、社區資源層面

對於甦醒植物人的家屬來說，親人的甦醒固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奇蹟，只是如何讓這份喜悅、恩寵延續，卻是即刻面臨的另一個考驗。國家復健醫院因健保給付規定，患者的住院期限及最多入院次數有其上限，在期限內未甦醒或復原的患者，能夠選擇的可能有安養院、專門機構或居家照顧等。只是提供良好的復

健及照護環境，需要有足夠的資金及人力作為後盾，植物人甦醒是令人可喜的事，但甦醒後的復健對普通家庭或家境清寒的人來說，都是任重道遠的任務，於是家庭為了照顧甦醒的植物人，可能引致傾家蕩產的結果；而無法提供又得不到良好復健資源的人，只得在有限的情況下盡所能的付出。原本的喜悅可能變成家庭的負擔，最後更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針對提供甦醒植物人及其照顧者身心靈及外在環境資源提供，研究者有以下幾點拙見：

一、社區資源整合空間的發展

普通復健醫院著重身心復健，對於靈性空間的提升殊於照顧，而此建議主要期盼能提供居家照顧者及心智復健者一個身心靈兼具的成長空間，以期藉由靈性成長課程的促發，提升個體覺察自我，調適自我的契機。

（一）能量補給：支援甦醒植物人身心靈層面的專業復健，提供或教導家屬專業的飲食、復健、心靈提升課程，目的在於幫助甦醒植物人的復原外，還能讓勞心勞力的家屬在照護甦醒植物人期間自身也能受惠。

（二）能量聚合：提供家屬一個經驗分享流動的空間，讓彼此成為互相支持的夥伴。

（三）能量回饋：提供復原良好的甦醒植物人一個回饋能量的地方，幫助處理簡單事宜或學習陪伴需要照顧的人藉此學習獨立行動的能力。

二、社區醫療團隊之建立

延續社區資源整合之概念，社區醫療團隊之建立必須建構在身心靈三向度的關懷，所以除一般復健醫院目前訴求的醫護單位外，應該針對個體靈性開發的部分增設相關課程，不應只侷限在身心的復健。

三、結合社區老年資源回饋的機制

社會人口老年化的問題日趨嚴重，老人生命意義的探尋近年相當受到重視，研究者以為若是能夠結合社區老人資源回饋上述之社區資源整合空間，讓老

人的存在感在關懷及付出中持續與生活世界發生關係，那麼老年階段的生命感空虛危機，也許可在此契機中重新建構新的生命意義。

貳、研究者的經驗分享

認識慧與 Angel 是在一個心靈療癒的團體中，團體中的成員多是重症患者或家屬，研究者於其中是一位學習成為助人者的角色，與大家多次的互動過程中發現，許多人存在一些令人感到沈重的迷思—「我們會這樣是因為業障的關係」、「我病了所以我是一個有問題的人」、「我的病是一種懲罰」。於此，研究者感到難過的並非是他們的信念中有這樣的論說，而是在她們強調這樣的觀點時，他們的情緒是沈重而自責的。

訪談過程中，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慧的身上，還記得她談到 Angel 意外時，熱心的友人曾告知她意外的發生一切源於「業障」，當時的 Angel 尙處在加護病房觀察的生死關頭，而慧的心情可說像熱鍋上的螞蟻，乍聽業障說的論點時內心其實相當不滿，也不願接受，但有求於信仰力量的慧，接受了友人的說法與幫助。當時研究者聽到此時，其實心生懺悔，因為以往自己也曾做過類似的行為，對於心靈受到傷害前來求助的友人，自以為幫助的輕易引用因果業障論，此舉彷彿將站在懸崖邊搖搖欲墜伸出手求救的友人在推一把。

懺悔的心自此警惕著自以為助人的所為，尤其在接觸團體的夥伴後，研究者打破助人者高姿態的幻象，學習何謂才是真正的給予支持，有時共在的陪伴—一種無所為的為可能才是最大的精神支持，而這樣的陪伴可能存在彼此的靜默、傾聽，與一種生命經驗的流動—眼淚。研究者相信個體本具療癒心靈的復原力，所以在團體中，研究者希望做到的不是指示他人「你是誰？」、「你的選擇是什麼？」而是希望能促發個體去思考、去看見「我是誰？」、「什麼是我的選擇？」一切皆是學習的過程，研究者僅以自身經驗分享給其它助人或團體的夥伴。

參、後續研究分享

論文主要針對甦醒植物人及其主要陪伴照護者—母親之復原歷程探究，研究期間，研究者發現有幾個層面、議題仍值得作後續研究，或者因此議題可衍生

出的相關研究，簡述如下：

一、甦醒植物人瀕死經驗對其自身與親近他人之影響。

二、照顧植物人至甦醒，乃至面對未來人生都是不易的生命考驗，此次的研究對象是母親的角色，研究結束後，研究者曾反思，如果今天角色互換，不同角色的照顧者，她們的生命經驗會是一樣的嗎？研究者認為面臨長期需要照護的患者，不同角色照顧者的內心衝擊及復原都是值得被關注的議題。如果能作後續的比較分析探討，那就更完美了。

三、植物人或甦醒植物人非主要照護者－其它家屬的存在處境探討。尤其是主要照護者為母親與小孩的關係時，母親的心力幾乎會投注在病者身上，這對其它被疏忽的子女來說其實是不公平的，那麼置身此處境的子女們他們如何面對自身處境？如果她們能擁有積極面對人生的生命韌性，那麼他們的體會又是什麼呢？這都是研究者覺得值得探討的方向。

第七章 研究限制與反思

第一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參與者

計畫的更動

甦醒的植物人—Angel 原是研究者計畫邀請的主要研究對象，但考慮其研究初始復原的身心狀況，尚無法長時間專注傾聽、回應他者的問題，所以便轉而邀請一路陪伴照護她的母親—慧，當本研究的主要參與者，這是研究初始的限制。計畫的變動，讓研究者學習到另一層面的人生智慧，仍是滿懷感恩。

訪談 Angel 過程的考驗

能夠讓 Angel 開「金口」專注回答他者的問題而不轉移，又願意展現引而不顯的人生領悟，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而這得來不易的機會，是在彼此已相識一年多且互動多次的關係建構上；許多次 Angel 起了話題，是研究者認為的關鍵事件或經驗，但每當研究者繼續追問或準備錄音時，她的專注力便轉移至周遭事物。雖然 Angel 無法專注的現象在醫學診斷上是「正常」的，但研究者內心始終不引以為然，所以多次嘗試追問可能與研究相關的話提，希望能觸碰到她內心的真相，多次的失敗後，終於在研究後期有機會可以專注的對談數分鐘，甚至數十分鐘，而且非常寶貴的一有關甦醒前、昏迷中、甦醒後的記憶。這些有限的文本對一般研究來說是不夠豐厚的，但文本中卻是字字珠璣啊！有限的時間，也顯露了研究者對 Angel 訪談文稿提供的有限，如果有機會，這仍是未來人生的請益。

慧訪談過程的限制

雖然 Angel 目前的肢體行動及語言能力就復原狀況評估算是良好的程度，但許多涉及危險的生活事務，如烹調使用爐火等，或是隻身在家、獨自外出等仍

是無法令人放心的。甦醒後的 Angel 如同新生兒，雖然有著超乎常人的感知力或隱而不顯的智慧，但回到生活世界，所及的每一項生活事務，卻必須重新學習，也因受傷確實帶來身心的後遺症，學習領會的過程勢必較他人耗時且費心。一路陪伴 Angel 身旁的慧，她們目前可說是共生關係，二十四小時幾乎形影不離；平日白晝她們會一起參與身心靈相關課程或活動，假日則陪伴 Angel 返校上課，慧需就近注意其一舉一動之所需（如想上廁所），所以必須不離她的身旁。在這樣的前提下，研究者與參與者互動多次，取得對方的信任後，才開始走近她們的生活進行訪談。研究者多是利用 Angel 上課期間訪談慧，有時相處了一天，然而實際訪談的時間仍是相當有限的；除此，研究者也試著進住參與者的家庭生活，以為居家時的慧能有多點受訪的時間，但事實證明，即便在家中慧的視線仍是不可遠離 Angel。所以就訪談成果論之，研究者幾乎無功而返，但獲得的是更深入的貼近她們的居家生活，彼此關係的親近，研究者也能面見她們真實無偽的生活。

貳、研究者

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最多的感受便是深感自身的不足。每個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豐富，豈是研究期間、論文結果之千言萬語足以形容。研究者實屬跨領域的研究學習者，所以對於人文學科的研究法及理論背景可謂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啊！即便研究所的課程中有不少的專業訓練及學習，但仍必須承認的是自身學識涵養的有限，勢必影響研究論文書寫過程的深度及廣度，這是令研究者深感慚愧之處，但也因覺知自身的不足，轉而成為未來積極學習的動力。

為了彌補研究者能力的有限，研究者利用最基本的學習方式—多看、多聽。理論的深度也許不足，那研究者能作的便是深入生命經驗的流動了，多看—反覆閱讀文本，將自身拋到文字創造的影像中，去體會當事者當時感受。多聽—聽置身他人生命故事中的自身，內心自我湧現的聲音。而這些小小的努力希望能彌補自身能力的有限。

參、研究層面

復原歷程是研究者擬定的主題，然而研究過程中發現，其實用不同的角度或理論也許更能呈顯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這是研究者在研究層面感受的限制，唯盼此次的研究視域尚能提供給其它研究者參考。除此，本研究著重心理面相的呈述，所以對於有同學提出的，如社會文化資源面向的探討是鮮少的，這也是研究者覺得無法完整顧及之處，還盼所見者不吝指教。

第二節 研究反思

壹、研究歷程的心情轉折

與慧及 Angel 初試於三年前一次癌症團療的旅遊中，從研究者抵達目的地初見她們的第一眼，目光便自然的追隨她們的身影，活動中彼此實際言語互動的機會並不多，側面聽夥伴簡要的敘說了她們驚奇的人生際遇，當時適逢研究者正用心尋找具生命韌性的人生故事，於是在活動結束後不久便開啓了我們真正的第一類接觸。幾次的互動後，也許是慧正巧有所體悟，想找個人分享她一路走來的精彩人生；也或許是有感於研究者誠摯的邀約，內向的、不擅言詞的慧終於決定加入共同完成本研究。俗話說「打鐵要趁熱」，好不容易等到的點頭回應，研究者當然得保持積極密切互動；無奈世事難料，就在一次與慧的深夜心靈對話後，研究的進度即陷入膠著，而令研究者至今仍感到虧欠的是…停滯的原因在於自己陷落親人往生的責疚情境中，有好長的一段時間無法自拔。

研究者背著「生死所」之名，無論旁人是否賦予期待的眼光，總覺得自己該在親友臨終前盡可能的給予協助，但就在如同好友的長者釋出一個求救眼神的當下，自己居然找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避開了，直到事隔多日「忙」完了手邊的事情，準備翌日到院探望時，電話聲卻無情的響起，告知親友往生的訊息，這份逃

避面對的愧疚延續了一學期。回想當時種種，印象最深的在於白天的生活必須耗盡許多能量防止自己在「悲傷輔導」的課程討論中淚決堤，而晚上獨處的時候更得實在面對自己的責疚心，所以有好一陣子根本無多餘的動力與心思去扮演一位盡責的研究者；直到責疚情緒找到了出口。中間的過程研究者僅以電話問候慧及 Angel，聽著慧興高采烈的分享最近與 Angel 充滿快樂的生活體驗，是當時持續支持研究者回到研究軌道的動力之一，她們精彩的人生經歷是寶貴的學習榜樣，怎可輕言放棄。

人生際遇總是驚奇而無常，就在研究者準備回到論文研究場域時，再一次面臨親人的生死關，而這一次研究者將先前的責疚心當作面對死亡恐懼的勇氣，選擇不再逃避，將自己拋入臨終陪伴的甘苦世界實際體會存在於世的險境與美麗，旋即又沈寂了一年半載。研究的進度延宕許久，研究者十分感恩慧及 Angel 的諒解與包容，也許就像 Angel 說的：「人生的苦境是爲了讓我們學習成長。」也許這樣的人生故事安排是爲了讓研究者有足夠的心靈體會後，方有清明的心能同感您們精彩的人生故事罷。

貳、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的自問自答

進入生死學學術研究場域後發現，探討生—死議題的範疇何其之廣，只是在眾多面向的選擇路徑中，研究者該走向何方？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一幅獨特而不可取代的藝術品，可以當作論文的媒材比比皆是。在時間有限的條件下，研究者理當選擇有利研究進行的環境或人事物爲目標，然而在遇到 Angel 後，我的直覺告訴自己～「就是她」；選擇內心直接觸動的路徑其實是一種冒險的，因爲你不知道真正觸動自己的是什麼？而你又將被導向何方？

Angel 引領研究者歷經一段特別的心靈之旅，從乍見的觸動，到研究過程中混沌不安的感受，直至最後撥雲見日的喜悅，研究者除了看見逐漸浮現的生命軸線，也同時明白初見您的那份觸動到底爲何了，生命力、真誠、智慧……存在本

身各種的美，Anyway~您真是集恩寵於一身，帶著喜悅再度降臨的 Angel，而這份恩寵來自於您自身的賦予。直覺是一種超越理性概念知識的冒險，但它卻可能是存在本身最真實的覺知。

一、 我是不是一個會說故事的人

這是論文初審時魏老師針對研究方法提出的問題，十分簡潔有力；而這個提醒一直到研究尾聲，研究者仍不時警惕在心。扮演傾聽故事的角色研究者有信心可以勝任，只是在聽完故事後是否可捉住焦點完美轉述，研究者抱持學習的態度，反覆思考如何在自己能力生澀的有限條件下，竭盡所能地呈現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內心所感受到的無論是慧或 Angel 對生命韌性的感動。研究者原是一位長期從事食品分析研究的人，習於面對的是一堆表面不會說話的藥品及食材，但在研究者心中他們不緊擁有生命，還存在著各種生命型態；食物製作的過程中必先懂得珍惜尊重手邊的素材，並懷著一顆想讓品嚐者享受佳餚的心態是研究者製備作品的基本態度，這不僅是對素材、品嚐者的尊重，更是對自己的尊重與認同。

而對於「人」的研究，研究者雖具備有許多與人互動經驗的工作，但真正的走入學術領域這是初學的起點，所以當被問及是否為一個會說故事的人時，無論當時表現的冷靜應對，內心基底的不紮實的確讓研究者反思許久。回到當初選擇敘說研究的動機反覆思量，最後仍憑著初見慧當時的直覺—她的生命力—敘說人生故事對內向的她是很大的嘗試，決定挑戰新的領域。互動過程中，研究者初期仍抱著忐忑不安的心進行訪談，直到與慧及 Angel 建立了如親友般的信任關係後，發現，生命故事如同我慣於烹飪的素材，表面上雖只是一個斷斷續續的文本，可是不斷的咀嚼後卻能從中發現生命的能量、生存的姿態，而研究者能做的便是用尊重生命的熱情，盡本分的去完成這一道佳餚。

二、 研究過程中生命關懷的導向

研究過程中的生命關懷，涵容的不只是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有更多的

時間與空間更是研究者本身對自我生命關懷的契機。以下簡要反思研究過程中關懷的「Point」：

（一）直覺

自決定研究夥伴或研究訪談過程中的引導，研究者有時並未按照原構想的劇本去演，有時候「直覺」會介入排定的場序，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下可能無法有足夠的時間探尋「直覺」何來？但卻不容忽視；有時候這個「直覺」可能讓研究夥伴挖掘出深層的靈魂，有時候可能讓研究者在開放自身或傾聽故事之間察覺自我的樣貌。

（二）傾聽

是研究者訪談前必備的功夫之一，傾聽需要有高度的耐心及專注力，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卻不是件容易達成的事，疲倦有時讓研究者無法專注回應對話甚至有時會希望能盡快結束訪談，在這些紛雜下進行的訪談，對研究夥伴來說其實是十分不尊重的。足夠的休息與靜心是研究前的功課；除此，盡量不要再訪談結束後緊接著安排工作，容易影響訪談時的專注力。

傾聽故事或對話過程時，有時彷彿可在他人身上看見與自己的相同性；只是個體有其存在的獨特性，就像主宰人體基因的 DNA，本質只有四種基碼，但不同組合創造出來的個體卻是相異的。

（三）同理心

研究者具備同理心方能真實的融入受訪者的情境，這是研究初始學習到該有的態度；只是在兩造雙方都覺得被同理、猛點頭的當下，彼此浮現腦海的畫面卻可能是南轅北轍。什麼是同理心呢？又該如何去同理呢？也許當彼此發展至某種信任關係的時候，不再做作的思考如何同理或期待走入他人生活世界的時候，這些問題已經變的不再那麼重要。

（四）角色位置

研究者思考當初「意識」到受邀對象時，除了感性的剎那動容，接下來想的便是如何能掌握眼前的「寶物」；研究者的角色是主動的；而受訪者是被動的。感受初始角色的不平等，又心急於融入對方的生活世界，讓研究者在接觸的初期刻意的想扮演一位好朋友的角色，有時甚至覺得彼此的距離親如家人，只是在親如家人的角色時，部分生活時間與空間勢必是重疊的，什麼事情可幫該幫？怎樣的距離是適度而不是過度？

研究者此時反思調整自己的心態，首先必須承認的是，研究者與受訪者角色的位置本就不是在同一個平台上。再者，彼此可以親如家人，但仍不可失去研究者角色立場；研究過程會有許多需要陪伴的時間，預先設定訪談時間、訪談方向，建立共同認知，避免談話內容變相於閒話家常是重要的。

三、研究價值在於雙贏的喜悅

還記得剛進入研究所時，學習閱讀他人論文書寫方式及內容評析，是研究初始的基本功夫訓練，而論文結果的「研究價值」更是討論的重點。只是怎樣的論文結果方具「研究價值」呢？

生死所重視的是存在個體生命深度、廣度及意義的探尋，所以研究者除了考慮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外，更期盼能在研究的過程中不要成為研究者個人主導的獨角戲，希望彼此的關係是建立在共同成長的平台上。「研究價值」該建基在研究者與學術貢獻的雙贏，更應該建立在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的雙贏；起初雙贏的想法只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預設的概念，但隨著研究的進度慢慢推進，除了在研究過程中漸漸看見可提供的學術成果外，在敘說研究的過程中另研究者感到欣喜的是，研究者除了邀請研究參與者開放個人獨特的生命經驗外，也同等的開放自我的生命經驗回應對方的疑問，於是彼此藉由研究的契機展開了一場生命樂章的交流，在敘說的過程中覺察彼此生命存在的樣貌，在語言的旋律中激起彼此

生命的浪花。在「說」的互動過程中，彼此常同聲驚嘆「就是這樣」的同理與領悟，當下的喜悅讓研究者終於體會了雙贏的實質內涵意義。對研究者來說，除了論文的學術結果，研究參與者若未能在敘說自我的研究過程中有所獲得，那麼即使結果論述的多麼完美，「研究價值」呈現的只是空殼的美麗裝飾罷了。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Cortright, B. (2005)。**超個人心理治療：心理治療與靈性轉化的整合**。(易之新譯)。
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97)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M (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蔡敏玲、余曉雯譯)。台北：心理。(原著出版於 2000)
- Crossley, M, L. (2004)。**敘事心理與研究—自我、創傷與意義的建構**。(朱儀羚、康萃婷、柯禧慧、蔡欣志、吳芝儀等譯)。嘉義：濤石。(原著出版於 2000)
- Dalai Lama (2002)。**平心靜氣：達賴喇嘛談愛慈悲與容忍**。(周和君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 1997)
- Ford, D. (2005)。**黑暗，也是一種力量**。(黃漢耀譯)。北市：快意人生文化。(原著出版於 2001)
- Ford, D. (2005)。**陰影，也是一種力量**。(黃漢耀譯)。北縣：人本自然文化。(原著出版於 2002)
- Frankl, V.E. (1991)。**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游恆山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 1986)
- Frankl, V.E. (2002)。**意義的呼喚**(鄭納無譯)。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95)
- Frankl, V.E. (2004)。**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趙可式、沈錦惠合譯)。
台北：光啓。(原著出版於 1963)
- Heidegger, M. (2002) **存在與時間**。(王慶節、陳嘉映譯)。北縣：桂冠。(原著出版於 1953)
- Herman, J. L. (1995) **創傷與復原**。(楊大和譯)。台北：時報。
- Horney (1970)。**焦慮的現代人**。(葉頌壽譯)。台北：志文。
- Jung C. G. (2003)。**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龔卓君、余德慧編譯)。

北縣：立緒。(原著出版於 1964)

Ken Wilber (2003)。長青心理學：意識光譜。載於 Roger Walsh & Frances Vaughan 編。**超越自我之道** (P54-70)。(李安德、呂敘亞譯)。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93)

Ken Wilber (2005)。**事事本無礙**。(若水譯)。台北：光啓。(原著出版於 1991)

Kenneth Ring (2003)。瀕死經驗。載於 Roger Walsh & Frances Vaughan 編。**超越自我之道** (P294-302)。(李安德、呂敘亞譯)。台北：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93)

Kuhn, T. S. (2004)。**科學革命的結構**。(程樹德、傅大為等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 1994)

Stein, M. (2003)。**榮格心靈地圖**。(朱侃如譯)。台北：立緒。(原著出版於 1998)

Riessman, C. K. (2004)。**敘說分析**。(王勇智、鄧明宇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1993)

Runyan, W. M. (2002)。**生命史與心理傳記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丁興祥、張慈宜、賴誠斌等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 1982)

Yalom, I. D. (2000)。**當尼采哭泣**。(侯維之譯)。台北：張老師。(原著出版於 1991)

大陸南方日報 (2004)。有一種力量叫復原力/黛安娜·庫圖。上網日期：95 年 10 月 14。網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rdzt/040727bq/200407270051.asp>

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九十六年底列冊身心障礙人數統計。上網日期：97 年 4 月 30。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gender/s04-03.xls>

王美媛 (1986)。**胡塞爾「自我」概念初探**。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生報 (2005)。何謂植物人。內政部多功能輔具資源整合推廣中心全球資訊網—身心障礙者生活報導。上網日期：95 年 07 月 21。網址：

<http://catrp.moi.gov.tw/News/ShowLifeReport.asp?ID=91>

朱森楠。青少年復原力之概念。上網日期：95 年 09 月 10。

<http://www.bsjh.hcc.edu.tw/guid/guid3.htm>

朱儀羚 (2003)。 **犯行青少年之自我敘事與自我認定**。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制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芝儀 (2005)。敘事研究的方法論探討。載於齊力、林本炫編， **質性研究與資料分析** (頁 145-188)。嘉義：南華教社所。

李俊良 (2000)。 **復原力對諮商的啓示**。輔導季刊。36 (3)，32-36。

李慧貞 (2004)。「自我 (self)」的敘事旅程：從現代後現代到超現代。 **諮商與輔導**，219，25-29。

林清文 (2003)。復原力。 **教育研究月刊**。112，149-150。

林榮珠 (1999)。照顧者角色緊張之護理經驗。 **護理雜誌**，46:3，99-105。

林耀盛 (2001)。時間與意義--疾病、創傷及敘說之交疊構面。 **本土心理學研究**，15，P221-270。

林耀盛 (2003)。書寫創傷：「九二一震災受創者的心裡社會療癒經驗」。 **本土心理學研究**。19，3-64。

林耀盛、吳英璋 (2001)。 **後創傷涵轉賦義：九二一災後受創者心理重建之長期追蹤研究(I)**。國科會永續發展委員會。計劃編號：90NSC-2625-Z037-001。

邱啓潤、許淑敏、吳瓊滿 (2002) 主要照顧者負荷、壓力與因應之國內研究文獻回顧。 **醫護科技學刊**，4:4，273-290。

施惠琪 (2002)。 **成人超越逆境之分析研究**。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福源 (2005)。強化個人生活的力量與自信－復原力的觀點。 **輔導季刊**，41(2)，37-45。

科技日報電子報 (2006)。某些植物人大腦對指令的反應與健康人完全相同。上網日期：95年09月25日。網址：

http://www.stdaily.com/big5/stdaily/2006-09/09/content_570079.htm

胡幼慧編著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主義研究實例**。台北：

巨流。

- 孫珺 (2005)。植物狀態患者的家庭觀察及護理。**中華現代護理學雜誌**，2 (24)，2227-2228。
- 張日升、郭小龍 (2003)。榮格心理學理論對心理健康的啓示。**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 (1)，56-58。
- 張國瑾 (1996)。持續性植物狀態。**海軍醫高專學報**，18 (3)，167-170。
- 張國瑾、王傳民 (1999)。持續性植物狀態國內外研究現況。**中華航海醫學雜誌**，6 (2)，69。
- 郭珮婷 (2005)。復原力理論的介紹與應用。**諮商與輔導**，231，45-50。
- 郭麗馨 (2001)。**生病陪伴歷程的體驗一位兒癌母親的自述**。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 楊雪梨 (2004)。**甦醒植物人昏迷經驗與復健、照護歷程之探討—以台澎地區六個案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樹發、王喜臣、王偉祥 (1998)。持續性植物狀態的臨床康復。**中國康復醫學雜誌**，13 (2)，72-74。
- 鄒川雄 (2004) 經典詮釋與身心狀態：本土化質性研究的另類觀點，載於林本炫、何明修編，**質性研究方法及其超越**。嘉義：南華教社所。
- 廖品閑 (2005)。**等待飛翔的小天使** (呂靜如整理)。北縣：寶佳利。
- 劉取芝、吳選 (2005)。壓彈：關於個體逆境適應機制的新探索。**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4 (2)，111-115。
- 劉麗萍、崔韜等 (2003)。最低意識狀態。**國外醫學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分冊**，30 (5)，479-482。
- 劉耀中 (1995)。**榮格**。(傅偉勳、韋政通主編)。台北，東大。
- 蔡素妙 (2003)。復原力在受創家庭諮商復健工作中的應用。**輔導季刊**，39 (2)，42-49。
- 蔡素妙 (2004)。地震受創家庭復原力之研究—以九二一為例。**中華人文社會學**

報，9月，第一期，122-145。

鄭雅萍（2005）。**植物人主要照顧者陪病經驗之探討**。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蕭尤雯（2005）。從挫折中成長--淺談復原力。**憲兵半年刊**。61，126-132。

蕭文（2000）。災變事件前的拮制因素與復原力在創傷後壓力症候反應心理復件上的影響。全國 921 災後心理輔導與諮商資訊網。上網日期：95 年 09 月 22。網址：<http://921.heart.net.tw/921symposia2.shtml>。

賴明亮（2005）。安樂死真的安樂嗎。**科技發展月刊**。390，66-70。

聯合新聞網（2005）。誰來拯救植物人？立委籲開放晶片植入。上網日期：96 年 10 月 14。網址：http://www.abao.org.tw/meet_05132.asp

顏郁心（2002）。**中輟復學生復原力建構歷程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英文文獻

Ashwal, S., Cranford, R (1994) . The Multi-Society Task Force on PVS. Medical aspects of the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0:1499-1508, 1572-1579.

Charmaz, K. (1999) . Stories of suffering : Subjective tales and research narrativ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 (3) , 362-382.

Vaillant, G. E. (2003) . Mental Health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 : 8 , 1373-1384 。

Schueler, G. J. & Schueler, B. J. 。 *The Chaos of Jung's Psyche*. 上網日期：2008.04.30
網址：http://www.schuelers.com/ChaosPsyche/table_of_contents.htm

Jennet, B. (2002) . *The Vegetative State : Medical facts, ethical and dilemmas*. New York:

Combridge University.

Kelley T. M. (2003). Health Realization: A Principle-Based Psychology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Child & Youth Care Forum*, Vol. 32 No. 1, 47-73.

Siqueira M. & Angela Diaz (2004) . Fostering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 Females. *The Mount Sinai Journal of Medicine* ; Vol.71 No.3 , 148-154.

Mental Health -The Art of Resilience 。上網日期：2006 年 10 月 19 日。網址：
http://health.yahoo.com/topic/mentalhealth/living/article/pt/Psychology_Today_articles_pto-20030527-000009

Childs, N. L. & Mercer, W. N. (1996) Late Improvement in Consciousness after Post-Traumatic Vegetative Stat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34 (1) : 24-25.

Richardson, G. E.(2002).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 : 307-321.

Schoon, I. & Bynner, J. (2003) . Risk and Resilience in the Life Course : Implication for Interventions and Social Policies. *Journal Youth Studies*, Vol. 6 No. 1, 21-31.

Tusaie, k. & Dyer, J. (2004) .Resilience :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 *Holistic Nursing Practice*, 18 (1) , 3-8.

Waller, M. A. (2001) 。 Resilience in Ecosystemic Context :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Published i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1(3), 290-7.

Walsh, F. (2003) .Crisis, Trauma, And Challenge: A Relational Resilience Approach For Healing,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74 (1) , 49-71.

William Blake ◦ *the individuation process* ◦ 上網日期：2008.04.30 網址：
<http://www.soul-guidance.com/houseofthesun/individuationprocess.htm>

Wolin SJ, Wolin S. (1993) . *The resilient self. How Survivors of Troubled Families Rise above Adversity*. New York: Villard Books.

【附件 一】

一封訪談的邀請函

您好：

我想能夠與您的相見是一份特別的緣分；還記得看見 Angle 的第一眼，當時她雙手捧著滿滿的食物燦爛的對著我笑，說真的，那對已經二餐未進食飢腸轆轆的我來說，彷彿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經過團療中夥伴的告知後，對你們的了解也多點，爾後的接觸讓我漸漸的對您重新教育 Angle 的用心深受觸動，我甚至無法想像您幾乎是個人承擔了照顧的責任—從意外事件發生、Angle 陷入持續性植物人狀態到現在恢復良好，您的生命韌性是我感佩的，我更希望能藉由您生命故事的敘說，讓還在相似情境中奮鬥的照顧者也能分享您們復原歷程的種種經驗。

而我大膽的假設，您今日展現面對逆境的生命力量並非一觸成，我想，在這些行動的背後是有它存在意義的；我誠懇的邀請您為我、為還陷在相同經驗裡的人、也為您自己，談談您的生命故事好嗎？談談 Angle、談談您的家人、談談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願景。在故事中讓我們有機會參與您的人生，陪您一起回憶，感受您的喜怒哀樂，陪您一起共創未來，懷抱希望的走在人生道路上。

訪談的過程中，為記錄我們的對話，我會做錄音的動作，方便轉錄成文字稿後給您校對，名字的部份也會做妥適的改變，在環境的許可下，也請您允許我為你們的生活留影；其中除部份對話將被引用外，其它無論是您的身分、對話錄音、逐字稿資料及照片，我將盡好保護的責任，絕不隨意公開或與他人談論。

倘若在訪談的過程中，您對我提出的問題有任何的疑問，我將進一步詳細的重複說明，直到您無任何疑問為止。因此誠摯的邀請您同意參與本研究，並簽上您的名字。

獻上無盡的祝福

南華大學 生死學研究所

研究生賴秀銀 敬上 2006.08

【附件二】
訪談同意書

首先，感恩您願意參與並協助完成本論文研究，在您正式進入本研究以及分享個人經驗之前，並請您詳細閱讀以下內容，過程中若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提出，我將盡可能的為您解說。

一、本研究論文題目方向為「一位甦醒植物人母親的復原歷程敘說」，主要探究甦醒植物人及照顧者在復原過程中如何展現其生命力經歷此人生考驗，希望能透過您的敘說，進一步瞭解事件背後生命力存在的契機。

二、訪談的次數與時間將依資料收集狀況與受訪者時間做彈性調整。正式訪談過程將全程錄音，並於訪談後謄寫逐字稿，部分資料依文本所需呈現於論文中，其中足以顯露參與者身份之背景資料一律匿名呈現，訪談文本必經參與者閱讀同意後使用。

三、訪談過程中所留存的錄音檔或影像檔，於論文撰寫完畢後將全數銷毀，若參與者希望保存，研究者將於研究完成後全數遞交。

以下四點由受訪者勾記以示確認：

- 我已充份瞭解這個研究的過程、目的，也明白我對此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並且願意參與訪談。
- 在訪談進行之中，我有權利拒絕回答令我感到不適的問題，並且可以隨時提出疑問或中止參與此研究。
- 我所提供的資料只能使用在學術用途，我的身份及私人資料需以代號或暱名呈現。
- 研究者若在訪談過程中錄音或攝影必須事先告知，並且經過我的同意方可行之。

參與者簽名：-----日期：-----

研究者簽名：-----日期：-----

【附件三】

訪談綱要範例

- 1、 當你獲知 Angle 意外時你心理怎麼想？你做了什麼事嗎？當確知病情狀況後妳的感覺是什麼？你又做了什麼事嗎？
- 2、 妳是如何照護她呢？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妳如何面對當時的狀況呢？甦醒之後妳又是如何照護她的呢？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妳是怎麼走過來的呢？
- 3、 Angle 昏迷期間妳曾經遇過讓你覺得最大的考驗是什麼？為什麼？妳又是如何去面對的呢？
- 4、 過去會有什麼事情或記憶讓妳到現在還印象深刻的？說說看當時發生了什麼事？這個事情對妳在照護 Angle 期間有任何的影響嗎？這個事件中除了妳還有誰是妳還記得的？為什麼？
- 5、 談談妳的信仰好嗎？談談妳接觸宗教的因緣是？在 Angle 昏迷期間到甦醒後牠對妳的生活世界有何影響？為什麼？
- 6、 像這樣回憶對人敘說妳的生命故事妳有什麼樣的想法？經過這樣重新回憶、敘說生命故事對妳有任何意義嗎？

【附件 四】

PVS 評分標準表（楊樹發、王喜臣、王偉祥；1998）

項目	評分項目	
眼球運動	無	0
	偶有眼球跟蹤	1
	經常眼球跟蹤	2
	有意注視	3
執行命令	無	0
	微弱動作	1
	能執行簡單指令	2
	能執行各種指令	3
情感反應	無	0
	偶流淚	1
	能哭笑	2
	正常情感反應	3
語言	無	0
	能哼哼	1
	能說單詞	2
	能說整句	3
吞嚥	無	0
	能吞嚥流質	1
	能吞嚥稠食	2
	能咀嚼	3
肢體運動	無	0
	刺激後運動	1
	無目的隨意運動	2
	有目的隨意運動	3
總分		18

備註： ◎基本痊癒者：生活大部份自理；意識恢復 ≥ 12 分。

◎明顯康復：評分提高 6-11 分但 < 12 分。

◎好轉：評分提高 1-5 分但仍 < 12 分。

◎無效：治療前後無變化。

【附件五】

96 年度內政部主管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及養護收費及補助標準一覽表

項目	家庭平均每月收入	補助額	智障、多障、植物人、失智症、自閉症、重要器官失去功能、慢性精神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罕見疾病致身心功能障礙、其它障礙						視障、聽障、語障、肢障 顏面損傷、平衡障礙				
			極重度、重度			中度			輕度			上開各類重度 及肢障極重度	中度、輕度
			收費額	補助額	自負額	收費額	補助額	自負額	收費額	補助額	自負額		
				金額			金額			金額			
住宿養護	低收入	全額	20,000	20,000	0	16,000	16,000	0	8,000	8,000	0	同前款中度標準	同前款輕度標準
	未達 2 倍	75%		15,000	5,000		12,000	4,000		6,000	2,000		
	2 倍以上未達 3 倍	50%		10,000	10,000		8,000	8,000		4,000	4,000		
	3 倍以上未達 4 倍	25%		5,000	15,000		4,000	12,000		2,000	6,000		
	4 倍以上	0		0	20,000		0	16,000		0	8,000		
日間托育	低收入	全額	12,000	12,000	0	9,600	9,600	0	4,800	4,800	0	同前款中度標準	同前款輕度標準
	未達 2 倍	75%		9,000	3,000		7,200	2,400		3,600	1,200		
	2 倍以上未達 3 倍	50%		6,000	6,000		4,800	4,800		2,400	2,400		
	3 倍以上未達 4 倍	25%		3,000	9,000		2,400	7,200		1,200	3,600		
	4 倍以上	0		0	12,000		0	9,600		0	4,800		
備註	1. 機構收費標準依「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收費原則」辦理。 2. 每月收費額以 20,000 元為計算基準。 3. 住宿養護每月收費額度，重度以上為 20,000 元；中度為 16,000 元；輕度 8,000 元。 4. 日間托育每月收費額度，重度以上為 20,000 元*0.6=12,000 元；中度為 16,000 元*0.6=9,600；輕度 8,000 元*0.6=4,800。 5. 補助標準依「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第九、十、十一條規定辦理。												